浙江婦女

戰時兒童保育會浙江分會出

[illegible]

4

5-6

本期目錄

哨崗

救濟內遷婦女（珊）談奬勵生育（文）婦女工作問題的爭論（逸）
又是賢妻良母（鳴）……（一）

論蘇德之戰……楊誠（三）
時事報告……城彥（五）
展開婦女耕種運動……秋谷（九）
從敵寇竄擾說到保衛浙東……陸嘉亮（一一）
搶救青年學生和實施戰時教育……谷慮懷（一三）
浙東戰局與今後婦運動向……耿菽眞（一五）

女教師生活一斑

我當了中學女生指導……憶寧（一七）
工作和孩子的矛盾……何愛（一八）
舊生活與新生活……紫識（二〇）
從做學生到做先生……蘇萌（二一）
平凡的生活……行（二二）
平淡的生活……曉放（二三）
海洋中的微波……小星（二四）
生活的磨折……小金（二五）
如此教師……映秋（二六）
校長的師母……王芳姑（二七）
優秀的下一代……亞菲（二八）
失業……栗溶（二八）
我的一個學生……甫克（二九）
虛榮之果……郭非洛（三〇）
期待在優待聲中……張梅（三二）
解决女小教的痛苦（座談會）……黃行（三三）

女教師專稿

稻的生長（婦女生產常識講座）……蔣祖坤（三四）
且談青年的苦悶（生活指導）……周山（四三）
鱗爪（第二保育院生活拾零）……繼耀（四七）

地方通訊

被凌辱的姊妹們……鈞澤（三六）
災難裏的紹興婦女……林里（三七）
逃難線上……芷茵（三八）
二年來的雙林婦運……A·三（四〇）

隨感

貞節坊及其他……張大（四五）

女學生園地

我們從紹興撤退……周裕德（四八）
不中用的姑娘……流霞（四八）
築跑道……非紅（四九）
向太陽……白鳥（四九）
流亡……徐曼君（四九）

編後……編者（四四）
封面木刻：丈夫去當兵妻子把田耕……葉蓁刻

文藝

周小姐（小說）……洪冰（五〇）
我歌唱海洋（詩歌）……林翠（五三）
女教授（小說）……沙小广（五五）
送別（報告）……姚文（五六）
縣長太太養猪（散文）……沙曼（五七）
手車伕（散文）……蓁（五八）
巴夏——一個看小牛的女工人 蘇聯潘T·菲洛夫作 呂漢野譯（五九）
月亮出來亮光光（歌曲）……黃凜作曲（六一）

R
544.505
724

救濟內遷婦女

兩個月以前，重慶時事新報上曾披露過一個特訊：「行政院孔副院長軫念從戰區遷至內地的義民婦女生活，特手諭振濟委員會訂定特別救濟辦法，聞該會對此業已決定三項原則：（一）在適學年齡者，由該會供給費用，送入各學校，俾謀深造。（二）在就業年齡者，施以短期的職業訓練，並介紹適當之職業。（三）在休養年齡者，則將妥予保養，以慰其晚年。』

以後，我們又循誦報紙轉載的三年黨政建設計劃，其中關于社會建設的部分，特別提出婦女福利事業的問題，雖然黨政三年計劃中對於各部門的建設計劃尙只有一個原則，沒有規定具體的辦法，但就那計劃的原則中，已說明着：社會建設是未來建設的一部門，而婦女福利事業尤爲這一部門的基本工作。

讀了這些消息，使我們非常欣奮，因爲當局已充分重視着抗建事業中婦女們的力量了，而且正設法使這一部分力量能有廣大的機會來發揮。

但是，站在全國土地上的一角——浙江，自從四月間敵人瘋狂地向甯、紹、諸暨、及溫屬一帶蹂躪了一陣以後，一幅滿城滿村扶老攜幼的義民顛沛流離的慘狀，已展開在我們眼前。其中最普遍可見的，是一些來自戰區的農村婦女，她們的家被毀了，她們勞動的園地也失去了，而她們的丈夫呢，又多留在戰地服役了。憑着兩條腿，她們從一個村子流落到一個村子，而到處所碰到的都是糧貴物價高，怎樣生活下去呢？沒有辦法，就只有拿起一根棒兒和一個破籃兒，沿街求乞。然而，不用說，在生活程度日益高漲的今天，究竟有多少人能夠對她們施捨一點兒的？於是求乞既不足以糊口，她們却反成了人們眼中的討厭虫。

這裏面，除掉一部分年紀越過四十的老婆婆之外，她們都是沒有能力的嗎？決不，她們都生長着粗壯的雙手和雙足。她們唯一的要求僅僅是工作機會呵！

千百萬的浙江婦女在仰望着當局接着發展婦女力量計劃和原則的確定，而迅速擬具詳細的實施辦法；並且希望當局把原則和辦法交給專職的人與機關來負起這緊迫的責任，因爲這不僅是救濟「內遷婦女」，也是鞏固社會建設的重要工作。（珊）

談『獎勵生育』

戰爭奪去了大批精壯的男子，破壞了許多的家庭。因此，在戰時，人口相對的減少，是必然的無法避免的現象。

最近八中全會所以特地提出了『積極獎勵生育，以期增加人口，充實國力」，及「獎勵生育，提倡優生，發揚民族，以固國本』等決議案。

自然，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獎勵生育」，不論在法西斯蒂的德意，或社會主義的蘇聯，都相當的重視。特別是蘇聯，政府還明文規定婦女在生產前後各有五十六天的休息，工作的機關還要給以保養費；每村每區都設有醫藥顧問處，義務告訴孕婦種種保養的方法；到臨盆前數天，可以免費的住助產醫院；離院後，院內醫生常常去訪問母親和孩子的生活情形。一個月後，孩子就可以送到托兒所去，院內的設備非常講究衛生，光是牛奶就有數十種，還有許多美麗合適的玩具。生了五個孩子後的母親，每年還可向政府領到二千盧布的津貼；生了十一個孩子後，便可領到五千盧布的津貼，一直領到孩子長大到九歲時爲止。根據早在一九三二年的統計，蘇聯就已經設有兒童諮詢處二千五百六十二所，托兒所四百八十三萬所。蘇聯政府對母性和兒童這樣的注意和保護，使她們的生活過得非常的愉快和幸福。

在我們中國，過去政府雖然沒有提出過「獎勵生育」的口號，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古訓，一直支配了中國社會數千年。所以「子孫滿堂」「五世其昌」，在我們中國人的腦中，一向看作頂有福的事情。所以我們中國人的重視生育，早已成了一種由來已久的自然的風氣。無怪，中國人的生育率，據專家統計，成了世界上頂高的國家。

但是，連年的「天災人禍」，使中國人普遍的陷在飢餓的狀態中；而廣大的中國人民，被擯棄在教育大門之外，過着所謂「愚昧」「無知」的生活；因此，中國兒童的死亡率，據民國二十三年中國經濟年鑑的報告：佔了百分之三十，打破了世界任何一國的紀錄。在戰時，由於物價不合理的飛漲，生活的更趨艱難，兒童的死亡率，自然更來得巨大。

因此，我們認爲「獎勵生育」，雖是不可輕看過的問題，但這必須要與澄清吏治，改善民生；普遍推行兒童公育，廣收流浪飢餓兒童；增加醫藥設備，增進民衆健康；推行民衆教育，灌輸科學智識；舉辦結婚獎勵貸金，減輕家庭負擔；……等同時進行，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文）

036433

婦女工作問題的爭論

最近幾個月以來，在各地報紙雜誌上，可以看到許多關於婦女工作問題的爭論，而且爭論的範圍，涉及得非常廣泛，舉凡生理的，心理的，歷史的，社會的，以及與抗戰建國問題有關的各方面的論據，都有人在研究闡明。似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把問題弄得很複雜了似的。

其實，眞理原本很簡單，而且只有一個。祇因爲人們的立場，各有不同，於是所見的「是」和「非」，也就會彼此對立起來。

短視的現實主義者，把社會制度看做是固定不變的，把家庭組織形態看做是永遠如此的，因此把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所担任的工作，看做是不能改變而且也不應改變的。他們（或她們）認定中國婦女幾千年來，早經有了「本位」的工作。此種本位工作，既合於婦女的生理條件，又合於她們的性情特長。她們不應當舍本逐末，跑出家庭，跑出廚房去爭其他的工作。要爭的，是如何充實她們「本位」工作上的知識和技能，使這種「本位」工作能够勝任愉快，則家庭得以美滿，而社會國家也就隨之而日臻幸福進步了。

實踐的理想主義者，即認爲社會制度，可以用人力來改革，家庭組織形態，亦隨着社會制度的改革而變遷，因此，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所担任的工作，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新的社會制度和新的家庭組織形態之下，舉凡育兒，養老，以及烹飪諸事，都是由社會來公共經營的；這樣，就可以把婦女從狹隘的家庭和廚房的牢籠中解放出來，而走向社會及國家建設的各部門中去，所以婦女應該參加一切社會的改造運動。這不僅對於家庭美滿和社會福利沒有妨害，而且是直接促進家庭更爲美滿，社會更多福利的重要因素。如果爲了現階段中國社會尚未達到理想的境地，舊的家庭組織形態仍舊佔着主要的地位，大多數婦女在客觀上還不可能脫離家庭和廚房的束縛，因而對於所謂婦女「本位」工作上的一切知識和技能，也就不能不要求婦女去學習的話，那原本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不應該一筆抹煞，據此而對婦女解放運動迎頭痛擊，視婦女走出家庭走出廚房到社會上來服務爲大逆不道，不僅不給以同情和援助，而竟加以種種限制與阻礙。

保守現狀呢？還是改造現狀？這是兩個根本不同的立場。婦女工作問題的爭論，歸根到底，都反映着這兩個立場的對立。究竟那一個立場是正確的，那一個立場是錯誤的，讀者諸君，必能加以判斷。（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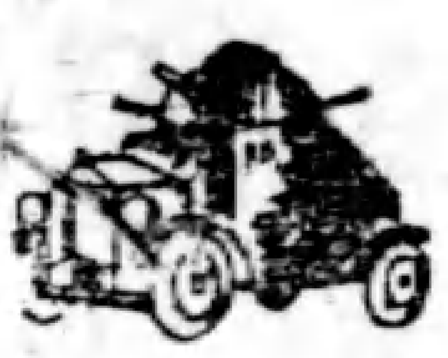
又是「賢妻良母」

「賢妻良母」的論調，在我們中國，早已成了老調又老調，陳腐又陳腐的東西了。記得在抗戰前二年的時候，中國的婦女論壇，爲了這一復古老調的抬頭，曾經展開過一次熱烈的理論鬥爭。那時南京的婦女共鳴社與上海的婦女協進會，主張提倡「新賢妻良母主義」，當即引起了女聲社與婦女生活社的批判。陳碧雲女士在三卷二十一二期的「女聲」上，曾給以相當尖銳的批評。所謂「賢妻良母的內容，過去班昭的「女七誡」以及其他如「女兒經」等許多書籍，已經給我們解釋得很清楚。簡單的說，所謂賢妻良母就是要女的專住在家裏，好好地服侍丈夫，打了還不許哭，罵了還不許回嘴，這就是「賢」；好好地替丈夫生兒女，把孩子養得好好地，這就是「良」；這就是賢妻良母的眞實內容。賢妻良母制，就是中世紀封建社會的毒物，它是男子用來束縛婦女，使她成爲性慾工具，是男子利用來囚禁婦女成爲經濟家庭奴隸的最狡猾的手段。

在抗戰已五個年頭的今天，湖南又在「有聲有色」地提倡「母教運動」了，省母教會現在已正式成立，各縣分會也限在六月底前一律成立。自暑期起，各女中一律增加「母教須知」爲課外講習，婦女訓練班一律加授母教訓練課目，小學三年級以上的女生，一律組織小母教會，講述母教須知及歷史上賢母故事。務使全省婦女一律明瞭母職母道。所謂「母教須知」，總括的說，在生活方面，要以「整齊」「清潔」「簡單」「樸素」爲基準；在精神方面，要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爲基準；在社交方面要以「禮義廉恥」爲基準。

然而，今天我們正處在一個饑餓、貧困、疾病、死亡……空前苦難的時代，我們正在用血肉用全力與敵人搏鬥的時代。今天我們唯一需要爭取的，是我們民族的獨立解放，是婦女大衆眞正的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平等的獲得，是需要婦女大衆參予到抗建事業中去。而不需要變相的提倡所謂「賢妻良母」，推廣「母教運動」，把婦女的目光轉移到「丈夫子女」身上去，把婦女的力量安放到「家庭瑣事」上去。

當今天千百萬婦女過着顚沛流離的生活，千百萬孩子頻於饑餓死亡之中，叫她們那有閑心來注意「母教須知」？假使「母教運動」僅限於有閑階級的婦女，撇開了廣大的婦女羣，「母教運動」也動不起來呀！（鳴）



論蘇德之戰

楊誠

社會主義的蘇聯和法西斯主義的德國是世界上兩個經濟制度絕對相反的國家，蘇德終必有一次總算賬，是早被歷史的新頁所注定了。蘇德戰起，一般人之所以認爲驚奇者，是因爲德英兩個帝國主義的國家，正在打得難解難分，希特勒雖善於冒險，而兩面作戰，畢竟不是一個深謀遠慮的戰略家所應出此，然而，希特勒侵蘇的戰爭事實上是已經爆發了，信不信由你。希特勒爲什麽會在這個時候發動侵蘇戰爭呢？從過去的事實和希特勒的宣言中，知道兩年以前蘇德間雖曾成立了互不侵犯協定，可是蘇德間的矛盾，并沒有一刻緩和過，過去有些人說「蘇聯是希特勒的幫兇」，至此已全爲事實所證明其爲無稽了。蘇聯的反侵略態度是始終一貫的，從出兵東波蘭，以至於阻止希特勒勢力向巴爾幹發展，每一件事都使希特勒引爲頭痛而莫可如何，這可說是希特勒侵蘇的遠因。可是爲什麽不先不後特別取這個時候來發動侵蘇的戰事呢？依照我們的觀察，可有四個重要原因：（一）近東問題無法解決，因此而遷怒蘇聯。目前歐陸的戰事已告一個段落，戰爭的重心又移到地中海，地中海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綫，希特勒要擊潰大英帝國，就非佔有地中海不可，而地中海的鎖鑰是在蘇彝士運河，要切斷蘇彝士運河，首先就得控制近東，希特勒進入近東的通路有兩條：一爲假道土耳其，進入伊拉克或叙利亞，一爲由薩羅尼加通過克里特島而向叙利亞登陸；後者須靠海軍，而德國的海軍倘不敢公然由海上運兵，唯一可能，只有假道土耳其，而土耳其由於有蘇聯做她的靠山，對於德國的要求，却饗之以閉門羹，伊拉克政變的功敗垂成，叙利亞戰事的束手無策，還給予所向無敵戰無不克的希特勒的打擊是何等地重大，因此而老羞成怒，遷怒蘇聯。（二）蘇德邊境的紅軍威脅着攻取英倫之師。希特勒深知，攻下英倫三島是結束戰事獨霸歐洲的重要關鍵，歐陸與英倫之間，隔着一衣帶水，海峽天塹，不能飛渡，雖則自用傘隊攻佔克里特島以後，已大增其攻英的信心，然而英倫三島非克里特島所可比擬，保衛英倫的大軍就有四百萬之衆，進攻英倫當然是一個相當規模的戰爭，非使用雄厚的兵力是絕少有勝利把握的。蘇德邊境，蘇聯現駐有一百六十師的大軍，進攻英倫，東顧之憂未除，教他如何放心？於是希特勒靈機一動，計上心來，認爲敗蘇是攻英的先決條件。（三）蘇聯第三個五年計劃，要到一九四二年才能完成，加以新加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個小國，以及東波蘭，比薩拉比亞等地的防務，尚未十分鞏固，德蘇的矛盾，終究不免一戰，何不趁此機會，先下手爲強。（四）蘇聯各地，秋季以後，即天寒地凍，不便作戰，過此即須待到來年，希特勒夜長夢多，打鐵趁火熱。八九月之間，英倫海峽，雲開霧散，潮水低落，是渡海攻英的一個最好時機，希望於八九月以前擊敗蘇聯，然後移師西向，渡海攻英，這是希特勒的如意算盤。基於以上四個原因，於是乎希特勒終於不顧一切冒侵蘇之大險了。

這一場惡戰，無論在軍事的意義上說，或在政治的意義上說，都是世界歷史上空前偉大的一場大劇鬥，影響於今後世界人類前途尤鉅，現在戰幕已經揭開，今後戰局發展的前途如何，是一般人最關切的問題。今從德蘇戰爭的發展可能有三個前途：第一、由蘇德之戰而演變爲世界帝國主義包圍蘇聯的戰爭。第二、蘇德交戰，美英袖手旁觀。第三、中蘇美英結成鞏固的反侵略陣綫，共同擊毀世界侵略的惡魔。第一個前途有否可能呢？這個前途，事實上是存在着，但依照目前的形勢觀察，可能性非常之少，原因是：（一）美英等國受納粹主義的威脅，大過於共產主義的威脅；（二）目前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已大大削弱，既少了一個法國，復弱了一個日本，英美也有自顧不暇之勢；（三）各國對蘇聯的態度，除特別頑固者外，大多數已了解和有相當的認識；（四

）蘇聯已空前強大，非一九一八年時可比，蘇聯已充分具有應付一切事變的力量；（五）各國人民已空前覺悟，不會再做帝國主義反蘇的炮灰。第二個前途，可能性也很少，原因是：（一）世界和平不可分割，蘇聯敗，美英也勢難倖存，中立乃不智；（二）英美與德意的矛盾已深刻化，無妥協的餘地，德英的軍事衝突在持續中。第三個前途現在正向前發展中，自戰事發生以後，英美當局已先後正式表明態度，英首相邱吉爾廿三日廣播中說：「吾人僅有一個目的與一個莫可變更之志趣，即吾人決定擊毀希特勒與納粹一切制度是」，「吾人將在海陸空對德作戰，直至肅清地球上黑影及解放人類脫離桎梏時而後止」，接着又說：「蘇聯之危險，即吾人之危險，亦即美國之危險，而蘇聯作戰以求者，亦全世界自由人民奮鬥以求者也」。美副國務卿威爾斯亦發表聲明稱：「美國歡迎蘇聯加入勦滅希特勒制度之鬥爭」，「希特勒之軍隊爲今日美洲最主要之敵人，美國政府認爲爲抵抗希特勒主義起見，任何力量之團結，不論來自何方，必可加速德國現政府之崩潰，而有利於美洲之國防與安全」。英國軍事政治代表團，業已抵達莫斯科，英空軍且大爲炸德國各地以爲東綫戰事的聲援，羅斯福總統已宣佈「美國決於可能範圍內，全力援助蘇聯」；美政府最近封存之蘇聯在美資金四千萬元，已經美方解封，羅斯福爲迅速進行援蘇計劃起見，決定對於蘇聯不採用中立法（國際廿五日華盛頓電）；英美蘇密切合作之聲，尤甚囂塵上，據合衆廿三日瑞典京城電，「英美蘇之聯盟已在考慮中」；合衆廿三日柏林電，「德外部稱，有文件足以證明，莫斯科與華盛頓力圖密切之政治聯結」；可見世界反侵略陣綫已經加速度地建立起來了。

正在從事民族生死鬥爭中的中國，與整個世界局勢是具有密切關係的，我們對於這個空前劇變的大搏鬥，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第一、爭取生存是世界人類最高的慾望，正如美副國務卿威爾斯氏所說：「美洲各國目下最急迫之問題所在，厥爲希特勒征服全世界之計劃能否加以阻遏及摧毀」，邱吉爾也說：「希特勒如獲勝利必以此爲階石，而進行其摧毀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與印度三萬萬五千萬人民，使陷於如卍字形之所標示的人類墜落深淵之企圖」，這是「和平不可分割」這一眞理的重要說明，爲了民族的生存，爲了世界的永久和平，我們得和英美蘇諸友邦密切的攜起手來。第二、中國和蘇聯是今日反侵略陣綫的先鋒，中國爲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已光榮的苦戰了五個年頭，蘇聯是世界和平的支柱，數年以來，她曾經苦口婆心的號召和嚴重的提醒世界上一切民主國家，加緊團結，抵抗侵略陣綫，惟以格於張伯倫輩從中阻撓，以致侵略者氣燄繼長增高，把整個世界陷於今日分崩離析的局面，經過了這兩年來的血的教訓，世界各民主國家和愛好和平的大多數民衆已重新憬悟，非消滅侵略陣綫無以生存，要消滅侵略陣綫，非與反對侵略最力的力量密切合作不爲功；威爾斯氏說得好：「爲抵抗希特勒主義起見，任何力量之團結，不論來自何方，必可加速德國現政府的崩潰」，邱吉爾更說：「余在過去廿五年中，始終反對共產，但此種種，今已在現所發展之景象之前，消釋於無形矣」，英國是一個最講究現實主義的民族，時至今日，爭取生存是最現實的；邱氏又說：「納粹制度之爲物，與共產主義大別，蓋納粹制度無所謂理論，實則僅有慾念與人民統治而已」，諺云：「世亂見忠臣」，當此半個世界正在被侵略者鐵蹄蹂躪之下，無數萬善良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的時候，蘇聯獨能「見危授命」，肩起世界反侵略先鋒的神聖任務來，尤屬難能而可貴；中國抗戰就是世界反侵略鬥爭最主要的一環，我們除加緊打擊日寇外，尤應號召世界上一切民主國家和愛好和平的人們一致起來，向侵略者聲罪致討，消滅此世界人類的公敵。

一切富有正義感的人們！過去我們曾經爲着反對阿比西尼亞的被侵而奔走呼號，爲着援助保衛瑪德里之役而力竭聲嘶，尤其是爲着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瘋狂侵略而流了四周年的血和汗，當此全世界光明和黑暗，自由和奴役進入更激烈鬥爭的時候，我們更應該一本過去的熱情爲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爲着全世界人類的和平幸福而更加努力，以完成時代所賦予我們的神聖任務。

蘇德之戰，目前的情勢顯然對納粹非常不利，全世界大多數站在反侵略的一邊，而納粹國內正棙杌不安，征服國的反叛運動日趨高漲，兩面作戰，前後受敵，人民反戰，內外交迫，德國的失敗，不僅在軍事，而尤在經濟和政治，納粹的命運必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一樣，糧食恐慌爲其最致命的打擊，可以斷言！

1 國內戰事
2 關係華北全局的中條山之戰
3 全國財政會議的舉行
4 蘇德戰爭的爆發
5 德法實行全面合作
6 英軍進攻敍利亞
7 西內閣改組與直布羅陀
8 美將實行護航
9 美對華保證放棄領事裁判權
10 日寇與荷印談判破裂

▲國內戰事▼

最近一個多月以來，敵寇大規模的向我發動所謂「五月攻勢」，粵、閩、浙沿海一帶，以及華中華北各區均有激戰，經經我軍予以猛烈的反擊，已紛紛退去，戰局又暫趨安定下來，現在只剩下「五月攻勢」的尾聲。目前我們於估計敵人軍事趨向的時候，應從「南進」這一個角度上去觀察，才能把握住現階段攻逐的主要企圖，但這不是說敵寇實行南進，就會放棄了滅華，剛剛相反，敵寇的南進，就是所以滅華，蔣委員長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報告中已說得很清楚，「敵人的南進不過是一種手段，而滅華實在是他的目標，而且在他南進之初，必定對我們有一個最後的攻勢，所以侵華與南進是一件事」。此次敵人的進攻，很明顯的看出他有三個作用：第一、企圖消滅我野戰軍，減輕其南進時的威脅。第二、掃蕩佔領區，鞏固其據點的外圍，但不敢深入，免分散力量，第三、掠奪我物資，破壞我經濟基礎。以上三個作用都是爲着一個目標，就是「伺機南進」。此次敵人的企圖，可說已收到相當的效果，如掠奪物資，擴大據點等，均有顯著的成就，今後我們更應提高警惕，粉碎敵人的陰謀詭計。

▲關係華北全局的中條山之戰▼

敵人發動的「五月攻勢」，在各個戰役中，以中條山之戰，關係最爲重大，誠如大公報所說：「山西是北方的高原，有山西即可控制北方數省，中條山是山西鎖鑰，握住中條山即可不失山西」，自我抗戰三年多以來，敵人大規模的「掃蕩」中條山，先後共計十四次，過去每次均在我軍民合作之下把敵人的企圖打個粉碎；最近敵人忽集中七八個師團之兵力，進攻我中條山；戰事於五月七日爆發，一個多月以來無日不在猛烈的激戰中，敵用飛機重砲及毒瓦斯進攻，我軍奮勇苦戰，予敵重創，旋以敵來勢太猛，我軍即轉入外圍繞向敵展開反包圍，迄今尙在激戰中。大公報又指出「這三四年來，敵人時刻求逞，迄未得達，這次它之所以能佔便宜，主要的還是因爲我們未能協同一致作戰之故」（均見五月廿三日大公報社評），該報且向各方面呼籲「凡在晉境之國軍，務必協同一致，共同戰鬥，殲滅敵人」，而尤盼「十八集團軍應即赴援中條山」，留港參政員張一麐先生等亦作同樣的呼籲，全國人民均密切的注意此事；而中共領導人之一周恩來氏更函致大公報「否認十八集團軍拒絕參與作戰」之傳說，并聲明該軍「正在晉南白晉公路一帶作戰」，最後并稱「雖信不久戰況揭曉，捷報傳來，當必較千言萬語作更有力的證明」。可見中條山之戰，關係重大，由于政治問題而影響軍事的進行，誠屬抗建前途的一個大不幸，吾要擊破敵人「以華制華」的毒計，希望我當局今後眞正能夠做到「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的一步，也只有如此，「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前途才有保證呢！

▲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的舉行▼

敵我的對峙形勢，現已進入長期性的經濟鬥爭階段。蔣委員長在八中全會中說：「今後敵我成敗的決定力，經濟要佔七分，軍事僅佔三分」，現階段經濟鬥爭的重要，已經這一語道破了。自從八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戰時三年經濟建設計劃以後，接着又于六月十六日舉行第三次全國財政會議，會議開幕之日，孔兼部長宣佈了四大任務和十大財政綱領，四大任務是整理戰時全國田賦，調整全國財政系統，改進地方捐稅，和籌劃新縣制實施後所需各項經費；同時又將十大財政建設綱領詳爲說明，俾今後各種措施有所遵循。蔣委員長更於會議開幕之日，指示三個基本政策：（一）實行新縣制與推進地方自治；（二

）平衡國家收支，平均國民負担；（三）實行　總理土地政策，與糧食政策；其中尤以第二第三兩項爲最重要。抗戰發生以來，一般富商大戶，往往有錢不出錢，而貧苦的人家既要出錢又要出力，　委員長說道：「在此抗戰時期，我們決不能使一般富有的人不出錢，而反使一般窮乏的大衆來負担國家的經費，這是最不公平的一件事，今後必須切實糾正，以求國民負担的平均」。切實執行糧食政策是今日當務之急，　委員長也說：「糧食問題之嚴重並不是有無的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政府一方面要大刀闊斧的取締囤積居奇，剷除貪污，一方面要積極努力生產，並有計劃的實行分配，尤其重要的是必須有廣泛的民衆政治動員爲之配合，一切經濟財政政策才有實現的保證。

▲蘇德戰爭的爆發▼

正當英德戰爭打得火熱的時候，希特勒忽然發動侵蘇的戰爭，許多人都覺得驚奇。究竟德蘇之間怎樣會打起來呢？在希特勒的宣言和對蘇照會中已說得很明白，歸納起來，可分爲如下幾個問題：（一）立陶宛問題。希氏的宣言中說：「德國曾向蘇聯鄭重表示，除立陶宛外，德國對於其他各地均無政治與趣」，而「蘇聯當局竟違反條約之規定，將立陶宛據爲已有」。（二）南保問題。德對蘇照會中說：「在德軍開入保加利亞時，蘇在外交上表示敵對行爲」，又「蘇聯支持南斯拉夫反抗德國」。（三）共產黨員在德內部活動問題。希特勒說：「過去廿年來，莫斯科之猶太人的共產統制者，無時不企圖令德國及歐洲全部發生大戰」，「莫斯科統治者力圖令吾人受其統治」，又說：「羅南匈及斯洛伐克境內共產黨員公開散佈反德宣傳」。（四）蘇在德邊境駐屯重兵問題。希特勒說：「蘇聯在近德國東部國境陳兵一百六十師之多，企圖牽制德軍」。（五）蘇英合作問題。希氏說：「英蘇兩國，于各種掩護之下，已成立聯合陣綫」，又說：「蘇聯迅速完成軍隊佈署及加強作戰之準備，然後與英國協力，在美國援濟之下，擊潰德國與意大利」，對蘇照會中又說：「據所得報告，英大使克利浦斯已在莫斯科順利進行談判」，克氏曾企圖成立蘇英軍事政治領袖間更密切合作」，在此半眞半假的所謂理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納粹所受的威脅猷如希特勒所說已至一「忍」再「忍」，以至于「忍無可忍」的地步，于是反蘇的卍字軍終于興起了。戰事於六月廿二日開始，希特勒攻蘇的路線分爲三路：一路由芬蘭東下，配合着從東普魯士出動之德軍取道立陶宛合攻列甯格勒。一路由波蘭進攻明斯克向莫斯科進發。一路由比薩拉比亞進窺烏克蘭。德軍說攻利于速戰速决，戰事開始之初，來勢非常猛烈，但經過一星期來的搏鬥，德軍進展甚緩，戰事還沒有發展至蘇聯原來的國境，百戰百勝的希特勒是開始遇到眞正的強敵了。德蘇之戰，我們的注意力不應僅集中在軍事，尤應注意在政治與經濟各方面，戰爭初起，也許由于蘇聯應變的佈置未充分，在初期，德國說不定會佔相當的優勢，但是戰爭延長下去，德國的缺點逐漸暴露，那時候，納粹的整個崩潰才算開始呢！

▲德法實行全面合作▼

代表法國二百個資本家利益的貝當氏，爲要「保存一部分的力量以維持社會秩序」，而不惜出賣祖國向希特勒投降，而求得所謂「光榮的和平」；起初他們的如意算盤是英德的矛盾一天天的嚴重化，或許可以在這種矛盾尖銳化之下，獲得倖存，保持自己一點殘存的勢力，如一部分海軍及殖民地，以與希特勒討價還價，未曾不是計之得者；不錯，老貝當是頂聰明的，而希特勒比他更爲聰明，當希特勒方有事于東南歐之秋，西歐方面不得不稍爲鬆弛一下，使奴隷們過點舒適的生活。最近東南歐各國已盡入彀中，希特勒的指刀又轉西向了，方今地中海的爭奪戰正在開始，希特勒需要海軍，需要海軍根據地，更需要作爲侵略根據地的殖民地，這些只有維琪才能滿足他的要求，于是商量了多時的德法全面「合作」是實現了，合作的條件官方尚未公佈，茲探悉雙方的條件如下：——法對德的保證：（一）法疏遠英美，不參加對英作戰，但將支持軸心對英的戰爭，（二）法在非洲和近東的殖民地，德國在軍事上必要時當可予以借用，（三）德軍可假道法非淪陷區，開至西班牙，（四）德法在政治經濟上密切合作，建設「歐洲新秩序」。（五）海軍希望能夠交出。維琪獲得的交換條件：（一）維琪供給德駐軍經費減少四分之一，（二）德縮小佔領區的範圍，開巴黎將劃入非佔領區，（三）放還大批法俘虜，（四）弛緩法佔領區的封鎖。事後貝當向全國廣播，對於法德談判之結果，表示贊許，並籲請全國「追隨本人之後，勿存絲毫懷疑之心」，達爾朗五月廿九日晚更在里昂斯稱：「苟無德國之合作，則法國之生存無保障」，可說極盡其奴顏婢膝之能事。

▲英軍進攻敘利亞▼

德法全面合作的聲浪正在高唱入雲當中，英軍却配合着自由法軍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于六月八日晨由南部巴勒斯坦進攻敍利亞。敍利亞是法彝士運

河的重要外圍，是近東油田的道路，如敍利亞被德佔據，可南下進攻巴勒斯坦拊蘇彝士之背，東出可控制近東油田，切斷英國東地中海石油的接濟；如敍利亞落入英軍之手，則蘇彝士可多一重保障，伊郎，伊拉克以及阿剌伯各國的英國利益可保無虞，更可以取得與土爾其的聯系，而保證她不致外向。敍利亞的得失，關係之重大有如此者。自戰事發生後，據海通九日柏林電，「柏林方面對於法國抵抗前途如何，均係保留意見」，又海通十日貝魯特電，「外傳德傘兵已在敍降落，但絕對不確，德方已堅決否認」，可見德軍的準備尚未完成，外聞德軍開到敍的兵力已達三師團，諒非事實。目前德軍開敍有兩點主要困難：一爲土耳其不允假道，一爲海上運兵困難。而敍本身防務非常薄弱，原來駐敍法軍有精銳的利凡得（Levant）部隊三師團，加上土著軍共有十五萬人，後因意大利要求，已把精銳的法軍三師團解甲調回法國，現在祇有敍利亞、突尼斯以及塞內加爾等雜牌軍駐守。英軍及自由法軍進展很迅速；已佔領敍首府大馬士革，並又東進佔領巴爾米拉（爲摩蘇爾油田之抽油站，又爲敍利亞東部之空軍根據地），這是足使英軍揚眉吐氣的一役。希特拉如要切斷英國的生命線蘇彝士運河，就非佔據敍利亞不可；可是野心家突然發動德蘇大戰，集全國精銳部隊於蘇聯邊境，自愛沙尼亞以迄烏克蘭，進行空前大規模的鐵甲機械化部隊大戰，對於近東戰事不得不鬆懈下來，未免顧此失彼；而英國也趁此時機，加速進佔敍利亞，同時並以空軍轟炸德工業區軍事根據地及戰艦等，納粹的末日，也會跟隨着瘋狂的侵佔慾更快到來的。

▲西內閣改組與直佈羅陀▼

在蘇彝士運河局勢緊張的同時，直佈羅陀的戰機也開始埋伏了，蘇彝士運河與直佈羅陀是地中海的兩個門戶，軸心要控制地中海就非把守住這兩個門戶不可。與直佈羅陀有關的各國，是西班牙，法屬西非，其次是葡萄牙，其中以西班牙爲其主要角色；佛朗哥自以武力推翻合法的人民政府以後，以國內喪亂始平，糧食恐慌，不得不暫時採取自固吾圉政策，對於歐戰只好暫守中立，外長孫納說得最明白：「西班牙目前之地位爲非交戰國之一，但決不能視爲不關心者，西班牙對於歐洲新秩序有其本身的使命，時機一至，即將發令行動」。目前地中海戰禍已開，軸心國並實行了反蘇戰爭，西班牙所期待的「時機」已來臨，對軸心國「酬恩報德」這是時候了。西班牙參與戰爭第一步便是內閣改組，西政府五月廿日發表命令，以布林爲財務部長，李維拉爲農林部長，吉隆爲勞工部長，法西斯長槍會秘書長路易斯爲不管部長，據稱「此次西內閣改組乃德國即將控制西國之表示」，內閣復於當晚舉行閣議通過法則，授權法西斯長槍會，統制西國報紙；又據合衆八日倫敦電，「西屬摩洛哥已有德方機械化部隊及步兵，西班牙空軍現集中于摩洛哥，有對抗直佈羅陀之勢」，佛朗哥的態度至此已明朗化。葡萄牙與西班牙是一對難兄難弟，西葡之間一向就有很密切的關係，西內戰時，葡曾派兵一萬八千人去助佛朗哥，佛朗哥政府成立以後，西葡關係更密切，去年簽訂了一個「工商互助」公約，兩國關係愈不可分。薩拉柴的政府是一個法西斯獨裁政權，葡與軸心之間，更有一個先天的共同之點，西若澈底投靠軸心，葡自然也亦步亦趨的跟在西國之後；至于法屬西非，自德法實行全面合作以後，魏剛也只有唯貝當之馬首是瞻，外傳魏剛單獨與美成立協定及德要求維琪革魏剛之職，不過一種煙幕吧了。蘇德大戰爆發後，西班牙也派義勇隊助德，已經實行它對主子的「酬恩報德」了。

▲美將實行護航▼

戰爭開始之時，羅斯福總統爲要杜絕反對派攻擊的藉口，曾一再對其國人聲明「美決不派兵往歐洲」，最好的辦法是讓人家打，我守中立，讓人家消耗，我來長大，要不然也只有讓人家出力我出錢，這是頂聰明的辦法。可是由於英國本身的脆弱，眼見戰爭的魔手快要伸到西半球來了，欲以軍火援助來代替直接參戰已一天天的不可能，美國直接參戰已是在戰史的新頁上被註定了。可是羅斯福尚有他的苦衷，各種準備還沒有完成，現在美國每月出產的飛機僅一千零廿六架，比德國每月生產二千架仍瞠乎其後；生產管理局長諾濟森宣布美擴軍計劃要製造坦克車九千二百輛，據官方最近消息，每日僅製輕型坦克車四輛，中型重坦克車若干輛（密不宣佈），估計全部一起，每月亦不過二百輛，要完成九千二百輛的計劃，就要費三四年的工夫，至海軍兩洋艦隊的計劃，也要在一九四六年才能完成，美國最大的期望是希望英國能够拖下去；然不知抬舉的英國，自己不爭氣，英國至此已有點搖搖欲墜之態了。羅總統于第二次「爐邊閒話」中稱：「目下納粹擊沉英國商輪之速率，已三倍於英國補充之能力，較英美聯合造船之能力則超過兩倍以上」，美運英的軍火約百分之四十被擊沉；美國採取戰爭以外的應付辦法，第一是擴大巡邏區，其次便是實行護航，護航之議，國務院已開始考慮此事，海軍委員主席蘭島上將也呼籲美援助英從事潛艇戰，共和黨要人威爾基以至於煤油大王之子洛克菲勒，前駐法大使蒲立德，參議員格拉斯等主張更力。羅斯福不說「實行護航」而說「海上自由」，羅氏於五月四日演說中，更說「美國人民前次曾參加若干戰役，今日美人仍隨時準備作戰」，希特勒於五月廿三日對美記者稱：「護航即無異於戰爭」。「

羅省穆爾」號商輪之被魚雷擊沉，就是希特勒予美「護航」的一個警告，美國在戰爭的邊緣上是更跨進一步了。

▲美對華保證放棄領事裁判權▼

美國是我們密切的友邦，自我抗戰發生以來，物質上精神上的援我尤大，最近我郭外長和赫爾的交換函文中，赫爾更正式保證於我「和平狀況恢復後」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這無疑的將給予我全國軍民以一最大的精神鼓勵。我們於感奮之餘，應知道我國國際地位之提高，是因爲四年以來我全國團結英勇抗戰的結果，今後我們更應貫徹自力更生抗戰到底的國策；以增強友邦的尊重和援助。此外我們有一點盼望於美國友邦者：放棄領事裁判權還是我抗戰勝利後的事，我們目前正面臨着空前的國難，我們迫切的希望有兩個：（一）實施對倭全面禁運。據美國民族週刊所載，一九四〇年美油輸日較一九三七年增加四分之一，一九四〇年第四季較第一季增兩倍，而鋼鐵五金製品等均增加一至五倍不等；在英美控制下之荷印，前些時候也允許供給日本石油九十三萬噸；這些事件誠令我們感覺不快。（二）澈底掃清美日間一切微妙關係，積極援華。最近美日外交當局來往很頻繁，各報載五月十四日駐美大使格魯，英大使克萊其訪問松岡，探問日方對調整倭與英美兩國關係的態度，且有進一步調解中日戰事的消息，如十九日合衆電，擁護政府最力之參議員多馬斯對合衆社記者談稱：「彼素主張以逐漸之方法調解中日戰事」，合衆社更進一步說：「其他方面……咸認爲目前爲一九三八年以來調停最有利的機會」，中美人士對此都表示驚愕。我們誠懇的對美呼籲：援華而不實施全面禁運，結果只等於「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不澈底根絕調停中日戰爭之念，結果，放棄了美國的治外法權，必然增加倭寇對華比治外法權更加慘酷萬倍的特權，這似乎不是美國善意援華的初意。

▲日寇與荷印談判破裂▼

荷蘭自被德征服以後，還在南太平洋的一塊肥沃的殖民地東印度羣島，即在英美勢力保護之下，獲得苟延殘喘，今日的荷印已非荷印之「荷印」，而是英美的荷印了，所以我們於探討目前荷印的態度的時候，就非把它與英美的態度聯系起來研究不可。荷印的物產非常豐富，尤以橡皮石油錫礦等爲最多，自他的宗主國被德侵佔以後，日寇即公開表示「關心荷印的前途」，南太平洋上局勢的時緊時弛，莫不以荷印問題爲其中心。由於英美在遠東的力量還相當的強大，加以倭寇無法拔出其陷在中國戰場上的泥腿，不得已只有以「和平南進」來代替軍事侵略；最近倭代表團團長芳澤謙吉與荷印談判的結果，據報載荷印當局已允許供倭石油九十三萬噸，惟日寇慾壑難填，猶以爲未足，談判即宣告決裂，據國際六月四日華盛頓電，「荷外長克利芬斯與羅斯福赫爾會談後發表談話稱，日方自希望在荷印取得石油橡皮錫礦之供給，惟吾人之供給，則以合理爲止，過此即無能爲力」，可見荷印初步允許供倭九十三萬噸石油，已得美方的同意，而談判之所以決裂，乃因倭方貪慾無饜「過份要求」所致，自談判決裂以後，芳澤即發言威嚇，又撤退僑民，倭艦二百艘集結浙海準備南下，荷印方面也不示弱，積極作戰時準備，美且表示願全力支持荷印立場。而日寇此舉也不過是一種外交姿態而已，南進的時機仍未成熟，侵荷戰事尚須有待也。

問題討論

1. 目前敵人向我發動軍事進攻的用意何在？
2. 中條山之戰要如何才能轉敗爲勝？問題的癥結在那里？
3. 什麼是經濟財政政策實現的保證？
4. 希特勒進攻蘇聯的原因如何？
5. 德法合作的條件是什麼？
6. 英軍爲什麼要進攻敍利亞？
7. 西班牙內閣改組有何意義？
8. 美實行護航與直接參戰有何關係？
9. 我們所迫切希望於美國者是些什麼？
10. 日寇會不會用武力進攻荷印？

展開婦女耕種運動

秋谷

一　解決糧食問題的關鍵

糧食問題已經到了空前嚴重的階段，糧價無限制的高漲，和糧食恐慌的現象，到處普遍地發生着，這與民生有切身利害的問題就成了人們最關懷的問題。各地報章雜誌上時常有專論發表，糧荒、糧貴、囤糧……的聲浪，時刻可以在街頭巷尾和村坊市肆中聽到。

解決糧食問題的關鍵，一半在於「人謀」的問題，如富商殷戶的囤積居奇，奸商奸官的壟斷操縱；最近國府已明令公佈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以及設立糧管部，在健全的糧食管理機構，和清明的政治策助進行之下，「人謀」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一半則在於積極的墾荒，改種，利用自然力，動員人力，以增加農產。

農林部爲增厚後方生產，支持抗戰實力，本年度起設立墾務局，各省設立分局。江西省實行開發荒地，成立墾殖場廿七所，並欲完成搶收贛北墾民一萬人計劃；農林部並撥款十萬，搶收墾民。浙江省試驗區田制，結果區田收獲超過普通田一倍。桂省擴大農貸區，推廣改良稻種二百餘萬市畝，可增加生產一百二十萬市石。鄂省主席陳誠，特發起車水防旱運動，親率省府全體公務人員暨男女學生五千餘人，下鄉協助農民車水灌田。湘北贛北軍隊，發動全體官兵助民耕種，去年贛北某軍更自動開墾前綫荒地數百畝。其他各省，亦莫不從積極加緊生產着想。而最使人興奮的，是四川省府爲遵奉　委員長賢明指示，提倡婦女下田耕種運動，省府已頒佈暫行辦法通令實行，擬就宣傳、提倡、獎勵辦法細則，並組織婦女耕種運動促進會，作普遍的宣傳，動員川省每一個婦女下田耕作。

二　婦女耕種運動的開展

今天，增加糧食生產已成了當務之急，也是我們廣大婦女不可推諉的責任了。當大批精壯男子應征入伍，負起捍衛國土的重任，這後方生產的任務，沒有疑問的加在我們的肩上，使國家無後顧之憂。而後方生產前方作戰的意義是同樣重大的。這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該担負起國家交予我們婦女的光榮偉大的使命！前方的墾民勞働力倘須搶救，難道全國佔半數的二萬萬女同胞的勞働力不必利用嗎？二萬萬女同胞中，農婦是佔最大多數的，事實上，耕種工作對農婦並不是生疏的事，農村中車水、拔草、割稻等等輕便的工作都由女的擔任着，而兩廣婦女更能擔負全部男子所做到的耕種工作。事實告訴我們，只要合理運用，我們二萬萬的勞働力是完全可能發掘的，再說到體力，也是可以鍛鍊的。但是，今天婦女能下田耕作的，爲數顯然還是不多；因此，展開婦女耕種運動，是完全必要的。

展開婦女耕種運動的意義不僅能增加國家實力，對支持抗戰有重大助力，亦且改善婦女生活，解決自身生活必需，和獲取經濟獨立的機會；而直接參加生產工作就是直接參加了抗建事業。保證抗戰勝利，才能保證自身的解放，婦女要在中國社會澈底改造之中獲得澈底改造的機會，婦女下田耕種正是參予抗建事業和改造社會的機會。

納粹德國已令十八歲至二十歲婦女下田代替男子農事，二十歲以上婦女則派入工廠或公事房服務，德國已經動員了全國婦女從家庭趕到田間、工廠、作坊去了；然而法西主義的德國政府，用得着婦女的時候，就把她們從家庭哥房中趕出來，把她們的丈夫兒子去爲侵略戰爭當砲灰，叫她們代替了丈夫兒子的操作；用不着婦女的時候，又叫她們滾進家庭厨房教堂裏去！德國人民全是爲一個人服務，爲一個人去死，這人就是希特勒。婦女們參加社會活動亦是受了專橫的命令，個人仍舊得不到自由與解放，所以許多德國婦女不甘服役，而設法用懷孕來逃避做苦工。

我們中國是爲民族解放而戰，中國婦女參加後方生產工作的意義與德國婦女迥然不同。我們明瞭，婦女解放運動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組成部份，沒有佔人口半數的婦女參加進去，民族解放事業也是不能成功的。我們每一個國民，都爲着實現三民主義新中國的理想而奮鬥，我們的婦女耕種運動和德國婦女被迫下田做農事是有本質上的不同，因此，我們是不會逃避的，却應該勇於從事這個工作，開展這個運動！

三　宣傳組織和訓練

廣大的中國農村婦女，幾千年來在封建桎梏下，被束縛在家庭的籠子裏，

毫無組織和訓練，即使從事着一部份農作，却也處於被奴役和從屬的地位，而且因爲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農民直接受封建地主的剝削，間接受資本主義的剝削，中國農民終年在痛苦中掙扎，農婦更沒有好日子過，文化教育是更加談不到了。

所以，要動員廣大農婦，加緊對她們的文化教育工作是刻不容緩的。必定在提高她們文化水準，掃除她們傳統觀念，啓發她們民族意識之中才能做到動員組織的工作。廣設婦女識字班，婦女識字小組，藉以進行啓蒙教育，這在當地的智識婦女和鄉村女教師應該擔任這個義務，在教育中宣傳鼓動是最有效的，持易生根的，還是比較基本的工作。當然在宣傳鼓勵中也可以進行教育的，如川省的組織婦女耕種運動促進會，對農村進行普遍的宣傳是件緊急的動員要動工作。

動員了廣大農婦展開耕種運動後，經常的教育工作也是不可忽視的，鞏固她們的工作信心和持久對工作的興趣，也很重要。這裏最主要的要有組織，農村婦女一向是落後的，散漫的，甚至自私的，土地限制了她們的私有觀念；今後要打破這種缺點，惟有以強有力的組織來團結她們。這種組織可以利用鄉村中的保甲制，以一保或一鄉爲單位，在每一組織單位中經常進行教育和訓練，以民主方式選出她們自己的幹部和負責人，讓她們習慣於組織生活。在集體中進行學習和工作的競賽，也便於政府對耕種成績卓越的婦女加以獎勵；在集體中建立自我批判的精神，消滅她們自私自利和小氣妒嫉心理。我們知道組織就是力量，要發揚光大婦女的力量，惟有鞏固她們的組織。各組織單位最好能利用公田或荒地，劃成婦女耕種區域，更能顯示婦女的集體力量和成績！

緊跟着組織的是訓練婦女耕種技能，農村中的耕種方式，向來墨守陳法，不知改良，使生產停滯在一定階段上，在要求生產達到最高數量的前提下，務須訓練婦女以科學的耕種方法，改良種子，改良肥料……。各地的農業改進所和農林場，應該爲她們的義務顧問和導師。

要使絕大多數的農村婦女，在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成長，在工作中爭取自己的應有地位！

四　耕種中應謀解決的問題

農村中的婦女勞動力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問題在於怎樣去運用她們的力量。在展開了動員婦女下田耕種運動之後，附帶有幾個問題是需要爲她們解決的，解決了她們的困難，也才能盡量運用她們的勞動力。

第一、發放信用借款。農婦有的是力氣，缺的是資本，耕種需要土地耕牛、種子、工具……，她們根本沒有這些東西，或者原有者不敷應用，因此，發放信用借款和增加農貸額是展開婦女耕種運動的先決條件。

第二、設立臨時托兒所。當所有的家庭農婦跑到田間去工作的時候，難解決的問題是孩子無人帶領，家中如有老年人照顧還能勉強解決，否則便無法使農婦下田；因此，設立臨時托兒所是必要的。這種托兒所的設備可以很簡單，容納小孩數人或數十人不等；孩子是早出晚歸，並規定哺乳時間，農婦早上把孩子送到所裏去，到了一定時間去哺乳一次或數次，傍晚耕種完畢把孩子抱回家中，所以托兒所所址要在耕作地區附近；白天所裏只要請幾位老婆婆當保姆，負責照顧掩領和洗尿布等的工作，自然，能有一二個負教育責任的人是更完美了。這是以少數人力管理多數孩子的最好最經濟的辦法。在農忙時期完成後，托兒所即可暫告停止。當然最好能設立長期的永久性的托兒所。

第三、成立鄉村婦女合作社。爲免除地主資本家和商人的中間剝削，每個農村婦女都吸收她們來加入合作社。婦女合作社是代表農婦自己利益的機構，農產物和農村副業產品可以賣給合作社，消費品可向合作社購買，上述的信用借款，合作社也可擔負一部分；此外，合作社還可以籌辦婦女食堂，使耕種的農婦省掉燒飯的勞動，這也是減輕她們的生活負擔，當然，婦女食堂的伙食費是要最低限度的，完全以服務爲目的，而不是在農婦身上榨取利潤。

第四、土地國有或耕者所有。民生主義中的平均地權政策，國家可盡量收買地主的土地，提快實行　總理的土地政策；參加耕種的婦女應該耕種國家的土地，使婦女直接服役於國家，不爲大地主奴役，不爲大地主所僱傭，還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是耕者有其田則亦可避免這層剝削，政府仍可直接獲得稅收。總之，土地國有或耕者所有是減除耕者的苦痛，我們務須使參加耕種運動的婦女，獲得充分的快樂與自由，使她們樂於從事這件偉大艱巨的事業！

最後，我們要向川省婦女致敬，川省婦女已開始參予耕種運動了，願全國二萬萬姊妹一致起來響應！遵奉　委員長的賢明指示與偉大號召！各省婦女機構應立刻發動這個運動，智識婦女更當擔負起動員婦女的宣傳教育和組織訓練的任務來，使自己也投入這一運動中去。今後的婦運將更向前跨上一步，更接近婦女解放的勝利前途！

從敵寇竄擾說到保衛浙東

陸嘉亮：

一 敵寇的蠢動

自從敵寇陷我京、滬、杭後，三年餘來浙東始終處於次要的戰場地位，但自武漢南昌失守後，其戰略地位譽較見提高，然總以敵寇兵力單薄與敵我戰略形勢之變化，仍各以較薄弱之兵力對峙於錢江兩岸，形成消極之相持局面。惟抗戰進入相持階段的今天，浙東已成爲反攻京杭滬的重要據點，敵人之較前重視這塊土地，是勢所必然的事。同時自武漢會戰以後，敵寇的力量不但已成强弩之末，且在戰略上已迷惑了方向，結果就採用了東奔西竄的流竄戰術，至此次敵寇對沿海各地之新攻勢，與流竄浙東之動機和目的，大家的論調曾分爲兩說：一謂敵之舉動在準備南進，一則僅謂在刼奪物資，然而，我們究應該作怎樣的認識呢？

首先，就整個戰略說：第一、他對於軸心國家，在軍事上本該有策應的義務，今天希特勒在希臘得勝後，戰事已擴張至近東，他的盟弟——敵寇自應在遠東配合着發動南進，以壯軸心國之聲勢，可是他却還沒有這個胆量，無以自解，他就只能在中國戰場上圖作最後的掙扎。第二、在與英美尚未決裂，談判之門沒有完全關閉之前，裝腔作勢表示他一心只在中國戰場，以期延緩太平洋反侵略陣綫之形成，第三、對於中國，他趁太平洋反侵略陣綫未易緊密結合，與我反攻力量沒有部署完成之前，企圖先來一個破壞，以減弱中國戰場對於他將來南進時的牽掣。

其次，就浙東來講：第一、他企圖擊破我雄集錢江南岸的大軍，以打擊我軍將來對京滬杭等地區的威脅，他可自由抽調這三角地帶的敵軍，以增强其南進兵力。第二、希圖佔領我沿海的據點，以解除其南進時側翼所受的威脅，使利以後物資之補給，及未雨綢繆，預防第三國利用我沿海要港。第三、刼奪我方物資，打擊我經濟基礎，以減弱我抗戰實力，及今後對其南進時的牽制力量。

但至筆者執筆草此文時，浙東戰局已臨尾聲，永嘉、瑞安早經克復，諸暨、臨浦等地之敵，亦已紛紛敗退，殘敵準備下海渡江潰逃，戰事行將告一段落。更觀乎敵寇進佔各地時，並未作久踞之圖，如犯永嘉敵，並未將甌江的封鎖綫折掉，由瑞安進，由瑞安退，他並沒在城廂及近郊構築防禦工事，對僞政權的扶植也取着極消極的態度。但在永嘉淪陷短短的十二天中，敵寇對物資的掠奪，却是不遺餘力。先是專門掠取法幣，連一角二角一分二分的輔幣也不放過。以後剛搶運米、鉛、桐油等等重要的物資；其在紹興甯波等地，亦莫不以刼奪我物資法幣爲第一要務。現在我軍重壓之下，而紛紛潰退，則其此次進竄之目的，主要是在刼掠物資，在經濟上企圖給我以打擊，是彰明較著的了。

二 慘痛的教訓

我們分析了敵寇竄擾浙東的目的，重要是在經濟上物資的掠奪，但並不是完全否定了他在軍事上政治上的陰謀與企圖，其所以在付了相當代價之後，而作狼狽的潰退者，乃由於其兵力短少，經不起我大軍的壓迫所致。我們雖勝利地將來犯之敵擊退了，可是我們應該痛定思痛來接受這次慘痛的教訓，以資警惕！

此次敵寇的進擾，起初都是以少數兵力，以投機取巧的辦法來爭城奪地，其狼奔豕突進展之速，更令人驚詫。我們且來看看敵寇登陸瑞安的情形吧：「在登陸前十餘日，一艘小型敵艦駛進了飛雲江，直達瑞安南門，旋即離去；過了幾天，飛雲江的渡輪突然被人駛出了江口，不知去向，這都沒有引起當局的注意。十八日接獲報告，飛雲江方面發現

了兩艘敵艦，因爲這種情形是戰後的「常態」，於是也並未加以深切的注意；當夜，口外的敵艦增加到七八艘，並有小汽艇衝進了封鎖綫，在早上四時光景，敵寇便在沙園登了陸」。其他如甯波、紹興、諸曁等地，也都在相似的情形下失守的。尤其是紹興，有種種我們所不願聽聞的傳說，雖不足完全置信，卻也不是全無根據的。總之，我軍事上的疏於防範，是無可諱言的事實。

其次是物資的被劫，雖尙無精確之數字統計，然甯紹溫州等地，均爲浙東富庶之區。且甯波溫州在戰後成爲我們對外貿易的吐納口，聚集在那里的物資，爲數之鉅，可以想見，竟不幸盡委敵手。

尤可痛心的事，是敵寇的「政治進攻」，它利用「我們有許多人由於淫樂生活的麻醉，不知不覺中幾已忘記自身處在偉大的抗戰時代里了；而另一些人則因爲戰後生活的日感困難，使對抗戰的信仰起了動搖」，而採「攻心爲上」的毒計，來麻醉我們的民衆。敵在陷永嘉後，「第一件「德政」」是把搶來的米，以最低的價格賣給當地老百姓，並對一般生性頑劣的地痞們鼓勵其「發洋財」」，這將使無知的愚民起了「倒底還是東洋人來了的好」的念頭。

總之，軍民合作之未臻完美境地，與人心惶亂，甚至政府機關之倉皇應付，在在表現了我們政治上的疏於警戒與民衆動員之不够。

惟於承認自己之過失，才能取得勝利的果實，我們應該接受這慘痛的血的教訓，加倍努力今後的工作。

三　保衛浙東的具體任務

「保衛浙東，收復浙西！」英明的　黃主席早提出這個口號，號召我們全浙三千萬同胞共同努力，而我們在過去三年餘來，也確曾流過相當的血汗，以行動來響應，擁護這個號召。但是我們做得够嗎？這次慘痛的教訓已經明白的告訴我們是非常的不够，今後，在軍事上，我們首先應爭取主動，速戰速攻將殘敵驅逐下海，不讓他在錢江南岸有立足之點，根絕敵寇再圖竄擾的夢想，同時加强甯紹溫台的海防，嚴密各縣的警戒，使敵無隙可乘，其次應積極發動抗嘉湖區游擊隊伍，作機動的襲擊，使敵疲於奔命，其欲牽制我，反被我牽制。

然而保衛浙東絕不能讓軍事方面去單獨負責，全浙三千萬民衆均直接負有責任，因此保衛浙東必須成爲一個包含各階層的社會運動。但是目前的事實告訴我們民衆的動員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够，民氣已非昔比，和抗戰初期救亡怒潮之洶湧澎湃，迥然不同。這或許是由於目前民衆動員工作比較深入，注重組織方面，不若抗戰初期一樣專門注重宣傳鼓動工作的緣故。可是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敵人正利用着我們的弱點，即一般民衆狂熱於追求發國難財，做投機生意和享樂苟安的現象，正一日千里的發展着，所以重振民衆政治動員的熱烈空氣，使個個民衆都捲進爭取抗戰勝利的狂熱里去，在目前還是急不容緩的工作，而這一民衆動員工作之展開，必須通過民主方式，避免命令主義，才能收得切實的效果。

抗戰唯一可靠力量就是民力，民力可用而不用，將使抗戰遭受無限損失。

其次，敵寇此次流竄浙東，來去匆匆，盡量刼奪我物資，因此今後對於物資必須妥爲保護，將沿海重要城市如寧波紹興溫州等地之物資，澈底內移，其工廠亦須遷移距海遙僻之安全地點。聚積口岸之出口土產，應隨封隨散，絕對不能任其壅塞過多，以免敵寇乘機復飽掠以去。這是在經濟上我們應首先做到的一件事。

其次，加强對敵之封鎖問題，浙西走私問題之嚴重，是無可隱諱的事，甚至有公然包庇走私的人物，須以漢奸之罪嚴厲懲處，在民間更應發動反奸商運動，以絕私貨之潛入。

再次是物價之調節，尤其是糧食問題之解決，因爲物價糧價之高漲不已，生活程度之不斷提高，於民衆心理上影響至大，少數短見者，更因此而對抗戰發生動搖，敵人就利用此點而以賤價發賣糧米博取「民心」，麻醉我民衆，確是一件可怕的事實。

當諸暨前綫吃緊之際，金華永康米價均見大跌，這說明米價之高漲，完全是由於囤積居奇者的作怪，不是有無的問題，故今後必須嚴厲取締，澈底解決糧食問題。

上述數端，不過其犖犖大者。願我全浙三千萬同胞，在當局領導之下，戮力同心，努力做去，則勝利就在我們眼前！

搶救青年學生和實施戰時教育

谷虛懷

「青年是國家的命脈，是社會的動力」。這是總裁昭示我們的，也是對三民主義青年團團員的訓示。

當敵寇竄擾浙東，寧紹等地淪陷後，大批青年學生，流徙到後方來的不計其數，教育的飢荒與工作的飢荒，正如嗷嗷待哺的嬰兒急求哺育。對這批來自戰區的「國家命脈」加緊搶救，是件迫不及待的事。受此次戰事影響所及的公私立中等學校計有二十三所，共計學生八千餘人；八千除青年學生，還不能算小的數目，在抗戰建國過程，正是一注巨大的力量，不可忽視的青年力量！所以從速搶救八千青年學生，是當前教育界的緊急任務！

可是，到目前爲止，搶救工作實在做得微乎其微；對大多數公私立學校，因限於經濟而下令解散停辦（已停辦的省立學校據報載有：紹中，浙西臨時四中，寗波高工，高級蠶絲職校）；有些學校經員生苦苦撐持，已作最後掙扎，於學期結束後亦無形停頓。大批的流亡青年學生，在物價高漲和各機關減薪裁員聲中，使他們求告無門，升學無路，即使有少數享受到救濟，卻也只是消極的救濟；於是，青年們彷徨了，消沉了。事實上，已有無數青年，着令還鄉「回老家」去了，社會不能盡量容納他們，使他們在無路之中只有「回家」一路；如寗波高工學生數十人，長途跋涉來到後方的麗水，當時雖蒙社會人士嘉許和慰勞，然而結果仍多數「回家」去，少數則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受招待。但是這是青年的「路」嗎？如果今天是組織的「回鄉運動」，向敵僞展開無情的鬪爭，才是件意義價值的工作，而現在散漫地回去，無異讓他們去附逆，至少護他們去做順民，即使對敵寇無甚利益吧，對國家卻是莫大的損失！這不能不使我們言之痛心！

血淋淋的事實擺在我們眼前：當紹興淪陷時，稽山中學員生突圍出城，成千的學生大半被敵寇的機槍掃射死了。敵寇對我教育文化事業的摧殘，向來無所不用其極，對我青年知識份子的殺戮，向來毫不放鬆，這慘痛的血的教訓，還不够使我們提高警惕嗎？爲要對得起殉難的學生，爲要培養優秀的代一後，急需補救當前的困難和缺點。今後教育當局更要時刻作事變的準備，應後要妥善的安排方法。

讀了東南日報載許廳長的談話，可以看出本省教育當局的苦心。「財廳爲稅收減少而減縮各機關經費，將本年度原定七百餘萬元之教育文化費，減爲三百萬元，各項教育文化事業及各機關，不得不停辦或裁併！……」。依教廳彙計本年度教育文化費，應需九百六十餘萬元，於原定數額已「捉襟見肘」，何況驟減至一半以下？現教廳已在積極籌劃中：「擬請中央在本省設立國立中學一所，收容戰區學生三千名；並就前爲收容上海撤退員生指定本省代辦之臨時中學，兼收甯紹學生，計各一千五百名……」。如果以上兩項能够實現，就能收容學生四千五百名，這實在是戰區學生的福音，也是搶救青年的先聲。

我們在爲青年慶幸之餘，還幾點希望，懇切地供獻給政府當局及社會人士：

一、教廳擬辦的計劃，能迅速得到國府行政院的通過，迅速籌備成立，迅速搶救戰區學生。在學校未成立之前，開始辦理登記及統計手續，並即予收容廣大流離失所的學生，在教廳、教育界領導者及社會熱心教育人士的協同努力中，加速實現這個計劃。現實使我們對這件急務不能再所等待了。

二、除國立中學及臨時中學能收容四千五百名學生外，尚半數的學生被擯棄在校門以外，不免使青年失望苦痛。因此，希望財政廳能酌加教育經費，使能恢復若干學校，特別是職業教育的學校更需恢復。敵寇掠奪我物質，削弱我經濟力量，我們熬苦忍艱之中，甯願在其不必要開支項下節省，而教育事業費則應盡量增加。文化教育是國家的內在力，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可見教育工作的不可忽視

，希望賢明的當局能注意及此。

三，後方各公私立中等學校，應盡量廣收戰區學生，使能免費入學；後方熱心教育人士及富商士紳，大量捐助學校經費，認定救濟學生名額等；振濟會及救濟機關應撥款捐助學校經費，增加戰區學生名額。

× × ×

在戰鬥的時代，一切工作都要合乎戰鬥化，教育的實施也如此；要適應抗戰的戰時教育，才能跟得上這生動的時代。政治是抗戰中各種問題的中心，是抗戰中一切力量的基礎；抗戰開始後，我國政治已 空前的進步，但也存在着不少缺點，青年是國家的希望，後一代的國民一定得負起澄清吏治的使命；因此，當前的教育是政治的基礎，在教育中培養出千萬政治幹部來。當戰爭贏負的重要因素到了決定於經濟的階段，敵寇拚命的經濟進攻，奪取我物資，而我國抗戰的持久也賴於經濟基礎，因此，我們的教育也要適應於經濟建設的原則，要使每一個青年都成爲經濟戰士。教育的軍事化，還在現各中等學校都已執行着了，尤其是生活上的軍事化，體育的訓練也以軍事訓練爲主。爲了配合現實的需要，所以教育的內容也不能不有所改進。政府當局煞費苦心撥發經費，把我們成千成萬的青年搶救出來，我們更要以合理的教育方法來教育他們，運用他們的力量供獻予抗建事業中去！因此，當前教育的內容也要做到：

第一、除一般性質的中等教育，應該另 專門的行政人材的訓練，或者在短期內施以訓練。訓練的主要內容是以反日反漢奸的理論爲基礎，是配合抗戰建國政治要求的教育。造就大批的行政幹部，也是推行新縣制的基層幹部，把他們分佈到各縣去。熱情純潔的青年，一定能澈底改革地方政治，實行民主政治。

第二、重視生產職業教育，廣設專科學校。甯波高工，高級蠶絲職校等校亟宜恢復，而且在未開辦的國立中學中也應實施生產教育，授以科學知識技能，推進生產運動——工業的或農業的，這就是經濟建設，也就是培養經濟戰士。使每個青年有一技之長，努力從事生產建設的工作，在抗戰建國過程中，最急需的也就是這類幹部。

第三、學校教育務須民主化。家長或酋長式的教育執政者必須要改變方針，這種獨斷學校行政，束縛學生自由，統制與干涉學生行動的方式，是不合乎戰時教育的原理的。戰時教育應使學生有充分自由，發揮學生自治能力，培養學生集體學習精神，教師從旁因勢利導，處於指導者地位；同時勉勵學生獲取課外知識，參予社會活動，如動員民衆工作，廣設民校……等；這工作是他們將來進入社會的準備工作，面向着現實的戰鬥環境，把書本子的範圍擴展到工作中社會中去。並且，教育的民主化，也是培養他們在參予社會事業中的民主作風。

最後，我們希望於青年學生本身：在艱苦的抗戰建國過程中，認清自己的責任，負起國家所殷切期望於青年的要求，加強努力學習三民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加強學習生產技能，提高工作興趣。在生活上則盡量能够刻苦耐勞，任怨任勞，度過黑夜，走向光明。

在賢明的政府當局和學校當局合理的措施下，在全體青年學生的努力下，千萬有力的幹部將要擊退敵寇，報復血仇，債還血償！

本刊四卷三四期要目

日寇南進與中國抗戰……………慕韶
時事報告……………………………域彥
駁「策士」對婦女們所擬具的「策劃」…如寧
對付女子教育責任者的希求…………吳珊
女學生怎樣開展學運…………………汶源
談女學生的各種生活傾向……………芷茵

女學生生活點滴
我的大學生活…………………………也耶
教授說親………………………………宵田
一位女博士的高見……………………子秋
從理論到實踐…………………………李蓮
去學校的路上…………………………非紅
我們愉快地工作………………………荇
學校的節日……………………………波
介紹一個女同學………………………野華
我們不要這樣的導師…………………漪園
實習軍事看護…………………………芸薌
憶我的學校生活………………………夏陽

通訊
上海女學生側影………………………芳華
護產職校在天台………………………老戈
茶葉的身世（婦女生產常談講座）……潘逸

文藝
孩子們的節日（第一保育院的兒童節）徐凌
節約家…………………………………駱薇
一個小女漢奸…………………………非德
妹妹的出走……………………………張夷天
縫洗隊…………………………………葉木

本刊歡迎：批評 介紹 投稿

浙東戰局與今後婦運動向

耽荻眞

浙東的土地上又染上了獸蹄，千百萬同胞又遭遇一次浩劫！四月十七日敵寇在沿海各地登陸，於一二天之內，溫州，甯波，紹興諸大城市均告淪陷，以後又分兵三路繼續向我腹地推進：一、攻陷諸暨沿鐵路線窺視金華，二、取奉化，新昌直撲嵊縣，三、溫州敵沿甌江一路侵進。經我軍猛烈反攻之後，終於蟠據溫州之敵寇驅逐下海，瑞安，平陽等城的敵兵也告肅清，之後，戰事便趨平定下來，這是戰事發展的上半期。但至五月中旬，猛烈的戰事又告展開，諸暨敵分竄義烏，浦江；新昌嵊縣敵猛撲東陽；於是，雙方的戰事便集中於諸暨與東陽義烏間的安華蘇溪，而東陽、義烏與浦江便剩下三個空城，這裏展開着一場極猛烈的激戰，這是浙東戰事發展得最高的階段，也是最危急的一刻，然而也終於經過一場惡戰之後，把敵寇擊退了。至五月廿五日諸暨攻克之後，戰事即趨於穩定，這是戰事發展的下半期；也可以說，戰事至此已告一個段落。

敵寇為甚麽於此時在沿海發動這回戰事？

沿海戰事的發生，是與政治與軍事情勢的發展，和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的密切的關係的：首先，正當法西斯魔首希特勒在歐洲大陸完全逐出英國勢力，將決定其攻取英倫，奪取蘇彝士運河，截斷英帝國的生命線的時候，是迫切地需要還作為納粹的尾巴的日寇起而聲援，於遠東牽制美國；而日寇，也正當南進的獸慾方熾的時候；因此我們說，進犯沿海是敵寇南進的某一種準備。其次，倭相松岡歐遊回來，在莫斯科和蘇聯訂下中立條約，在北方穩固了蘇聯，在軍事上增進其南進的決心；但更重要的是它企圖改變整個國際形勢，抬高其國際上的聲勢，進犯沿海便是它的振抖威風的一種表示。再其次，今年初春，敵寇於贛北發動一次攻勢，這便是一名的上高會戰，它被我擊潰了，因此進犯浙東便是上高會戰失敗之後的一種軍事的報復行動，到浙東來尋求贛北的損失。復其次，從政治的意義上看，對我打擊我民衆的抗戰意志，對自己欺騙倭國民衆，提高其對「事變」的關心程度。但最主要的還是在於打擊我的抗戰意志，這只要看這次戰事發生之前，敵機在各城市所施行的普遍轟炸行動，便可瞭然，針對着我們的要害，來一個致命的打擊。最後，從經濟的意義上說，沿海是我物資富饒的地方，佔領沿海，掠奪沿海豐饒的物資，便是南進之前的資本；同時沿海亦是我們資源所在的重要地帶，因此奪取沿海，便可予我們經濟上以相當的打擊。這些便是敵寇所以在此時發動沿海戰事，而且盤踞着甯紹的原因。

戰事展開之後，便是依據着它這些企圖進行的，這表現在初步的戰爭時，敵寇攻陷了沿海各城市，僅限於物資的掠奪，以及燒殺擄劫之行動，在軍事上除奪取據點之外，少有其他的動作。如溫州，便是掠奪物資後潰退的。直至五月中旬，我大軍沿浙贛路挺進，這時，敵寇的戰略目標便突然轉變，各路增兵向諸暨義烏取包圍之勢，企圖消滅我軍主力，而形成了浙東戰事第二次緊張的局面，在諸暨附近地區展開着雙方反復包圍的陣勢，我軍內外線英勇作戰，但敵寇始終未發現我主力之所在，因此便於蘇溪激戰之後倉惶的退走，放棄諸暨，而結束了這場戰事。

以上是我們對這次浙東戰事應有的基本認識，但却也有給於我們一次慘痛的教訓，沿海各地的淪落，千百萬的同胞的蒙受苦難，無數的物資被掠奪

；這固由於敵寇的猖獗所致，但我們也得虛心地檢討自己：抗戰行將四周年，我們確在鬪爭中進步與成長了起來，但還是不够得很，事實證明，我們過去的努力，大大地趕不上客觀情勢的要求，假如我們能千百倍地努力求取進步，這次戰事所給予我們的影響決不會如此大。單就婦運工作，於此時期特別地表現得沉寂，廣大的婦女同胞顯然還沒有動員起來，表現在這次的戰爭上的，婦女同胞依然僅僅是受苦痛，遭敵寇的蹂躪與凌辱，而很少有組織與反抗，以及在戰時担負起應有的任務，這是每個婦運工作者應該深深引爲痛惜的事。

經過此次慘痛的教訓之後，我們應該如何地警覺，努力求取進步，加强抗戰力量，來補救過去的損失，而今後婦運工作又將如何去努力求取工作的開展呢？

顯然的，由於此次戰事的發生，浙東的形勢也起了極大的變化，這情勢的變化，便決定着今後本省婦運的動向，也便是現階段婦運工作的內容的特點。

那些是現階段浙東婦運工作的內容的特點呢？

第一，侵進浙東的敵寇已擴大其佔領地的範圍，因此大多的縣份已臨近前線，直接感受敵寇的威脅。

第二，淪陷地區擴大了，在敵寇鐵蹄下的受難同胞已較前大大地增多。

第三，戰事發生後，敵機濫施轟炸，敵騎竄擾所至，各地均蒙受相當大的損失，所以，現在便是急謀建設與復興的時期。

第四，敵寇盤踞浙東沿海，圖利用爲南進時的據點，在這裏，無形地，加給我們生活於浙東的人們一種偉大的任務，這便是打擊敵寇的陰謀。

我們認識了工作內容的特點之後，再探討開展工作的方法。

第一，我們首先要求本省婦運當局，對本省婦女工作有一個統一的方法與步驟，於此次戰事的教訓之後，能以突擊的方式去開展本省的婦運工作，正確地領導本省的婦女同胞，負起婦女同胞應負的責任。對於婦運領導機構，我們也希望它組織健全起來，各縣以至於市鎮應普遍成立婦女會，或者其他婦女團體，以動員與領導婦女同胞參加抗戰工的婦女機構。

第二，在前綫或臨近前綫的地區，發掘婦女的力量，這是迫不容緩的工作，動員婦女參加自衛與準備反攻的工作，這是最合現實的要求，不僅動員與組織，而且必須予以嚴格的訓練，使其婦運能夠實地配合軍事行動，使敵寇來犯時。以及我們反攻時幫助軍隊作戰（如替將士洗衣，換藥，燒茶，煮飯），同時準備敵人再度來犯時，婦女已能有組織地反抗敵人，而不被敵人姦淫，作無代價的犧牲。

第三，組織淪陷區的婦女，這是一樁較爲艱難的工作，但它却是十分重要的，假若在淪陷區的婦女能嚴密地組織起來，它所能發生的作用決不會在組織男子之下的。單做到不作敵僞順民而且影響丈夫及一家人，和供給情報這二點，已是極巨大的力量了。但最重要的却在組織，不論是有形的或無形的組織，有了組織之後，即能發生力量。這種潛力存留於敵人的佔領區內，於敵人是極不利的，而這力量也就是我們的反攻力量。

第四，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工作，因爲這是敵寇竄擾後必須的復興工作，這時候，正需要一種突進的生產力量，發展生產事業，復興與培植抗戰力量，假如發動半數的婦女熱烈地參加，這力量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加緊糧食生產，需要婦女下田　種。

第五，開展婦女文化工作，這是說，今後婦運工作中心依然仍須注重宣傳工作，事實證明，過去的努力於今天的補償是如何的低微不足道，廣大的婦女同胞的知識水準仍舊如此低落，簡直有的地方還停留在黑暗的時期；因此，婦女文化運動實質上便是新的啓蒙運動，它是配合着抗戰情勢的發展，以及當前的需要而進行的，它的具體內容便應特別揭露敵寇的陰謀，與如何地打擊敵寇的陰謀，加强抗戰意志。

以上這些，也許已是老調，但如果以本省的整個局勢的發展看來，它却是適合於客觀事實所需要的。現在，盤踞於甯紹各地的敵寇尚未擊退，數百萬同胞在敵寇鐵蹄下過着苦難的生活，數千萬同胞正面迎着敵人的砲火感受着莫大的威脅；我們爲着復興浙東，收復失地，爭取抗戰的迅速勝利，更爲着爭取婦女本身的解放，我們必須徹底地執行這偉大的任務，以加倍努力迅速的開展本省的婦運工作。

女教師生活一頁

我當了中學女生指導

•憶甯•

　當我帶着麗兒西兒離開家，從遠遠的故鄉來到這青山綠水圍繞着的中學校時，我感到興奮極了。我愛這生疏的地方，正如愛着孕育了我廿多年的故鄉一樣。第一次看見這裏勇健活潑的女學生，我憶起我的黃金時代——學生生活來，不過那時的女學生似乎大多數還文弱得很，還帶着小姐氣派，不像她們現在，個個朝氣勃勃，簡單樸實的過着丘八似的生活。

　在這裏我擔任着六班地理課和兼任女生指導。女生宿舍是在一所並不頂壞的三開間的民房內，學生的宿舍在鎮上，樓下一半是自修室，另一半歸房東自用，我來後臨時和房東商量總算讓出了一間房子容納麗、西二兒和她們的保姆，爲了省事起見，他們三人的膳食也包在校裏吃。

　在這裏不上一星期，我發現這裏女學生特出的聰明和活潑，也許由於她們家庭環境大都很好的緣故吧——她們的籍貫大半是N區附近幾縣人，這幾縣素被稱爲物產豐富商業發達的小商埠，因此文化水準也似乎比較一般的地方高些。她們對於課本並不是死讀的方式，看起來似乎不大用功，平日除了上課不大肯拿課本，其實她們正在課外讀物中發掘新的知識，和實踐生活的理論指導，她們大都愛讀新的雜誌和小說之類。早晚自修照例共有三個鐘點，早自修們個個不是讀英文就是做算學，晚自修的兩個鐘點寫信和看報章雜誌的佔最大多數；不過每到考試時節，情形就不同了，偷時間的有，開夜車的有；爲防止她們開夜車，我曾切切實實的訓導了她們一番，每當快要考試的前幾夜我每夜起來巡查兩三次，她們竟都能聽我的話，沒有一個開夜車，我心中感到一種莫名的喜悅和安慰。

　我的兩個孩子不知爲什麼緣故，到這裏以後一天比一天瘦削了，同事們都說是缺乏營養的關係，我也這樣想，委實校裏的那種無油無鹽的一盆蔬菜太沒有營養了，爲注意孩子們的健康起見，只得自己來料理膳食，並且兩個孩子都太小了，保姆人又老實，我不能不時常抽出時間來照顧孩子。日裏要授課，又要接洽許許多多女同學們的瑣事：如請求事務處闢一間女浴室啦，自修室裏燈太暗再多添一盞啦，寢室太小，人數太多，無法容納，請求校方想辦法啦，又有什麼沒有儲藏室東西太散漫啦，早上洗臉水不够用的啦……都得我去解決。晚上還得點名，有時還得爲她們解釋書本上的疑難，臨時還得到她們寢室裏走好幾遍，禁止她們說話，叫她們好好地睡，然後回到房裏準備次日應授的功課和改筆記本日記本等。我成天在忙迫中緊張地生活着，因爲我不但要工作，還要兼顧孩子，我想，要是有托兒所，那對一個婦女職業者是多麼方便的事。

　曾經有過一段時間，女同學中發生了失竊的事情，起先是失去些文具用品或襪子手帕之類，後來竟連放在衣袋或箱子裏的錢都不翼而飛了；每次，我的房裏都有一兩個同學憤然的來向我訴說，我明查暗緝了一星期，仍毫無線索。失竊的事仍舊繼續發生，而且更嚴重起來，這更增加了她們的憤怒和不安，把一腔遺失東西的怨恨都加到我這個身爲女生指導的身上了，言語間怪我怎還不將賊查出來！實在說，那幾天我比她們更是焦急和不安，一方面用好話安慰失竊的同學，另一方面更加緊向幾個被我認爲有嫌疑的同學偵查，每當她們熟睡時，我躡手躡腳輕輕地走進她們寢室去，在黑暗角落裏，聚精會神的觀看動靜，這樣經過四夜的偵查，我終於發現到那位偷竊的同學了。當時我眞是又驚又喜，驚的是竟是一個素被先生和同學稱讚的好學生，她竟會做出這樣的事來，記得有次我們幾個同事隨便的談到女同學們的性格，曾經有位同事提出她來，說她膽大心細，頗是個可造之才，想不到現在竟幹了這件膽大心細的勾當；喜的是我已完成了我的任務，這十多天來我總算沒有白費

心計。當時我怕驚醒旁的同學，所以我仍輕躡手躡足的走了出來。第二天，我將那位同學秘密的叫到房裏，極嚴厲的責備和訓導了她半天，她流出懺悔的淚來，而我又安慰了她幾句，叫她從此後改過自新。我覺得這不是她一個人的錯，是家庭環境害了她，同時也是學校教育的失敗，爲什麽一個中學生會做出這樣沒廉恥的事來呢？我爲幹教育工作者的人痛心，更爲身爲女生指導者的自己慚愧。她將所偷的物件錢鈔都拿出來交給我，她放這些東西的地方，不能不使我佩服，那些贓物竟是在牆磚中間拿出來的，難怪我屢次搜查不能發現。當我將東西交給失物的同學時，她們帶着異常驚喜的態度追問我那兒找到的？我卻含笑不語。不到一星期，那位同學自動退學了，誰也猜不出她休學的原因，因爲人家永遠不會想到她與失竊的事有關的，我知道那孩子爲了受不住良心的責備而沒有勇氣在這環境中生活下去了，直到如今我還在懷念着她，我默祝她進入另一個新環境後，能好好的做個新的人！

的確，時我被工作壓得透不過氣來，加之我的體力也應付不了許許多多的瑣事；可是我並不厭煩，更不怕辛苦。當初我是下了決心離開家庭的，我不甘心捨棄了十多年來的所受的教育，而將有限的生命消磨在柴、米、油、鹽、和帶領孩子的身上，所以我不顧一切的出走了，現在我過的是新的生活，是有生氣的生活！我要在這種生活中不斷的鍛鍊自己，因爲我還年青得很呢！

工作和孩子的矛盾

何愛

去年，當水山花凋謝的時候，一位朋友邀我來到這個山村，於是我就丟下了家裏的孩子，來做這裏二百多個青年的教師。

學校就是設在一座油漆得很鮮明的祠堂裏，門前有一泓清澈的流水，周圍環列着田園，背後有一另小山，上面遍植了赤松，間或也有幾棵櫟樹和楓樹。那滾滾的松濤和水浪一樣的澎湃着，那颯颯的松風會從我們的頭上掠過，去和潺潺的溪流握手。左邊就毗連着數十椽低矮的房屋，早晨可以看見一個個拖着黃毛辮子的小姑娘赤着脚把牛牽往田野裏去，晚上更有許多黃瘦臉兒的男女們背着鋤頭，挑着青柴一步步踏着歸途。

這所中學是爲了補救戰時失學青年而新開辦的，昂貴的物價限制了他的設備；學生中差不多全是年齡很大的農家子弟（這該是農人受了米價高漲恩惠的結果吧，因此能把失學多年的子弟重新送進學校來），他們的家庭教育是可想而知的，往往在上課的時候，有人把脚高高擱在櫈子上，有人把脚赤着放在地上，鞋子丟得老遠，更有人看見窗外一隻蝴蝶飛過就會很快的跑出去撲，或者爲了一點小事，就打起架來，弄得哄堂大笑……，所以教學上發生了許多困難，每次考查成績的結果，總有半數不能達到及格的標準。這些是促成我煩惱的因素，有時絞盡了腦汁，想用種種方法把他們的學習興趣提高，可是總不能達到理想的目的。

×　×　×

朔風把一學期的日子全吹過去了。我也捲起鋪蓋回了家。

孩子給鄰家人領了半年，吃的雖是玉米糊、麥麩、飯湯，但是倒也胖了點起來。她初看到我似乎怕生疏，不過却還認得我，玩了半天，她又揪着我的頸子，把整個身子鑽在我的懷裏，從此她再也不肯到領娘家去了，一定要跟着我。

爲着物價昂貴，要是雇一個傭人，就是不給工錢也得吃下三十幾塊錢一月的米，於是炊煮洗滌的瑣事，一概自己來動手。一方面固然爲自己節約，而另一方面也是替國家增强了一分抗戰力量——農村婦女一天的生產率是很可觀的。就這麽着：我的丈夫天天早出晚歸上辦公廳去，我就領着孩子。眞是天曉得！每天所忙的是養活一個孩子，和三餐勞什子的「飯」。我想全國每天消耗在「飯」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不知該多少，國家爲什麽不能把公共食堂建設起來呢？

×　×　×

爆竹聲把酣睡新年從黑夜中喚醒了。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換上了新衣，家家戶戶謝天地，供灶司，請財神，充滿了一番舊中的新氣象，而我們却「依然如故」，沒有絲毫舉動；但只怕孩子想別人的東西吃，也就買了一隻鷄，一隻火腿，一大塊肉，大家聚餐一下；此外又買了些茶點——怕「過新年」的人上門來討個沒趣，同時自己的孩子也要吃。

「何先生！這點東西給小妹妹吃！」

二三天來，好幾個學生提着小籃子笑咪咪地走

來，用着同樣的語氣踏進我的寓所，接着就打開籃子：有的是鷄蛋，有的是荸薺，有的是粽子，有的是炒米糖……；這許多東西却把我怔住了；因爲平日他們在學校裏穿的都是打補釘的衣服和鞋子，襪子總是不穿的時候多，這時叫我怎好意思收受他們的禮物呢？但是他們都很誠意，又叫我非收不可，我就很坦白地收下了，請他們吃了些茶點回去。這就是當教師精神上的安慰，同時也表現出鄉村青年的樸實和敦厚。

× × ×

菜花黃了，麥穗青了。我又躑躅在祠前溪邊的小徑上，對着片片晚霞，遙想那被人領養着的孩子。

那天我照例拿着課本走進教室去，課本上講到「狐是食肉類中聰明而狡猾的動物……」

「先生！他們說狐狸能成精的，倒底 沒 這件事？」

「這我沒看見過，所以……」

「有的，有的！我們村子裏有被他迷着的人，等道士來畫符斬殺以後，那人就好了。」

當我未答完竇廷的問題時，敏生又搶着站起來說了。接着在一陣熱烈的討論聲中，仁恩又舉起手來了：

「狐狸精我是沒有看見過，鬼却親眼看到過的：去年夏天，我家鄰近的人，都坐在曬場上乘涼，忽然其中有一個三十多歲的人，看見一個撒着長頭髮，穿白衣服黑裙子，而沒有脚的女人，飄飄然地沿着牆壁走來。當時他叫大家回過頭去看，果然，我也看見了這個同樣的影子，很快地向池塘邊逃去了。他們都說是鬼，我嚇得立刻跑回家去，把頭緊緊鑽在被窩裏，但是愈怕，那鬼便愈會嚇着我，好像站在我的床前一樣，等我父親來時，摸着我一身大汗。以後我再也不敢乘涼了，可是去乘涼的人，依舊天天晚上看見這個鬼在那裏，一看人多了，就馬上逃走；過了三天，果然一個養媳婦投水死了，乘涼的人也不再看到鬼了，他們都說是河水鬼來討替身的。」

仁恩是平素最愛說話的一個，當我准許他發言以後，就滔滔不絕地講了出來，還裝着各種姿勢。

於是個個人都很興奮，有的說他是眼花的緣故，受了人家的騙；有的說怕是那裏附近本來住着那個人；有人更把自己腦子裏所有的「鬼」的故事一齊搬了出來；問題是愈來愈多，愈去愈遠了。我儘管不作聲，面向着講台下的他們，突然他們爭論的風波不靜了下來。這時，我開始講話了：

「今天你們大家發言的精神很好，讀書的精神也就應該如此，這樣才能把『死書本』變成『活知識』。不過，狐狸精我沒有見過，在動物學上狐和狸是兩種不同而很類似的動物；至於鬼我也沒有見過，我只見過墳墓裏那肌肉已經腐爛了的枯骨，所以我說既沒有『狐狸精』也沒有『鬼』。……」

一陣喧嘩聲又起了。

「但是」我再繼續講下去：「我也不能以我沒有看到過的理由來推翻一般人所說的『狐狸精』和『鬼』，只可惜這些說鬼的人和承認世界上有精怪的人，他們只能够在口上說說罷了，却沒有把它們具體地下過證斷，不能使我們真正相信，那就是一種迷信。要是你們中間有人敢下這個斷語，能把這類東西具體底揀舉出來，加以詳細的記載和證實，使人人公認，那末你豈不是也成了一個科學家了嗎？青年期是人生理想力和創造力最豐富的時期，希望你們先把普通知識的基礎打定後，多多從事於先人未發見的事物去探究，這樣，世界才會進化；願你們本着今天發言的精神來研究科學！」

下課鐘早打過了，他們含着微笑，睜睛瞪視着，現出前途無限的「希望」。

× × ×

惠風把松枝上鵝黃的花粉輕輕底帶到簷下，杜鵑開遍了山野，嬌豔的桃 已飄零了，春假就在這個場合裏開始，我因爲事多，本來不打算回家，可是今天又接到了丈夫的電話：

「燕兒被拒領，我工作煩忙，不能照料，請速來帶去，另覓他人領養……」又只得回去安排了。

「孩子是女人的贅肉！」

「孩子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

「米珠薪桂」，想起自己的孩子，不禁爲那些被丟在尿桶或深潭裏的孩子們太息。

爲了孩子，時常使自己矛盾着，苦惱着，該教養這批青年呢？還是單顧自己的孩子？爲要使婦女減少家累，一定要做到「兒童公育」才好。

舊生活與新生活

·紫　薇·

「毀滅吧！讓一切殘留在我意識里的渣滓，我要不寬恕自己，要對享樂主義的生活習慣搏斗，不容它重新燃燒在我的憶念里，我要以新的姿態面迎着祖國的新生」我時常這樣警惕着自己。

讓我就過去與現在兩種不同的教師生活作一個對照吧！下面是我過去生活斷片的素描：

×　×　×

璉拿下掛在衣架上燙得畢挺的華爾沙的長旗袍，璉對着鏡子梳裝着剛由百樂門美髮廳電燙了亮得可以照人的鬈髮，我哼着流行的電影歌曲，穿起了化掉薪水的三分之一，從皮鞋大王拔佳裏買來的半高跟的白皮鞋，挾着白色的手提夾，催促着正在顧鏡自憐的林黛玉型的璉：「啲！時間不早了？我的摩登小姐，眞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一天給我們吃糖啊？好姐姐！我吃巧格力糖的，可別賴了啊！」我詼諧的喜謔着。璉格格的笑得喘不過氣來，璉面孔漲得緋紅，扭轉身子捏起拳頭便要打，我機警的閃過身子飛奔下樓。驀地和對面跑過來的我的一級裏的清潔長撞了一下，她投着好奇的眼光注視了我一下說：「先生！你要出去嗎？我們值日生做好了，你去，去看一看」？我急忙收拾起笑容恐怕失掉老師的尊容，嚴肅地，一本正經地看了一看手錶：「阿！你去檢査一下也一樣，先生今天有一點要緊的事就出去。」我撒着謊搪塞她，其實還不是爲了要去梵皇渡花園聽音樂嗎？

槖槖的皮鞋聲，璉和璉姗姗地下來了，後面一大堆孩子喁喁私語着，我們不好意思地走出了校門，一陣紅暈籠罩上面頰，我低下頭思忖：這樣豈是一個以身作則的好教師？這種良心的譴責，時常會襲擊我的心靈，我還沒有完全擺脫掉，但是我敵不過周圍環境的誘惑，而我所看到的我的同學朋友們，都是這樣生活着，我們間滿到時談話的資料，儘是那些吃和玩，考究漂亮的東西兒，書籍報紙是和我們隔絕無緣的，我是不自覺地沉溺於追求這種生活上的享受，做着象牙塔的幻夢。

「小萍！今天要代冰淇淋不准多吃，記得吧？上個禮拜躺在牀上鬧肚子痛。」以大姊姊資格的孫教訓着我。

「是的，今天祇吃一客，這個月的薪水已用得差不多了，明天咱們不是還要去大光明電影院看麥唐納主演的歌舞巨片——小鳥依人——嗎？買票子，吃一頓夜飯，又得準備好幾塊錢，媽又要咕嚕着說我會用了。璉姊！你不是更會用嗎？三星牌的胭脂，維也納的香水精，呵！你大概還得向家里要吧？」

爵士音樂抑揚地從聖愛娜舞廳傳出，和着隔壁惠爾康茶室里男女的談笑聲，交織成混濁的噪音。我們熟悉的踏進室內，揀了個空着的座位，電風扇搖擺出宛若大腹便便的紳士，播送着涼爽的風，漂動着西裝少年的鮮豔入時的領結，拂亂了摩登小姐的鬈髮；侍役忙着傳遞一杯杯的冰淇淋，我吃得津津有味。璉和璉評論着鄰座一個貴婦人的披肩。踏出了茶室，踏進了梵皇渡花園，祇見紅男綠女接踵摩肩，穿梭般逍遙優游，這里的人們的思想領域里祇有怎樣來追尋快樂，找新奇的刺激來度過這無聊的日子，我曾生活在這樣庸俗的圈子里好些日子。

×　×　×

抗戰掀起滾滾的浪潮，把我捲進一個進步團體里，於是我逐漸轉變了。正義之火燃起了我奔放的熱情，利用課餘的時間，積極地參加了各種救亡工作。一直到汪逆的魔手伸入了孤島的教育界時，我便毅然果決地離開了溫暖的家，來到廣漠的祖國的原野，呼吸着自由的空氣。

在一個鄉村小學里，依然肩荷起培植那生長在漫天烽火中的，新中國的小主人翁！

每天我們跟隨着枝頭小鳥喚醒圓臉的紅太陽，浴着晨曦跳進葱鬱的松嶺，傾聽着松濤低訴，眺望羣山峯巒起伏，「一二三四……」自司口令做着健身的早操；我們深深地領會了健全的身體是工作的資本，我們沒有小覷了自己的生命，爲了多貢獻一點熱與力，我們除了上課改卷，指導小朋友課外活動等工作外。還規定着讀報、唱歌、散步、運動、讀書等集體活動，我們有規律有計劃地生活着，緊張活潑，不感到一絲枯燥與乏味，我相信服務在同崗位的姊妹也這樣生活起來的話，一定能粉碎一向默默粉筆灰，坐冷板櫈的成見，我們雖則是陌生的一小羣，但，曾沒幾時我們已打得火熱，友愛、互助、眞誠、合作，晚上我們還定期舉行時事問題教育問題等的討論會，爲着實施戰時教育，增加教育效力我們是在不遺餘力地研究改進着。

在兒童教學方面我們建立了小先生輔導的小集團制。一團的兒童相互督促檢査作業，共同複習。春假期內小先生便須計劃各團的活動與學習，假期結束後負責報告教師。學校里在春假暑假時，我們利用假期的空閒開始了家庭訪問的工作，聽取家長對於學校的意見，打通家庭和學校間的隔閡，以求獲得對於兒童和其家庭更進一層的瞭解，開展的實踐深入農村，教育落後民衆的工作，我們嘗試的收獲相當美滿，小朋友親暱的拉着我的手爲他們父母引見，樸實敦厚典型的農民夫婦懇懇熱誠地招待着我們，展開了生活上與學習問題的談論，這樣便消除了最初的隔膜，彼此是顯得更親切了，一種衷心感激的神色流露在粗糙黑黝的面龐上，因爲我們是表示了這樣愛護對於他們所寄託的子女。

我們還時常樂意地協助保內調査或文化教育的

工作。我們沒有把學校的大門關起來，我們沒有自視爲僱傭勞動者，而把自己當作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一個成員，爲着祖國的獨立生存，不感疲憊的工作着，雖然過着最困苦的原始生活，但爲追求未來的光明，忍受了這一切。

校內沒有工役，我們輪流着煮飯和打掃整理屋字的工作。生長在都市與這種操作陌生而疏遠的我，並沒有感到苦，相反地，認真而愉快地虛心學習着：柴刺疼了手，火星灼傷了皮膚，我沒有懊惱；火，一次三次的引不着，我沒有不耐煩；打了水桶去拾水，肩胛被壓抑得作痛，但咬住了嘴唇不作一點呻吟。爲什麼要讓男子輕視嘲笑呢？我是不願示弱的！星期天我洗濯好了衣被，感到說不出的輕鬆愉快，唱着救亡歌曲，一件件曝曬在強烈的陽光底下，凝視着親自勞動的成績，我微笑了。

我沒有依賴人，我更要磨練起刻苦的精神，和過去的生活嗜好鬥爭，亦惟有這樣，才能堅持到勝利的明朝！

做學生到做先生

蘇　萌

六歲上我就當了學校裏的「哭死鬼」。哭死鬼雖然是哭死鬼，但有時我也做過玩皮透頂的頭竄。

我也和別的小孩子一樣，愛聽故事，每當星星伴着月兒在天空眨眼的時候，我就拉着鄰婦的手，要她講故事，並且還要講那些神奇古怪，變化莫測的故事。

十二歲那年春天，我考入××中學，這次我眞怕，一個個陌生的影子走動在我的面前，一陣陣陌生的笑聲探入我的耳朵，把我拘束得像一隻關着的小鳥。

坐了半天囚籠，回去就坐在門口哭，對母親喊着：「都是你！都是你！爲什麼叫我去讀書？」母親勸着我，美麗的長方形的白臉，眼睛有點濕，含着苦笑，不住地瞧着我。——現在那慈顏好像又在我的眼前飄動了……

時光一點點地流過，陌生的臉，陌生的笑，終於漸漸地，漸漸地變成了熟稔。我更染上了看小說的癖好，酷愛着文藝，追求着眞理。

抗戰的巨浪，把××中學轟入一個美麗的農村，同時也飛給我升學的障礙。學校裏開學了，來約我的同學都先走了，我爲窮困苦惱着，而母親更比我苦惱，因爲她切身受到封建遺毒的痛苦，自己不能受到高深的教育，因此期望女兒一代比她幸福些，所以她是力爭我求學的機會的。母親相當能幹，幼時也異常聰明，她曾告訴我關於她幼年的事。她讀書比舅父高明，但爲了這，外祖父母就不准她再讀。

這次她費了全力，終於又把我送進那美麗的農村——××學校所在地。

開學，上課，月考，期考，放假，每個學期都是這樣度過去，經過了四個年頭，（因爲是四年制的簡師），在一個不十分冷的寒假裏我畢業了。

在學校裏我得到好多知識：一、先生對女生特別放鬆，二、女生不能單獨跑到先生房裏去，即使你找不到伙伴也不能進去，否則不是旁人閒言嘖嘖，則是該先對你那個……三、死讀書的男生全否認女生的學力，四、沒有幾個女生敢獨個兒跑進圖書室，因爲怕男生開玩笑，因此女生減少了一部分精神食糧。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時眞太怯弱了，但還有許多姊妹們踏着我們的路走哩！怕羞的姊妹們呀！醒醒吧！

×　×　×

從學校裏出來，好像是命定的，就做了小學教師。

當「小教」使我滿意的，就是那許多天眞活潑的笑臉在我的眼前時，才感到有一絲愉快，精神上覺得有點安慰，因此嘴角掛起了一串微笑，痛苦暫時稍失了。

但和「先生」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要使你靜默無言，他們全講些無聊的甚至卑劣的下流話，還有許多先生們簡直「神化」（「腐化」之誤）了，他們主張對待女人要有「七出之條」，要「三從四德」，他們還提倡「童養媳」，他們的理由是很現實的（？），他們說童養媳的生活至少比娘家高明，他們更舉出例子——他們的家裏大都養着「童養媳」。既可奴役她的小力氣，又可繼未來的媳婦。

我還記得有一位能幹的小學教師曾說過這樣的話：「將來世界進化了，就不需要女人，蕃殖後代可以利用機器，再進一步沒人就可以滅亡了！」

做了一年多的教員了，因此對於小教的「神聖性」也知道了一點（當然還有許多我不曾知道），但是我在同事們中日常所聽到的是這些話語，是多麼卑賤的無恥的沒有教養的話語啊：

「一定刊物？哼！有這麼多的閒錢？」「強盜牌」還沒有錢買哩！」

「宣什麼傳？學生能把課本背得出，讀得出，寫得出就算了。」

「嘐！那一個女的多好看?!多漂亮?!……啊喲！有趣死了！」

「花瓶！慰勞品！日本佬的婊子！」

「……………」

現社會和母親時代並沒有進步多少，我們將怎樣衝破黑暗走向光明啊！

×　×　×

平凡的生活

行

二月九日

暮色沉重的踏上了原野，火車在濃密的雨絲裏，瘋狂地掙扎，謎一般的天，浸沉在不安的狀態裏，旅客們睜着期待的眼。當火車第一次停着喘息的時候，我狼狽的走出了車箱，心兒有點悵惑，在陌生的土地上去找一個目的地，在我倒並不是第一次，但是要自己拿着介紹信去見校長，倒是件傷腦筋的事。

遠遠地瞭見燈光，我自慰地說：也許到了。到校門口，我不安的站住了，用手探問的拍了二下門環，又縮回了。見了校長，怎麼說呢？如果他說教員已經聘定了，或者不用女教員，那麼我怎麼辦呢？無論如何，我總該有一個準備。

重重的又在門上敲了二下，出來開門的是一個大個子，好像同誰生氣似的向我瞪着白眼。我謙虛的問：「校長先生可在校裏？」

「沒有，沒有，你是誰？」大個子不屑的回答，我竭制住自己的難堪。

邊房裏走出了一個黃瘦的教員，一張胡瓜臉，讀了我遞給他的介紹信後，才不自然的指着邊房裏那張凳子說：「請坐。」

胡瓜的臉上鬆緩了些，「教育廳裏派來的女教員，……」他在向旁邊一位比較老年的同事解釋。

第一個，就給了我黯淡的印像，我默默的望着他們。

一切好像拍賣停當了，才被女同事引進寢室，我感到了一陣赦罪似的輕鬆，暗暗地對自己說：「這還是初次的交易呢！」

一躺下，日間的疲勞就拖走了我的知覺。

二月十二日

我又做起孩子們的導師來了，這種生活，儘自咒詛過一千遍一萬遍，然而我還是得耐心的把時日挨過去，一年，二年……，今年還是生活在孩子羣中，一連串的單調而平凡的生活，「算了吧，爲了衰老的爸爸，我還有什麼不能犧牲的呢？」

今天，我又同樣以阿Q精神，解決了疑難。

晚上抽空寫了封信給姐。

二月十四日

同事們睡熟了，我還在煤油燈下揮筆桿，攤了一桌的本子，我不耐煩的把它理起來，改了一疊，眼皮就合下來了。

窗外雨兒猖狂的跳着。

唉！……我抬起了頭振作一下。把整天的光陰和精力都消耗在孩子們身上，我總有點不甘心的，雖然我不是在做一個消費者。

二月十七日

到這美麗的小村子裏來，從沒見過太陽，今天例外的晴朗。

是春天了，——我驟然憶起。

午飯沒有吃完，大家都爭着去看新鮮事了：校役因爲沒有服從明先生的命令，而被明先生打得鮮血淋漓，窮人的血毫不珍惜的從校役的頭上湧出來，額上，頰上，地上，遺留着紅色的從先生的戒尺上打出來的血。

窮人的血，對我毫不感興趣，還原是常見的，我偷偷的走進房間料理我自己的事情。

二月二十一日

日子快得使我害怕。

生活的意義，我開始懷疑起來了，我的生存，完全爲了爸？春天，秋天，老了，衰弱了，一直到毀滅、生活有什麼意義呢？還不是這一套？

唉，我能相信我的生存，眞的是爲了爸嗎？

二月二十六日

寒冷的春天，薄棉被溫暖不了遊子的身子，一晚到天亮被窩裏沒有一點熱氣。

一清早，被小學生吵醒，冷被窩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很快的跳出被窩，來不及洗臉，就動手改作業。

晚上，硬被同事們拖去看崑腔，我也居然學會了腐化生活，在男人羣中任意戲笑，這可以說是天眞的表現嗎？

爸也許要引以爲哀痛，他不能想像他一向寡言的女兒，居然變得如此做作。

其實爸那裏知道呢？如果不這樣去應付，去迎合他們，我可能在這裏生活得長久嗎？

二月二十七日

同事們都去看戲，我也被拉在裏面。

他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找目標，我倒是虔誠的想從崑腔裏尋覓些舊戲劇的遺產。

一個高個兒的同事，一見面，我對他就有莫明其妙的好感，也許是因爲他像石，瘦長的身體，瀟洒的舉動，我想念久別的石而親近了他。

傍晚，他從朋友處回來，帶了點醉意。

從我們的校址到戲場，得爬過一個嶺，山路上，很多人跟前，他猛然抓住我的兩肩：

「老行，一起走，我和你前世有緣……唐伯虎還要去點秋香，……你就嫁了我……」一連串上靈的話。我嚇得跳到泥田裏，他瘋狂的追過來，另一個同事把他阻住了。

我心跳的速度，不斷的增加，心的創痕，已不可能消滅了，我痛恨自己，簡直成了浪子們的消遣品，至少我還沒有被生活逼迫到出賣靈魂的地步。

戲場裏，他們又侮辱了另外一個妖豔的女人。

「臉蛋兒長得如何？」他們問我。

「……」我屈辱的點了點頭。

與浪子們交際，使我傷心的事太多了。

回到床上，我儘情的痛哭起來，淚珠也許能洗去哀怨。

二月二十八日

起身很遲。今天這位先生有些自覺的怕羞，他自己承認是醉了，！醉不能消滅他藏在我心中的醜惡的面貌，「不能！」我在心裏明朗的肯定，我已經認識了他的醜惡的靈魂。

疲倦極了，最難容忍的是心的疲倦。憂鬱又來悄嚙我了。

三月二日

病雖壞的糾纏我，寒冷裏醒來，狂熱中睡去，昏昏地，做着綿延的夢。

鬧算得自己掙扎着去上，等剛想合上眼，孩子們又哭着來告狀了，我恨得用手在床沿上猛力的敲打，他們才又偷偷的逃了出去。

嘴渴得要命，偏偏竹又看戲去沒有回來，連點兒沸水都想不到喝。

三月十一日

翻出日記本，才知道自己躺在床上快二個星期了。

出了汗，人疲倦得很。

在病人的眼光裏，植物油燈找不出光明的象徵，那末悽黯。

伸手從抽屜下拿出了傍晚時接到的爸爸底信，我不敢重讀一遍，那些傷心的句子，太感動我了，爸說他這個殘廢的身體，保留着也沒用，寧可自己餓死，不願增加我的煩惱，教我好好的保重自己，但是現在呢？家裏一塊錢十五兩的米，他老人家已經在挨餓了，我抱了羞愧和痛苦交織的心情，在爸的信上狂吻……，……。

我慢慢的計算起這一月的薪金，請事假和病假就扣去了半個月，加上六塊錢的一藥費，再前些時同事們都輪流做東（請客），竹一定逼我也參加這玩意兒，吃了人家的，我又不能過份吝嗇，所以就請了二塊錢紅燒肉，算還債。可是這樣我已預支了下月份的二塊錢。

怎麼辦呢？病在生下去，假是要請的，薪水照樣扣，但，爸爸的肚子呢？已沒法再餓了。

好吧！老老面皮再去同總務處預支些法一個小教養不起爸，不是笑話？

唉！生活還不是這麼一回事？

我逃遁般的翻了個身。

桌上另亂地堆滿了藥子。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窗外又下起雨來了，春天的雨，綿延不斷的，窮人的恨，重重疊疊。

我不覺嘆了口氣。

今晚，照例竹又去看戲了，留給我的滿院子的寂寞與哀愁。

平淡的生活

曉放

時間在匆忙中流去了二年，從離校後我始終幹着這個所謂神聖的小教工作。

假使有人以爲生活是一坯苦酒，那末又將拿什麼切實的字句來形容我目前所過的生活呢？是苦？是樂？我委實不能很清楚的體味出來。

記得是個炎熱的暑天，我懷着苦樂不同的心情踏進了一個範圍相當大的小學裏，同事們態度的嚴肅和高級學生的又高又大，緊緊的迫着我不敢舒舒服服透出氣來。而且不時的能聽到他們的私議：「這位倒底是先生還是同學？像小孩子一般的人也來教書嗎？」這實在也怪不得他們，當時我的確還是個愛吵愛鬧才離校的大孩子呢。

爲人師的生活就這樣的開始啦，從此我就整天的在上課下課和學生們的故本中打旋。每天繁重的工作會使我感到厭倦，也曾有過幾次的深夜裏我會投下紅筆立過「永不再幹」的誓。然而那也只有片刻的煩惱，當明晨雞叫的時候還不是會在兒童天真的嬉笑中，懺悔自己意志的薄弱嗎？

環境的磨礪確是厲害不過的，和久別的同學們談話中知道二年來的生活的磨折，使自己不復是個愛吵愛鬧的孩子了。「嚴肅」「消瘦」開始接近了我。呵！那究竟是可悲還是可喜的現象呢？

其實，同學們說我消瘦和憔悴雖是值得一愁的，不過那是很快的會在我腦中消失，爲了工作，我滿不在乎自身的享受；而整天霸佔着心胸使我悶悶不樂的卻是怕自己和時代脫離了。呀！和時代離得遠遠的落伍者是多麼痛苦的，這裏很少有良好的報章雜誌供你閱讀，而且更沒有充裕的時間讓你安心的坐下來自修。這眞是我目前急待解決的問題。相信只要自己有恆心，肯努力，也不難克復的。

以上是我二年來生活上模糊的反映，假使有人還要問我究竟是苦？是樂？那讓我至誠的回答他：我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氣，幹着有意義的工作，那有不樂之理呢？苦的是缺乏精神食糧，今後我要爭取這種至寶至貴的食糧，使我的生活更充實，更健全，也更快樂！

海洋中的微波

小星

雖然已是過去了六七年的事情，而且還是孩子時代的事，有時細細地咀嚼起來的時候，却總還留着苦辣的滋味，隨着沉悶的縮影佔住心頭底一角。

還只有十三歲，剛剛從小學畢業出來，爸爸就死了，生活的鞭子驅策在媽媽肩上，她艱難的掙扎與喘息着，忍痛的停止了我進中學的步伐，我熱烈企求中的美滿的學業前途，只有夢幻似的成爲不可能的想像，那時一顆幼稚的心靈雖感到莫明的悲哀與徬徨。

一個當小學校長的親戚看我閑着可惜，同媽媽商妥了，說是叫我去補習補習功課，另外還很可以幫他做點事。不久，我在他老先生的管理下做了他的小徒弟。他很兇，又很嚴，我眞像怕師傅一樣地怕他，他緊抓住我稚嫩的心情。他利用我的純潔不懂事，當做一件工具使用我，他根本沒有叫我補習些什麼。

他把自己的兒子調出來另有任用，叫我做一年級級任和教四年級的算術。當我懷着好奇心第一天勇敢的去上課的時候，一年級的小孩子看見一個毫無威嚴的小先生，像田雞鑼鼓掉一樣，吵得無法收拾。四年級呢？他們有的比我高，比我大，在我跑上講台時，他們互相眨眨眼睛，拖拖舌頭的情況，我眞要哭起來了。我向老先生哭着要回去，他滿面笑容的說：「不要緊，不要緊，這批野小孩是賤骨頭，你只要拿戒尺用力打，打得他們痛得討饒就好了。」他又着實的鼓勵我一番，接着把一批「野小孩」賜了一頓，這就是他對我的培養和教育。我又非常拘束起來，老先生說：「年紀雖小，可要裝出點威嚴來，別讓人家看不起你」這個尊嚴常常阻礙着我跑向活潑的小朋友隊伍，只有裝着先生似的態度乖乖地看着他們，心裏羨慕，又痛恨那老頭兒，當他不在的時候，學生們也會來拖我去玩一場。

老先生一天到晚鑽在銅錢堆裏翻筋斗，計算着伙食要可以省下多少錢，沒有繳清學費的學生非叫我跪不可，×先生的薪金應該扣他幾元，……他叫我去打聽另外幾個先生可有說他壞話，監視他們有否去又賭去，或去××家裏「坐場」（偷老婆）。的確幾個同事每天晚上陪着老先生吃得醉薰薰地回來，胡鬧一陣，或是溜出去又一夜賭將，第二天眼睛矇矓，無精打采的上着課。可是我並不去理會這些，我成天的跟着另外一個閒逛，懷疑着這種教師爲什麼和我的校裏的先生不同？老先生說過：「他們沒有資格，只是來混飯吃的。」是的，會聽見×先生吃飽了酒歎氣：「媽的，在這個黑暗社會裏混得一天算一天！」可是我讀過的省立學校又是多麼完善呢？難道社會有二個嗎？我想我總要做一個完善的快樂自由的小學教師，但是，我怎麼離開這窒息的地方呢？我還是一個小孩子，媽媽掙扎來的錢不能夠讓我去求學，那裏來的資格去享受完善自由快樂的生活呢？日子更憂鬱了，我開始痛苦地沉默下來！

終於，四個月後，我跑回家裏，發誓以後不做這種沒有意思的小教員「自己沒有資格做先生，人家看不起小教。」像牢籠般機械的拘束的生活，再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事情。在家裏，因爲空閒着，天擠心媽媽叫我再去幹這勾當。

經過了無數次曲折掙扎，在媽媽積滿辛勞的額上又多添了幾條深痕的時候，我又重新過學校生活了，往事在新的生活的變動中是容易被遺忘的，但想到一批在「黑暗社會中混一天算一天」的小教們，自己雖幸福的叩入學校之門，這個沉悶的暗影却未曾消失過，心裏總像打着一個疙瘩。

× × ×

生活的波濤不猛烈地推進着，不允許人去固執舊的生活和舊的意識，一切都在改變中，進步中。像一陣旋風似的把我從學校捲到救亡的激浪裏，又把我從一個狂熱的圈圈裏推出來，跨進了有山有水有森林的美麗的原野中的一所鄉村小學。

今天，雖然依舊一無經驗，却已消失了當年的害怕，而是勇於嘗試這新的環境了，時代的熔爐已把我鍛鍊得堅強起來，陰暗的回憶有勇氣去粉碎它：可是面對着的是一個更陰暗的局面，那就是我們幾個女孩子，託人介紹職業，大多數地方說「我們不要女教師」！不是麼？社會上正流行着「婦女回家庭去」的暗流，這個暗流在擴大着，社會職業部門關起大門來，掛出「不准婦女入內」的招牌，這才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也經過了這嚴重流行病的打擊，僥倖的，我總算又做了小學教師，而且生活得很愉快。

小學教師本來是清苦的，加上目前的百物昂貴，誰能不在困苦中熬煎？我們幾個同事却是年青熱情，因此讓活潑緊張的生活克服了「清苦」。一天二餐六粥，一餐飯，自己挑水自己燒飯，在愉快中歡笑中鍛鍊着自己。老張過慣了都市化的生活，每在輪着她値日的時候，恐怕引不着火而燒不成飯，我們還是重重的圍着她，她悄悄地走到厨房裏，老早就生起火來。一桶冰毫不留情的壓在她的肩頭，簡直使她挺不起背來，可是她總於勇敢的站起來了！

早晨，太陽還藏在樹林背後，鬧鐘，叮鈴鈴……響了起來。「起來啊；」「一喂，起來！」一

點不允許你留戀一下被罵。跑到操場上，和從樹林縫裏擠出來的笑迷迷的紅太陽打了招呼。早操，打藍球是每晨規定的活動。午飯後，值日生喊着：「讀報！讀報！」讀完報後，跑去打個瞌，或者看點書。當陽光消失在山腰，迷糊糊的黃昏到來的時候，我們一羣又散步在溪邊的沙灘上，在波動的麥浪中間的夾道上，直到同夜色見了面，假如照着清澈的月夜，這個散步會更長久些。

記得什麼人說過：「青年的任務是學習」。只有學習才有進步，我們不是師範畢業生，更缺乏教育經驗，困難當然不會饒恕我們，我們只有去克服；起初，我對教育小朋友是非常冷漠的，總耐不下心，結果越心急越收不到成效，我看到這些孩子們的胡鬧，打架，野蠻，一點也看不到他們的天眞可愛。後來，我們共同來克服還不小的毛病，大家來研究教育的原理，方法，把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去。如：如何教導頑劣的小朋友，如何教導呆呆兒童，怎樣培養小朋友自治精神……在嚴酷的實際困難的實踐中又學習了新的經驗與教訓，漸漸地，使我糾正了許多錯誤的教育方法。那些小朋友們，現在看來是天眞活潑了，而且生活在小朋友的隊伍裏，更有感到無憂慮的輕快。我們更深深地相信着理論與實踐的連鎖，學習是克服困難的武器。

我們沒有忘記我們是站在抗戰大時代中的一個小崗位上，這個小小的崗位也應該不間斷的執行着時代的任務。我們做家庭訪問，使學校同家長的聯系更密切起來，更深入的去了解鄉裏民衆的生活。經一次訪問後，只要在村上不論那個角落碰見了村民，總會展開眞摯的笑容。婦識班成立了起來，幾十個熱情純樸的姊妹同我們團結在一起，學習着，工作着。

我們的生活是向着活潑，緊張，親愛，愉快，一切陰暗和困難在這樣的生活下面消失和克服了！

我們在平靜中安謐地生活着，像風平浪靜的海洋，偶然有些小波濤，也只是海洋中的微波。

× × ×

生活的磨折

小金

初春的天氣，不住的下着雨。S形的路上特別泥濘，一不小心是很容易滑溜的。

在細雨濛濛的早晨；我照例的從家裏到校裏去，手裏撑了頂遮太陽的小傘，穿了一套灰色半舊制服，脚上穿的一雙補了又破的黑跑鞋，怱忙的趕着路。

過路人們的目光都注視着我的全身，有幾個老頭兒嚷着說：「這樣大的人，撑了頂比涼帽還要小的傘，有什麼用呢？」

我低下了頭，更加快了脚步，但是路是那樣的難走，而又是那樣的遠，一顚一跛的走着，有好幾次幾乎跌倒！

好容易走完了這厭惡的三里多路，才走到校門口，汗與雨交流着，我三蹤二跳的跨進了校裏，時針已在八時四十分了，上課已過十分鐘，一種冷淡的空氣逼入我的內心，使我失掉了勇氣。看見那獨只眼的校長先生，板着青灰色的兇臉，用着極高的聲音盤問我，好像有無限的憤怒將要發洩出來似的；正在這時恰巧來了一個送死小鬼——一個學生背着書包慢慢地走進來，於是他又像餓狼似的拿起了戒尺，重重的打着那遲到的學生，嘴裏還指桑罵槐的罵道：「爲什麼來得這樣的遲？在學生時代會遲到，將來到社會上去做事情，也是一個不負責的懶惰蟲，你不要惱我兇，實在是我要你好！」這些話眞是一記記刺着我的心！

我漲紅了臉，脫掉溼淋淋發着蒸氣的破鞋；兩足凍得失掉了知覺，天眞的小學生們都圍攏來看我；其中一個小學生嚷着說：「唉！看先生，在雨天也穿鞋的，不穿套鞋，我姆媽要罵的，強要我穿套鞋。」蹺起了她穿套鞋的小脚給我看。

忍住了酸痛，裝着笑臉，一課又一課的上着，在忙與疲倦中，暫時忘掉了一切。

時針已走到了十一點半，是放午學了。雨是下得那樣的大，不回去吃嗎？要肚子餓。到外面買來吃嗎？化了五毛錢還不够一飽；而且身邊僅有一元錢了，家裏米已沒有，還是糴了米回家罷，於是重又穿上了那雙溼淋淋的破鞋，撑了傘，匆匆的走着；風與雨是無情地更大了，手裏的傘，怎抵得住這樣的大風雨？冷風劇雨直向身上、臉上撲來，又加上肚子餓，更引起了我無限的悲傷，小生學們的話還清晰地在我耳邊，「先生在雨天也穿鞋的，……我姆媽要罵的……」一雙小脚穿上黑的套鞋，活現在我的眼前。唉！我何曾不想穿套鞋？但要八元錢哩，每月的薪俸祗有十八元，米每元市秤一斤四兩；青菜每角三市秤，這是最宜便的菜，是我每天唯一的佳餚，也是我最厭惡的菜；菜油每市斤一元四角八分，柴每月最少要燒八、九元，連肚子也不能吃飽，那兒有餘錢買？人家稱呼我是「先生」，唉！多麼清高的先生，每天從早晨八時半起直至下午五時放學，一天忙到晚，還是要餓肚子……眼前一陣黑，脚一滑，撲通，我暈倒在淺水潭裏，肉與泥地摩擦而熱辣辣的痛，使我蘇醒過來，一溜烟的跳了起來，飛也似的跑去，自己哭不出而苦笑着——眞跌得像只落湯鷄！

走到了家，爐子的口張得大大的，無聲息的靜等在那兒期待着牠的主人去加燃料，使牠發威。我手忙足亂的劈着柴，點上了火，那爐子才漸漸的發出了威力。一面燒着飯，一面脫下了沾滿汚漿的衣鞋。因爲僅有這一套制服可出外穿。所以要急於弄燥了才可到校去上課，心裏是多麼的煩操着，同時又担心着遲到——鐵青色沒有血氣的怪臉，我實在怕見；因此要快些使牠燥，一不留神，衣服被火燒了一個洞——我拿了這唯一的衣服出神——眞是雪上加霜，不幸中又遇到了不幸！

酸痛的淚忍不住一顆顆的從眼眶內擠了出來。

時針已在一點十分了，還有二十分就要上課，爲了生活，只得振起了精神補好，這使人明明看得出是受了傷的破衣。半乾半溼的衣與鞋重又穿上了身，冷氣逼人，不禁打了幾個寒噤，爲了換取不能飽肚子的十八元——又冒着風雨向前走！

如此教師

映秋

做小學教師，教育孩子，是容易的，但却也是極艱難的工作。首先導師是否有刻苦耐勞，諄諄善誘，誨人不倦的精神，及對孩子和藹可親的態度。然而，在任職粉筆生涯中過了二三星期（因爲是半途進校）的我，却見到相反的徵象。多數的教師並沒有具備這種精神的條件。而且是敷衍了事，成天把精神消磨在賭博上，把工作也視爲賭博性一樣。

琴的課，暫時由我代替了，教室中亂嚷的聲音，使人引起煩燥的感覺；但當你高擎起教鞭進門時，空氣是比較靜肅了。原因並不是他們怕先生而是怕那根竹條兒，差不多在每一課中，平均都有三五個人受毒打，或因此痛苦（雖然那是頑皮的孩子），而且在這無輕重的挨打下，孩子們幼稚的心靈中會存在和加深了對教師的仇恨與頑強的妄行思緒，反正先生的面孔照例是鐵青，冷酷，兇殘，說了一句話會遭打，雖然在毫不留情的棒兒的威嚇鎮壓下，他們也有片刻的恐懼及寧靜，乖乖地坐一會兒。

翻開了書，孩子們目光的注射方向眞是五花十色，不勝枚舉，他們的注意力並不在書本上，也不在聽講上。

接着我叫孩子們輪流默寫與講解，那眞爲難了我，因爲在教鞭尖梢指着的孩子都是啞吧，瞪着眼，不做聲。原來琴從沒有向他們討還教授的債，對學生們眞是太慷慨了，因此，我才了解到他們所以不必用心聽講的原因。

夜晚的春風特別來得清涼，月亮挺出那健全的臉龐，將那純潔的光明普照了寂靜的大地。在它的亮光下，清晰地望得出那站立的樓房及俯首的茅屋；草木在涼風吹拂中簌簌作聲，遠處只有狗在吠。

後房不時地傳來那卑下的詈罵言語和笑聲、埋怨聲溶夾在一起，嘈雜得使人厭惡，四隻白洋燭照耀下的四個人，也有爲贏錢而歡欣大笑，也有爲輸去了鈔票而痛斷愁腸。

我凝視着月亮，沉溺在深思的大海中。

想起日間那個因爲繳不起米，來向學校討情的學生家長說：「米很貴，而且學生沒有一絲兒進步」。臨走時還輕輕的吐了一句「米，米，米，……給你們吃進去打麻將！」

打牌，那根本是有錢有閒階級爲消遣而幹的無聊的把戲，那裏是職業者所能做的呢？尤其負責教育使命的教員，耗費了兒童的時間，使他們毫無成就。教師的全部精力已都被「牌魔」攝去，終日沉醉在僥倖的賭技中。

抗戰的洪波掀起了救亡的浪潮，抗戰的巨鐘，振醒了人們的迷夢，時代的洪爐會鍛鍊出新的人生，難道就不能影響有智識的而且也比較不甘落伍的青年婦女？浪費了金錢和時間，摧殘了身體和意志，在賭博中腐化，麻醉了自己，爲獲取片刻的歡樂而入陷阱中去，難怪敵寇在淪陷區施用毒化麻醉的政策了。

晨曦透過了玻窗，射進寢室來，刺激着每張昏沉睡眼，把我們三個在朦朧中喚醒了。

「秋！替我去請一聲假罷！眞見鬼，昨晚上捱到了二點多鐘，結果還是輸了二十塊錢，我發誓今後再也不打麻將了！對不起，請你去告訴金，反正他昨晚答應給我請假的。」琴睜開着那惺忪的眼兒，倘香香地從她那牙縫中迸出了還似怨非怨的話，我記得他的發誓眞不止二十多了。

「秋！我只有第一節的功課，請你把我那條教鞭交給級長，讓他去維持秩序，不過你別去告訴金，免得叫別人代了課可要扣薪。」還是娥的話。

「然而，校長問你時，你就說我牙痛罷！」想不到琴在迷糊中還有些鬼主意。

「不，我才是眞的牙痛，你就說肚痛罷。」被提起注意的娥想奪取這現成的「報謊賬」。

「別這樣，人家會懷疑那有同時生病的，你不是只有一節嗎？讓秋敷衍過算了。」

她們的相爭，使我好急又好笑，我內心交流着慚愧與恥辱。

畢竟還是娥的關綿，說了句「太便宜了他」。即便收了這場滑稽劇的尾巴。

我飛奔似地跑出了房門。

進校的第一步手續是和英一同去拜見校長，說明我倆的來歷，並且還詳細作了一番自我介紹。於是校長笑開了嘴，點點頭，似乎很高興：「二位女先生，辛苦了，到這漫長山嶺的山窩裏來！」接着校長替我們安排了房間，在校長室隔壁的一間樓房裏。

校長是本地人，他家離校只有十五里，還有一位姓蔣的也是本地人，他們都是具有三四十年教育經驗的老先生，在一席談話裏，已够使我們佩服的。

從此，我們暗地裏時時在慶幸自己——能够在這兩位經驗豐富的老先生指導下工作，眞是我們太好的一個學習機會，何況這位校長與蔣先生又是那樣和藹可親！

所以，他們也總每次給我們滿意的。眞的，在

這裏，我們像是見到了自己的父親。然而，事情景竟是太理想了。

是正式上課後的第三天吧？一個下雨天的晚上，突然從外面闖進了一位梳着頭髻，穿着半長青布衫的中年婦人，她一手提着網藍，一手挽着被雨淋溼的頭髮，那雙緣起眉毛的眼睛，向學校的四週溜了一溜，立即衝向樓上的扶梯上去，一雙濕溼的脚印，是走得多麼的緊密而急追啊！

校長師母

·王芳姑·

「咦！這是誰呀？看她那副神氣……」我在問英。

「唔！她是誰呀？為什麼我們對她笑笑，她卻睬都不睬呢」？英和我一樣奇怪的這麼說。

片刻，好奇心慫於使我倆也跟上了樓梯。

果然，老校長的房裏就多了剛才進來的這位婦人。看情景：婦人只是板着面孔，那雙桂圓肉似的眼睛，不時的向着老校長溜去，尖起嘴巴，不說一句話。奇怪的是校長亦同樣的板起面孔，同樣的溜着眼珠，也同樣的尖起嘴巴不說一句話。

這個難堪得可怕的場合，不由的使我倆縮回了頭，連忙退了出來。

晚飯了，照例的我們在樓下大聲的喊：「校長先生，蔣先生，快下來吃飯！……」

「不吃了，我馬上得回家去！」出於意料的，校長在樓上這樣答。

於是，我與英趕快放下飯碗，趕快的跑上老校長的房間——

「為什麼呀！校……」

「嗐！到隔壁去看看我的師娘，校長止住了我們的發問，介紹我們去見師娘。

「呃！就是校長房裏的那位板起面孔，不說一句話的婦人」我們明白了。

「校長師母！吃飯去，你的脚溼了，快去洗洗，樓下有熱水。」我們笑着，像遇見母親般的快樂。

卻不料，她給我們的反響仍舊是板着面孔，只是「唔」的一聲，嚇退了我們的笑容。當時，我們真像是在慈母懷裏得不到溫存般的傷心，但我們總還竭力安慰自己——是這種脾氣吧！

在充滿疑竇的日子裏，什麼又都安靜如常，只是偶然間，師母瞧見我倆時，總有些怪相。同時，校長的態度，也漸漸異樣起來。自然，這些事，我們是不敢問，而且也不能問。

各級的教室佈置，已是件到不容緩的事，英與我打算把它他在近日裏完工。

「校長先生！彩光紙在那裏？我們來佈置教室。」

「在樓上，你們自己去拿吧！」一跑進校長室，師母恰巧坐在房裏。

「師母！一個人坐在樓上？到下面去戲戲。」我們一樣地與她招呼，然她總是那副老樣子。

「女先生，彩光紙有吧？」校長在樓下一面喊，一面他也上樓了。

當脚步聲快近房門時，驀地見師母站了起來，兇勢顯赫的伸出兩手，帶着一張紫青色的臉，提出去用勁的將校長撳了出去，直到蔣先生的房間裏（在校長室左壁）；當時，我倆吐了吐舌頭，也就走了。

接着，樓上一陣相打的聲音，把全校的人都弄得莫明其妙。

「嗬！是我，在等你，你會上來，你這老不要臉！」師母發瘋似的重拍起桌子，起勁地在罵。突然，師母整理起行裝，堅決要押校長即刻離校。

事後，校長離校是一件事，不離又是一件事。此後，校長對我倆的態度更異樣了。每次，他若遇見我倆時，他總要藉故設法躲開；漸漸地，他吃飯也不能和我們一道，被師母押在樓上，一切行動都不自由，無形中被軟禁起來。

有一天，我們發現師母將我們通校長室的房門鎖了，意思是要我們向另外的一頭門進出。這真太奇怪，自己房間的門，那一頭進出，是我們的自由，也是我們的權利。為什麼要師母來規定呢？為了這，我們就不得不問明其理由。

誰也料想不到，這一問，竟造成了她對我倆的總爆發，她在我們面前也就形成了瘋婦，她破口就罵：「二個小妖精，你們想怎麼？我是打出臉皮來看看你們的！」

索性這麼一來，把我們過去的一團疑竇，才完全迎刃而解了，我們沒有氣，也沒有恨，相反的，我們只是相對而笑。

是夜，又聽得隔壁的相打聲，哭罵聲，直到天亮。於是，次晨的吵着要回去，又是必然的一套。

由於接連吵鬧的魔力，使校長本身也就變了。好幾次，他曾為了一些小事，故意挖苦我們，刁難我們，更故意在師母面前難堪的責罵我們：「當教師的是要真能，沒有資格，就不配做教師——」

老校長啊！你難道不懂得我們是剛踏進社會幼稚的青年嗎？挖苦，刁難這又何苦呢？其實我們也知道你是完全為了要在師母前解脫自己，不過刁難、挖苦，消極的想趕掉我們了事，這總不是好辦法呀！

師母啊！在這抗戰的大時代裏，你的天地竟仍是這麼狹小！舊禮教的遺毒，不知殘害了多少人們，更不知封鎖了多少女人的頭腦！

■

優秀的下一代

亞菲

在孩子們的隊伍裏給敵人趕了出來，現在還是和孩子們生活在一起。

十月的天氣是和暖得使人感到舒適。

那是一個晴朗的上午，一陣秋風輕輕地帶來了清脆的上課鐘聲，孩子們早在教室裏坐得很端正了。我加快了脚步，跑進了教室，開始和孩子們研討着一個劇本——最後一課。那故事是在一九三六年的春天，發生在冀東香河縣香河小學內的一幕悲劇，是無恥的漢奸們殺害愛國同胞，消滅祖國文化並奴化後代子孫使其甘心作亡國奴的血淋淋的事實。

當我顫抖着聲調朗誦到級任教員對小朋友們的別離辭時，悲哀的情調激動了五十幾個孩子們的心弦，孩子們有的滴下了熱淚；當講到二個僞警察的捕捉熱愛着祖國那個級任教員時，又觸動了孩子們的憤怒；當講到勇敢的小朋友們的撕毀僞政府發下的新課本時，孩子們深深地喘了一口氣，孩子們終於微笑了！

「×先生，漢奸是中國人，自己做了敵人的走狗，爲什麼還要殺害愛國的同胞呢？」小朋友葉正禮跳了起來。「漢奸爲什麼不准中國人讀中國書？難道他不是中國人嗎？」

「傻子，漢奸懂得了這些，他還要做漢奸嗎？不准中國人讀中國書，那是要使中國人忘記了自己的祖國，忘記了祖國的語言文字，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將來拿了槍去殺害自己的爸爸媽媽和兄弟姊妹……」林旭光小朋友筆直地立在自己的座位旁，小眼睛裏投射出憤怒之光。「所以漢奸才該殺呀！」

教室裏忽然靜默。我很快地展開了記憶之頁，把時間拉回了三年前的現在，我沉默在回憶裏了：幾百個熟稔的臉孔在眼前搖晃着，我看見了許多，躺在血泊裏的小尸體，看見了許多揹着毛瑟槍的小英雄們跋涉在故鄉的深山裏，從這個山頂偷偷地爬到那個山頂，看見了一隊隊孩子們離開了，走向祖國的懷抱……，這些都是故鄉的孩子們呀——我懷念着他們。

「×先生，警報！警報……」

我頓時請醒了過來，「嗚—嗚！」那尖銳而悽慘的聲音正在耳邊繚繞，我們迅速地跑出校門向田野疏散了。

大地沈寂得像死去了一樣，四架敵機一圈又一圈地在城市上空盤旋，馬達[illegible]激了空間。「轟轟轟……」溫州的一角熄燈了，一團團的烏煙升向碧空。當烏烟的底層發出紅光時，敵機驕傲地在我們頭上飛向海邊去了。

「敵機天天到溫州來擾亂，使我們不能安心讀書，要是我有高射炮，一定打下那四架可惡的敵機。」一個孩子他緊緊地握着拳頭。從綠色的柑園裏走了出來。「我將來大起來的時候，假使還有敵人，一定要去和他拚命！」

「好孩子，你是勇敢的孩子，我們要把仇恨記在心裏，爲同胞復仇，爲國家出力，才不愧是個好國民。」

歸途中，我對這羣優秀的後代微笑着。

失業

·粟溶·

我想不到自己竟會失業了！

因爲我是一個小學教師，在目前「師資缺乏」，「待遇低落」的情況之下，像我這樣師範科畢業，曾服務過三年以上的小學教師，在「學歷」與「經歷」上是合格够配做小學教師的人。但是我也不以這個「履歷」做敲門磚。在我忠實熱忱兒童教育的工作中，也曾經得到服務教學優良的嘉許，和兒童們天眞的敬愛的安慰！照這樣，所以我很自信，自己在目前是不會「失業」的！而况我是一個二十多歲容貌性情並不惡的女性呢？——有人說我缺乏交際手段，不去與科長督學們接近接近！聯絡絡聯！或許這也是我這次失業原因中的一部份吧？

這學期校長換來一個陌生的外籍人，因之，我又無形的被淘汰了。同時帶來一批是新校長直接間接的內親戚朋友同學同鄉，和教育廳縣政府介紹來的教師，至於所蟬聯的一位老教員，當然是同共相當「人情面子」的背景。

幸好我是生長在小資產家庭中，而且在這半封建社會裏，女子無職業，依賴父兄生活也是平常的事，所以我失業了，還不致於餓死！

回憶起從前師範學校的一位老師對我們說：「小學教師是最神聖的職業，不爲名，不爲錢，守住

自己的崗位，爲教育事業而幹教育工作」。原來，我生活上還可得到家庭的補助，所以我能守住這清高的小學教師的崗位直到今天。

我出了學校後，即做了小學教師。月薪從八元，十元，十二，十六直到今年上半年高昇到二十元。聽說今年下半年可增加到三十元左右。可是我沒福享受，又被擠出來了。好似命運註定我該永遠不能得到「生活自立」。

「爲事業而事業」，「爲工作而工作」的高調，也只好讓我這樣的人叫喊。因爲我不一定要靠事業工作中得來的薪水來維持生活。

我想：假使像我這樣的女人，嫁給一位什麼長什麼官——文官在薦任以上，武官在少將以上——做姨太太，那末也許儼然會做起不辦公支乾薪的秘書科長起來。但，這又誰願意把「容貌」去換取這種「虛榮」呢？

現在我懂得了：「人生以服務爲目的」，「爲事業而事業」，這些是哲學家的理論。是不適用於現社會的。在今日的社會「爲事業而生活」是沒有保障的；「爲生活而事業」是爲人們所器重的。

但是，我又堅信：「社會上這種怪現象，終有一天會被消滅」！我們不能因顧忌害怕而消極，因「利己」而與之「同流合污」。最後我拿嚴北溟先生說的話：——

「這些畸形——社會上的黑暗——也就是我們繼續革命的目標，努力工作的對象」。我借這句話願與同命運的朋友共勉之！

我的一個學生

甫克

開學了，我又只得帶着行李，重回到校裏來。跨進塞滿着孩子們在繳費的辦公室，一個個熟悉又似乎陌生的臉嘻笑地又呈在眼前，我心中頓時感到一種煩亂的喜悅。他們在叫：「××先生！」「××先生來了！」我笑着點點頭，這時的快活是說不出的；我耐煩性地瞧着他們一個個出去，又一個個進來，今年的新生又添了不少。

這是一所在附近要算相當大的小學，學生有四百五十多，教師也有十餘人。

今年，我做了比去年高一級的級任。但我沒有忘記去年的天眞的一羣，我對現在所担任的一級感到生疏乏味，我常常本能地跑到去年一級去，和他們談談天，拉着他們的小手玩玩多快慰呵！

過了二天，我似乎覺得還有一個熟悉的小臉沒有見過，但是誰呢？又記不起，仔細地想，又似乎沒有這個人似的，我常覺得自己這種內心的矛盾，太令人發笑了。

到正式上課時，我決定把這個問題放開，讓自己專心於教學。

突然正在看報時，我猛然記起了我時刻憶念的人來—是一個上學期考第一名的女孩子，今年沒有來校，這一下把我急懷了，怎麼好讓她沒有來呢？一個品學兼優的孩子，或許她已來了吧！是自己想錯了呢？還是怎樣？但又確信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我沒有見過她。我急忙跑到他們的一級裏，用二眼向四面找：一遍沒有，二遍也沒有，三遍仍舊沒有，她眞的沒有來呵！

當天我就得到她的消息，說她因爲沒有錢不能來校，前一天已到外婆家里去借了，借來的話。可能來的，否則……！

我又感到一陣貧窮的重壓，自己剛來校，跑到校方去支薪，又似乎太寒酸了，我想，我要替她竭力設法的話，也只有老老我的青年臉皮。

一天過去，二天過去，我的心急得像火燒，終是坐立不安，我有時在這樣想：現在她該在拿了借來的錢歡天喜地的，走在歸家的途中了吧？過些時，她會來校繳費了吧？可是我又似乎見她哭喪着臉空着雙手回家，唉！這個問題佔了我整個心靈。

第三天的中午，她來了。臉兒很憔悴，天眞也逃走了，繳了一部分學費，沒有笑，也沒有叫我。我很難受，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就應該讓她爲萬惡的金錢苦惱着嗎？但是我的口閉着，我只將憤作不平的事記在心裏，沒說一句話；我懂得單靠我這張沒用的嘴喊喊是沒有用的，只有……！

虛榮之果

·郭菲洛·

在一個初春的早晨，我負起了簡單的行裝，到我的朋友——周驊所主持的鄉村小學來做事了。那是一所多麼寒傖的校舍啊！牆壁因為屋漏的原故，雨水刻上了一條由屋頂流向地下的痕跡，一株樺樹茂盛的枝幹，遮蔽了半個院落，教室裏的泥地上，蒸散着一種發霉的氣息。麻樓上有三個鋪着白灰的房間，在這陰暗的古屋中，眩耀着使人醒目的光彩。左面一間是學生們的俱樂部，中間就是教師們的辦公室，右面一間，是特地留給一位遠方來的女教師住，她在寒假中回家去了，現在房門上着鎖，裏面佈滿着蛛絲和塵埃。

整個早晨和中午，我們是花了很大的氣力來裝飾着這簡陋的校舍。傍晚周驊邀我到海灘上去散步（海濱離開學校約一里路），我們坐在崖石上，很久地凝望着被落日紅光所渲染了的洋面，和遠方船的渺小的影子。

「你覺得第一天的工作，比你所預料的艱辛嗎？」周驊掉過頭來對我說。「不！」我打斷了他的話：「我想過些時候，就可以和學生們相處得很好了。」

「很好，我希望你感受到你所表示的滿足，無論如何，我勸你抵抗各種使你回顧的誘惑，穩定地作現在的事，至少是幾個月。」

「周先生！周先生！」當一種銀鈴似的喊聲，流進我們耳邊的時候，離開我們一丈地方，出現着一個年青雅麗的女青年。她有着端正細嫩的臉面，黑大而豐滿的眼睛，鬱淡細長的眉毛，白而平滑的前額，裝飾着她烏黑的髮絲，面頰是橢圓的，微微帶點笑靨，在玫瑰色的嘴唇裏，她的平整潔白的牙齒，閃着明亮的光。

「月瑩，幾時來呀！」周驊從崖石上敏捷的跳下來，興奮使他的語調有力而宏亮。

「哦！剛剛從家裏趕來，校工說我們學校裏來了一位郭先生，所以我就立刻跑出來了。這位就是郭先生嗎？」她指着我。

「是的！」周驊說。

她微笑着走近來，很有禮貌地同我打着招呼：「你歡喜這個地方嗎？」

「我很歡喜。」

「你能習慣於鄉村中艱辛的生活嗎？」

「我一向都是如此過活。」

「那再好也沒有了，以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還要請你多多給我指教呢！」

她這樣單純而直率的問話，要給她完滿的答覆是很困難的，何況我又是一個口齒笨拙的人。

「多麼美麗的黃昏呵！」她仰起披着短髮的頭，望着高空的游雲，落陽射在她那發光的眼睛上。

「可惜你來得太遲了，晚霞已經變了顏色，不然很可以欣賞一下富有詩意的景色。」周驊拾起了一塊瓦片，用力地飄向海裏去，但是瓦片只在沙灘上發出了一下輕微的響聲，不知滾向何處去了。

「周先生很會開玩笑。我想先去清理一下房間，我們等下見！」她微微地向我躬了一躬，於是匆匆的朝學校那邊走去了。

夜的黯淡的羽翼，已經張開在晴朗天空上了。

我盡力地忠實而且活動地繼續鄉村小學的工作，一上來確實是十分的艱辛，我發覺我的學生大都是一些沒有受過教育的，而且又是無禮，和不馴的孩子，但是不久我的偏見是完全被推翻了，我漸漸知道這些粗魯的小漁民中，有着一種天然的優美的智力，和仁慈感情的胚種存在着，不過沒有人來啟發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他們學業上進步的迅速，是令人驚異的，我開始有着說不出快樂的驕傲。但是月瑩和我所抱的觀點，竟是完全的相反，她認為這些學生沒有希望了，在他們之間，她是看不出有什麼好的地方來，因此除了開初幾天比較熱情地上課外，以後她竟把這種發掘學生優良的胚種的職責，看做是一件可厭，而無意義的工作了。

她往往下過課後，含着滿臉憂鬱的容顏，呆呆地站在樓窗前，好像在思索着一件很遠以前的舊事一樣。碰到這種場合，總是我來打斷她的沉思的：

「怎麼樣啦，月瑩，你不大滿意這些學生嗎？」

「這是一羣不可教藥的蠢材，還會叫人滿意嗎？」她絕望地吐出深沉的嘆息。

「不！他們都是很有前途的孩子，問題倒在我們怎樣去啟發他們。」

「啟發他們，我實在沒有這樣大的勇氣！」顯然地她是被我唐突的語句所激怒了。

「轉變天性底傾向，是困難的工作，但還是可以做到的，我們在經驗上知道的。」我想竭力地拿實際工作經驗來說服她。

『那麼你來試試看吧！』她把眼光移到陰暗的角落裏去，喃喃地說：『也許是我自己太沒有用了』。

我彷彿受到了侮辱，但是我知道沒有力量把這個女孩子頑固的偏見說服了過來，於是便悄悄地走開了。

在一個月的時間中，我澈底地了解了她的全性格；她是熱情的，但並不持久，虛心的，但卻十分的固執，愛好真理的，但竟是幼稚的盲從，堅定的，但經不起較大的打擊，憧憬光明的，但是易受虛榮的誘惑……她是一個徘徊在明暗之間，靈魂裏充滿着矛盾的女人。

有一次她邀我到她的乾淨的小房間去，那裏在靠窗的地方，擺着一條長方形的檯子，和二把樣物的書椅，桌子上擺着一面圓鏡，一列完整的清潔的書籍，裝在書架上，牆上釘着許多小形的標語，裏面引證着書本上偉人的格言。她那窄狹的小床，斜放在牆角邊，摺齊得好像軍毯一樣的紅緞被頭，映閃着燦爛的光，這些樸素的裝飾，是表明了這屋子裏的主人如何愛潔和善於佈置了。她指定給我的座位以後，從書叢中抽出一本包着牛皮紙的書籍，對我說：「你看過左梨的女賊嗎？」

「看過，而且我熟讀了很多次。你對於這本東西有什麼感想呢？」我已預料這些話會招致來無窮的談論。

「一篇很好的小說。牠告訴我革命是一件多麼艱辛的事業，新的事物是如何在舊的陰霾的環境中孕育了起來……」她像背書一樣，源源不絕的背了出來，她想至少會獲得對方一點誇讚她的話。

「是的，本來創造一件有意義的事業，就是要經過長期的忍耐和受苦的，甚至還不惜犧牲個人的榮譽和生命。」我有意把話題轉移到她的身上來；「教育學生也是如此，困難是要去戰勝牠，迴避是可恥的。」

這些連她想都不會想到，簡直是一個字一個字的打進她的心裏，她的兩頰像成熟的蘋果一樣，泛起了紅暈，我不知道當時她是為了羞恥，抑或為了憤怒的緣故。我趕快她把面孔朝向窗外，為的是使她不致從我的眼睛裏，看出一種報復後的快意。沉默了一會，她的臉孔呈露着一種冷酷而嚴峻的表情：「我怕不如你所想像的那麼壞……」她的顫抖的語聲，掩沒在宏亮的鐘聲裏了。

的確，這之後，我發覺她對學生的態度，已大大的改變過來，而且比什麼人都熱心於自己的工作，但是却在這個時候，發生一件動搖了她的意志的事情來。

在我們學校附近，駐着一連保衛海防的軍隊。連長是一個四十開外，性情暴戾的軍官，那副睡佈滿油光的面孔，露出冷酷的表情；他那垂下的眼睛裏，永遠閃着一種狡黠惡意的貪慾，鉤的鼻子下，蓄着一叢日本式的小鬍子，更增加了他面貌的醜惡與可憎。由於在防守期間內，沿海局勢的鬆弛，使他竟完全沉湎於酒場中，每天他要從酒館裏喝得爛醉才回來，那時就像一隻激怒了的野獸似的，毫無理由的辱罵和鞭打着他的部下，整個屋子裏充塞着他急躁的叫聲。

一天的早晨，我照例地跑到學校裏去上課，初夏的太陽昇起來已經好半天，我正担心着今天的遲到，但是一到學校裏却被一種稀有的靜寂驚駭住了：教室內學生正在默默地作着功課，代替教師的，是一個拿着鞭子的校長，這種現象顯然的，只當縣督學來視察的時候，才會看見的。被不幸預感所擾着，我跨進了辦公室的門檻，周驊正在屋子裏焦急地渡着圈子，他的蒼白的臉色，證實了我預感的正確。

「怎麼一回事呀？」我惶惑地問。

「靠近一點，」他把嘴貼到我的耳邊，用着一種談論機密似的聲音說：「昨夜，那個王八蛋的連長，灌飽了黃湯，闖到她的房裏去，被她痛罵一頓走了，今天一早她就向我辭職，說是受了侮辱，我勸了她好半天，還是不聽，這個人真一點固執，這樣，我們所受的委屈，去向誰訴說呢？那末大家都不要幹了……」

我像掉在冰窖裏一樣冷却，彷彿她銀鈴似的聲音又在我耳邊響着：「當災難來了的時候，我們要鎮定，當恥辱加在我們身上，要抗拒……」

月瑩總算沒離開學校，但是從那天以後，她是一直浸淫在可怕的憂鬱中，她那生長在海岸邊上海水一樣汪洋的大眼睛裏，泛着那枯澀了的夏日水窪的神情。我了解她這顆稚弱的心經不起打擊，那被蠹虫咬過的傷口，是要留給她好多時候的難堪。

夏天在海上，是一個多變的季節，往往當人們喘息在溽暑下的時候，天空上驟然籠罩着沉重的陰雲，在閃電雷鳴交織中，一陣可怕的風雨就來訪問人間了，於是地球因懼怕而戰慄，一切脆弱的生命，開始在自然強盛威力下毀滅了。人類也同樣生活在一個大動亂時期中，如果沒有堅強的意志，來抵抗外來壓力的話，終於不免要和暴風雨下的草芥遭到一樣可悲的命運。

結束了A鄉村小學全部工作後，我，周驊和月瑩，都加入到A縣暑期救亡工作團，這是由小學教師和各界青年所組織成的一個短期義務性質的團體，牠給A縣帶來了無比的興奮和狂熱，像在一池靜寂的死水裏，投下了一顆石塊，這熱潮的餘波，久久振盪在漁民樸素的心田中。

雙七抗戰紀念那天，為了義賣獻金，我們在A縣以整大的形式公演了三天的話劇，頗得許多觀衆的好評。月瑩在這一次的演出中，因了她圓熟的演技和合適的身材，使劇本的收穫是相當的鉅大，第二天在A縣許多地方報紙上，一些無聊的新聞記者，都把她公推為「有演悲劇的天才」和「本縣話劇之大台柱」，如果說捧場是給一個演員以鼓勵的話，那末我寧可不要這樣的鼓勵；因為我親眼看見一個很有前途的女性，在庸俗而廉價的捧場中溺斃了。

之後，我們又受到各界的邀請，連續公演了幾次話劇，在那裏我們同樣是被熱烈的招待着。跟着演出次數的加多，月瑩的名字慢慢為人所熟悉起來了，她的週圍經常地環繞着許多年青的追求者，整天的時間她都消磨在赴宴和閒談中。起初對於這樣一種不自然的應酬，她是感覺到非常的厭惡，不甘墮落的慾念，在她的心裏強烈的燃燒着，使她在毀滅的邊緣上徬徨了起來；可是沒有堅固意志的人，是經不起環境的誘惑，感情終於俘虜了她最後的一點理智。不久她便完全習慣了社交上的應酬，我們藝術的天才，在各種場合中成為官員們追逐的獵物了。對於同志們忠誠的勸告，並不能挽回這女孩子墮落的傾向，從她那裏只能聽到一句冷冷的回答：「一切都是為了工作。」

在檢討半月公演的大會上，我們毫不放鬆對月瑩缺點的糾正，從四方八面拋給她許多嚴正的批評。她默認地低垂着頭，聆着大家對她的制裁，她的靈魂的隱痛，流露在潮溼的眼睛裏。第二天在我們未醒之前，這位好像在鞦韆架上，動搖不定的女性，終於自暴自棄地離開了團體，投入別人為她設的獄網中。

不久我也離開了故鄉，重新過着飄流的生活，

可是月瑩的影子，仍不時竄進了我的記憶中。二年以後，為了一件小事，我又回到家裏來了，在一個黃昏裏，當我經過縣城一家大酒館門前的時候，那一個盛大的宴會正在散席中，從許多歸去的賓客中，我遇見了一位衣冠華麗的軍官，他的佩劍在腰間閃着白光，帶馬刺的皮靴在柏油馬路上，敲出沉重清朗的聲音；和他並排走着是一個貂皮大衣的女人，在昏暗的燈光下，終於我辨認出她就是月瑩。二年的時間在她的身上改得多麼令人可驚！以往她那種青春的高貴，幾乎已消褪無餘了。她在我面前突然的站了一下，像是非常愉快的笑了起來，嘴唇喃喃地動着，但是突然人格分裂的羞恥，使她斂起臉上的笑容，她那擁有腼腆的雙頰更顯得紅潤了，但當我想叫出她的名字來時，她已為那個軍官拉走了。我也沒有追上去，只是心裏不禁黯然：虛榮對於一個女孩子是多麼可怕啊！

期待在優待聲中

張梅

優待小學教師，這雖是政府早頒佈了的法令，可是，望得頸酸，終未見兌現，我們不得不仍舊捧住半飢餓的肚子，叫下去，跳下去，誰來關心我們呢？

到底我們過着怎樣的生活呢？這裏，先來看一看唱獨脚戲的「保小」的教師生活吧：

「嘟……嘟……」，照例的，每天那滿載旅客的汽車底得意的叫聲，就算是起身鐘了，（六點鐘）。睜開兩隻睡眠不足的浮腫的眼，就見到對房的佛堂前僵立着底兩個無常鬼，一黑，一白，拖着長長的紅舌，戴着挺高的帽子，向你怒目而視，使你再也不敢貪睡。

老套頭，一起身，先得做校役，掃地，抹桌……，房間整理好後，進廚房，生火燒水，所謂開門七件事，大概也如此。七點——八點，這是每天僅有的自修時間，有時還不到八點，就聽到外面砰砰磞磞的磚頭石頭在門上亂敲的聲音，那班拖鼻涕的小爺來了！他們一進校門，連夜所遺留下的殘餘底寂寞，都趕跑了。接着來的，是一連串的小官司案子，吵鬧，打架，偷東西……，不到上課是解決不完的。

假使處理得不小心，又會帶給學生家長的責備，尤其是不便得罪那幾位支持學校經費的鄉紳的子女，否則，你就有被歇退的可能。

上半天，整整地要叫三個多鐘頭，學生的程度是參差不齊的，一年級的，四年級的，連五六年級的都有；你在這邊教，那邊來問，後邊又在叫，甚至前排的幼稚生，打起來，哭起來，所謂複式教授法，也難以施行得好。

有時，碰到敵機光顧，還得把孩子們疏散；當轟轟的重磅炸彈丟下地，震驚了稚弱的小心靈時，他們就不顧一切地，大哭大叫起來，這時我將負怎樣大的責任？真是啼笑皆非。

學生，一到放午學是最高興了，睇着小眼睛嬉開了小嘴巴往家跑，他們的媽媽會捧出熱氣騰騰的飯來；可是，我呢？淘米，洗菜，一樣樣的煮起來，直到吃下肚才安心。不，還要洗碗鍋，忙上幾個鐘頭，結果，總吃不到一餐完美飯，因此對於吃飯，再也不會像他們那樣有興趣了。

本來，從飯後到下午的上課前，這個時間可以休息一下，可是，小爺們是不肯放鬆你的，翻牆，爬樹，甚致毀神像，把一尊尊的神像，都塗成了鬼臉，或是斷頭折臂。結果呢？引起村上善男信女的交涉，要避免善男信女的麻煩，只得常常當心他們。

下午的幾節課，簡直疲勞得難以支持。

當太陽把頭縮回夢鄉的時候，我才能鬆口氣，像牛一樣。這時可算是每天最愉快的一剎間，田陌上散散步，唱唱歌，或是和農民談談天，可稱爲最開心吧。

晚上，有些課卷要批閱，假使想看看雜誌，那要十一二點鐘才能睡，這時是老鼠的活動時間，樑上，床頭，亂叫亂跳，真像神鬼活起來似的，叫人毛髮悚然。

再說我們的待遇吧，每月四十元，伙食要用去廿五——卅元。因此每月僅能留得幾個買書報雜誌的錢，有時碰到村上士紳家有事，還得應酬掉幾元，常常弄得洗衣服的錢也沒有，就自己來洗。

假使是男教師，別說養兒育女，怕連老鼠都養不活。

其次是教材問題，也無所謂戰時教育，這不過是個改良私塾罷已，不但學校和社會分開，好像和抗戰也離得很遠。

「照書本上教好了，什麼活教材，戰時教材（讀報，時事解釋）都不必！」這是校長（保長）的再三叮囑。

可是，教育是建國的基礎，戰時的教育事業，更是抗建工作中的一部門，而教師，就是新中國的建築工人。要建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首先要認清教師在抗建過程中的重要性，因此，政府當局，在去年就頒佈優待法令，改善教師生活，提高教師對教育事業的興趣，和增進工作效率。

可是到今天呢？優待法令還是一個畫餅充不得飢？我還是期待在優待聲中！

座談會：

解決女小教的痛苦和困難

黃 行

黯淡的青油燈下，踏躡着幾個青年人的心，我們還帶着白天的疲倦，美和云□了家來探望我們。當幾個都是捧一教書先生一飯碗的人湊在一起，教書的問題，會希奇百怪地鑽出來。我們也就習慣地彼此一笑，含了苦辛；也含了悲怨，但今天菊卻皺蹙了眉兒的抬起了頭叫着：

「一我們什麼讓痛苦悲怨永深地在肚子裏呢？我們不可以討論些補救的辦法一？好像發洩了積累在胸中的多年的委曲。」

大家一致贊同了，美和安臉上掠過了一絲含悅，一致推舉我記錄。菊說：「也不能求誰的同意，自己做主席一。」[illegible]的笑搶着說：

[illegible]

報告完後，大家靜默了，過了一會仍沒有人開口，菊急得亂喊着：「你們快講呀！你們快講呀！」

「一一不要亂了秩序！」杏以主席的資格教訓着她，她才執起了筆，靜靜地等待着。

美：學生的故意搗蛋，我真沒有辦法?!（過了好久她才說出了這兩句。）

菊：（放下了她的紀錄筆，嘆了幾聲，然後才說）教員太不自由了，空閒的時間太少，我想看書，亦沒有時間，一一真糟糕透了。（她好像感到不夠，似的又加上了這句。）

云：（經過仔細的思索之後，才慢慢地說）對於頑劣學生，真太困難了，有許多學生的家庭還時常要來麻煩。

主席：本來學生是應該多活動的，但在那古老的[illegible]

[illegible]

還要怪責我們社會的不合理，[illegible]

能適合兒童興趣。那我想學生一定會好，所以不好，不全是教育問題，而且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如果有要健全的教育，那就該先把社會合理化起來。

美：我補充點意見，我們還應該實地去把社會合理起來，不能單靠嘴巴，空想！

云：（肯定地）第一、在這樣一個重男輕女的社會裏，女子當然會偏被蔑視，第二、還有部分女教員們自己表現得太輕狂，引起人們反感，所以女小學生們也對女先生輕視，或加以侮辱，所以尊重自己，態度嚴肅也很重要。

美：使學生不故意作弄先生，首……

主席：（不等美說完，搶着說）我想……

菊偷眼望了望杏，伸伸舌頭。把下面的話記住了。（[illegible]

[illegible]

稻的生長

續，即每畝田須耕約三斗。

五、管理：秧田管理除了看季節去外，還注意防除害虫，害蟲三化螟正是在這時發生，此時若予消滅最有效之辦法。秧田灌水和宜日間排洩，使受日曬，晚間灌水以使水份蓄保地溫。秧田秧約三寸以上，灌水後不必再動。秧田施肥可視其必要而施用人糞尿，普通可不施。

秧田期間普通是四十至四十五天，秧苗葉尖現黃色時，就是秧苗成熟的象徵，這時就可移栽。

乙、本田期

一、整地：本田整地工作和秧田辦法不同，冬季不種作物的，應該在冬期行深耕，使土壤風化，並可防治虫害，春季再行淺耕，至播種前灌水施基肥後，再行耙平即可。冬季種小麥、豆、油菜、或紫云英（草子）的，待作物收後，即行深耕，並灌水，要土軟，隨時再施基肥，及細耕泥爛起水，並耙平整而後移秧。

二、移秧：（移植）秧苗發後即可移植，移秧苗時先起，再成小把，即加插其根，運至本田分插，插秧入土不可過深或太淺，約五六分就夠，插秧距離，及每穴株數視其土質而異，插秧時期亦是，現將最適宜之插秧法列后：

A移植期：早秈稻——五月初至月中最好。

中秈稻——六月八日至廿六日最好。

晚秈稻——五月下旬六月上旬最好。

晚糯稻——與晚秈稻同。

B每穴株數：早秈稻——至少六株，最多十株。

中秈稻——四至七株。

晚秈稻——三株至五株。

晚糯稻——四株至七株。

C距離：作物栽培距離與生長有關，太密作物不能充分生長，地力消耗過份，太稀不經濟。一般水稻之適距如下：（行距X株距市尺）

早稻6X5寸 中稻9X7寸 晚稻9X7寸 晚糯9X7寸

三、施肥：稻田之施肥也可分為基肥與追肥，浙江省一般施用之肥料大約如下，至其施用量看田之肥瘠、土質、肥料種類、稻作品種而定。

A基肥：綠肥如苜蓿及堆肥，廐肥，宜於冬季時施用，使其充分分化，普通農家均於插秧前施用。其他如豆餅骨粉等宜於春季施用，農家均作追肥用。

B追肥：人糞尿，化學肥料，草木灰，石灰等。插秧前及稻作生長期內施用，普通在分蘖前，及孕穗前均施用一次。

四、管理：稻田管理工作如中耕，除草，灌溉，除蟲等。浙西雖沒，浙東較緩約，普通將稻中耕除草合併行二三次。灌溉要看雨水多少而行，灌溉器具一般均用人力水車，牛力水車。在浙江杭嘉一帶近年已有利用機器抽水灌溉。在分蘖及孕穗期田間應保持充足水量，待黃熟時可將水排出。稻虫害以浙省最多的虫有三化螟、蝗虫、葉蟬虫等，稻有稻熱病，稻葉病等：防治法各異，因篇幅有限不能多述。

五、收獲：稻之收獲不可過早或太遲，普通在黃熟後完熟時收獲，將稻在離土二三寸處（為防治螟虫害宜在近地面處割下）割下，捆成小把，向稻床上打脫穀粒。亦有在黃熟期初將稻割下，運回家中，分掛空中，待稻稈乾後，使穀完全成熟脫粒。這方法在於潮濕人力，及防風災鳥害。收穫時期則因稻種、地區不同而大異，亦因插秧的遲早和耕作方法不同而有出入。大概早稻在七月間，中稻在九月間，晚稻在十月間，十一月亦有。

穀於稻作之生產過程大致如上所述，由穀變成米的手續極簡單，我國農家都用木礱或泥礱，將穀放入礱中，礱成穀殼與糙米，用風扇扇去穀殼，用篩篩去未礱分之穀粒，所得糙米置臼中搗成白米，即可供食用。在山間亦有完全利用水力臼搗。沿海大多數近的農村多用水碓舂米，由三套變成白米，農民負擔是不少。

四

「食米缺乏」，在今日已是不可否認的現實，浙江省素稱魚米之鄉，但我國歷來向來不足自給，最高大量洋米的輸入是歷史的證明，以民國二十一年是輸入最高之年，但浙省歷年缺米數字上，進口外米就達一千三百五十萬公擔以上。

自抗戰軍興以來，我國若干產米之區被敵寇佔，大量農民從軍，後方人口驟增（大部是市民和工人），同時因戰爭的需要，使大批青年壯丁離開田園，走上前線，生產力削弱，在這種情形之下，食米生產量減少，不足的現象也就更嚴重。

所以在今日解決食米的問題，這是從加強管理，合理調劑，節約消費，減少消費等各方面入手，其主要的在增加食米的生產量使其生產不缺乏。

我們認為，在這一大的戰爭大變動時，在長期艱苦的抗戰中，不少壯丁都參加大的戰爭，後方農村的直接生產者青年男子，就是農業生產的工作就要全靠勞動婦女們擔任，她們在年邁老農夫指導之下，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替代了勞動力，開發和支持後方經濟資源，和供給生產品，加強國家戰爭實力。

我國農業生產上向有婦女的地位，浙江婦女參加插秧灌溉收穫的工作，到處可見，實際上除了耕地外婦女在生產上擔任十分重要和繁重的工作，所以婦女都可能擔任。在這最後勝利到來的前夜，我們希望婦女姊妹們，爭取自身的獨立解放，爭取國家民族的勝利，快準備到農業生產的陣營中來！

地方通訊

被凌辱的姊妹們

——獸軍在永嘉的醜態——

鈞澤

永嘉是一個商埠，資本主義的觸爪已經爬上這塵海關城市。民衆雖然過着二十世紀的生活，頭腦中却存着十八世紀的思想。大多數的婦女，是被壓迫着，束縛着，甚至蹂躪着。抗戰後，永嘉成了小上海，大都會的罪惡逐漸侵入，因爲營業發財者增多，以致許多被剝削的更加貧困化，勞苦大衆的妻女們，和無法維持生活的小公務員的妻女們，一個個含淚走上了墮落的道路。商品，賭博，娼妓成了永嘉的三多，永嘉的婦女就整天呼吸着這種糜爛、腐化、罪惡的空氣。

獸軍像暴風雨一樣在四月二十日襲擊到這表面上繁榮的永嘉來。因爲獸軍來得突兀，同時政府沒有通知民衆疏散，所以許多民衆都還在城中，不及逃避。等獸兵在各街路上放了步哨，掛起紅膏藥旗之後，城內居民才知道獸軍已進了城。這些被禁的民衆是怎樣渡過那苦痛、悲憤的十二天，是不難想像的，特別是姊妹們是怎樣被凌辱的，現在僅將我所知道獸軍對婦女的獸行，記載在下面：

一、獸軍開了本縣米倉後，除了故意示惠讓地痞們拿去變賣，還允許老百姓以雞蛋等物去換米。一個姓吉的老婦人，聽信了漢奸們說「皇軍」非常客氣的宣傳，拿了十來個雞蛋去換米，不料「皇軍」笑嘻嘻的把雞蛋收下後，竟把她綑在長凳上輪姦了她。以此可以看出獸軍即使在這種小場合，也十足表現出牠們不講信用，反覆無常欺騙的卑劣天性，和淫蕩的行爲。

二、兩個獸軍闖進醉巷裏一份人家，屋簷下正坐着一個年青女人，一個獸兵馬上跑上去拖她進行姦，另外一個便闖進屋內，屋子裏都是年青婦女，她們看見巷前的醜態和即將臨到自身的侮辱，都嚇得大家喊叫起來。忍受了很久的男人們，看不下去了，聯合起來，憤怒的衝進廚房，拿出菜刀，火鉗，夜壺等來同獸軍亂砍，亂打。兩個獸軍忙搶袴鼠竄，連刺刀都忘下了。這使我們深深的領悟到只有奮起抗拒是圖存的惟一道路。

三、在本縣城區附近垟兒地方，獸軍追逐一個鄉下婦女。她爲了不甘給牠姦淫，追到河橋將追上時，她便縱身跳到河裏去。那些獸的皇軍竟把她撈上來，赤條條濕淋淋的在露天裏輪姦了。事後經她家人救回，已經半死了。

四、本城四顧橋某饅頭店的老闆娘，被兩個獸軍追趕得逃到樓上去，一個獸軍追上去，一個站在樓下守。她慌慌張張的逃到床上把帳子放下，獸軍大喜，忙把衣服，皮帶等都一齊解下，將刺刀掛住門，也擠進帳子。她急中生智，使命令獸軍先睡，自己藉脫衣爲名，下了床便偷偷走近門邊，拔下刺刀，她開了門，心一慌，刀掉在地上，獸軍驚得跳起來，她忙三腳兩步走到樓梯邊，來不及走就滾到樓下去了，幸而樓下有許多男人在，樓下獸軍不敢拉住她，她就趁機逃走了。

五、肉店樓上一間樓房裏有一個女人正在洗澡，獸軍走進她的屋子，她便赤足從窗口跳出去恰巧跪在樓下肉砧上。買肉的人們問她：「你不怕跌死嗎？」她說：「我甯可跌死，不讓日本鬼糟塌！」

六、一天黃昏，一個以革命爲業的諸暨小姑娘，她只有十三四歲的光景，在路上走過，被獸軍看見，就在街上當衆姦淫了她。

七、一家姓季的人家，住在小南門。家中一夫一妻一女，丈夫季某巴結下野的小軍閥。「皇軍」到了他家，他殷勤款待，大宴「皇軍」；宴罷，「皇軍」獸性大發，竟輪姦了季某盛裝侍酒的妻子。這很可以給認賊作父的漢奸們一個大教訓！

八、獸軍在城內一個官長，給了他寵倖的娼妓一個小照片，意思是如有別的獸兵來騷擾，可以拿這個照片給牠們看。次日果然有兩個獸兵闖入，她忙拿照片給牠們看，牠們看後竟不買賬，仍輪姦了她。獸軍官長的命令也毫不發生效力。

九、獸軍入城不久，有七位某校女生得到這個消息，忙着一起逃避，碰巧在路上遇到三個獸兵，看見她們的裝束知道是女學生，就跑過來想侮辱她們。她們登時團結起來。結果七位女生一起衝擊，獸兵也被打死一個。雖然以七比一是太不合算了，但她們英勇不屈的精神是值得讚揚、欽佩、和效法的！

十、獸軍撤退時，帶了許多婦女去——有的說一百多，有的說七十。我在永嘉認識的很少，但我所知道的已有兩個了：一個是某某家的女兒，還有一個是某家的媳婦。這些可憐的姊妹們的未來命運，大約不外三種：一種是帶到上海去做慰勞品；一種是玩膩了丟在海裏；一種是她們忍受不了苦痛而自殺。我們替她們想想，她們是怎樣去挨受這苦難的日子？爲了她們，全中國的婦女更應該緊緊的團結起來，擔負起抗戰救亡的任務。

不過以上只是零星的記載，事實上，不知有多少類似的悲劇發生在黑暗的十二天中，有多少姊妹被獸軍凌辱，讓我們記住仇恨！在洗劫後的永嘉，本着這次教訓，應時刻有應付暴風雨襲擊的準備，永嘉的姊妹們能從此走上自求解放——參予抗戰事業——的道路，劫後永嘉應該以嶄新的姿態挺立在東方海關之上！

災難裏的紹興婦女

林里

一、

載負着一百個靡麗的故事的紹興，終於在四月中旬，又第三次的陷落了。

從二十九年春初蕭山淪陷以後，紹興就儼然成爲一個浙東最前線，也是最繁榮的城市，但是在往常，我們在紹興的街頭是找不出一絲戰爭的烟火氣氛來的，滿街的昇平氣象，直到去年秋天的敵寇竄擾，而到敵人退出以後，紹興又回復當日的平靜了，但這靜謐是一面的，我們在城市的背後，可以看出一個猙獰的巨人，他的名字叫做饑荒。

饑荒正像是一張血口，更其殘酷的將紹興捲入在一個畸形的圈套中了，城市裏憑着商人的走私獲利，而姿發幽現得熱鬧起來，而四分之三的農村，便陷入在死亡與飢餓的黑暗的深淵裏了。

當今年春，正利的時候，而敵人卻伸展了罪惡的黑手，帶着血腥味，將這片綠色的田野殘害和掠奪過去了，不堪設想的農村廣大人羣的命運，更罩上了冰樣絕望的死亡與統治，而在帝國主義武力直接迫害下，封建勢力日益抬頭——漢奸，僞組織，地方土豪的欺凌下的農村青年婦女，便被宰成牛羊，在災難中更其接近悲慘的暗影了。

無論怎樣，敵人總要把無恥的姦汚與蹂躪以及一顆仇恨的火種，帶給年青的姊妹們吧！紹興的陷落以後，敵人獸性的發洩是當然的，經過一段時間的任性的無秩序的到處姦淫之後，所謂「治安維持會」就由市儈們金逆湯侯，朱逆仲華等組織「成立」了，但這些紙上是「治安」的幌子，實則上無非更其便利與加重對民衆的殘害與壓迫而已。

在饑荒壓平而破產甚至崩潰的農村家庭經濟，在敵人與漢奸們的掠奪裏，便現得更加荒凉而陰慘了，在生活的迫逼下無法離開農村的青年姊妹們，便更遭受了敵人無次數的姦汚，除由漢奸羣抽去獻奉「皇軍」「慰勞」的之外，由於敵人下鄉騷擾，婦女的命運更在不可知的黑暗中摸索着。

幾星期內，我們可以從每個農村的角落，聽到許許多多無數使人悲憤的凄凉的故事：在城西的柯橋鎮的鄉間，一家赤貧的莊稼，敵人進去輪姦了他們的女兒，她的媽在屋後氣得發狂了，但當她尙未接近他女兒的身體時，幾個眼內閃着火一樣惡毒的光底敵人，早將她拖下來了，她的衣服已經分裂得像一朵灰色的花，她像着了魔的瘋神慘叫，但終於就在這屋前，她的褂子碎了，她的身子在敵人再三刻薄的玩弄下分裂開來了，血染紅了門前的碎路，她以倔強而遭屈辱的心死去，她的女兒正無力地張望，但她已被蹂躪而昏沉，靜靜的躺着血……這還是在敵人「和平」的旗幟下的勾當。

在敵僞血腥統治下的紹興婦女，是永遠走着一條那麽慘淡的路嗎？

三、

農村的經濟基礎整個地崩裂了，往常當作鄉村婦女唯一的家庭手工業也在敵僞的擾動下停歇了。

但人們的心盡是存在為一個生活的要求的，於是，展開在紹興青年婦女眼前的是二條路——流向蕭山、杭州的工廠中去爲敵僞而勞動，再是以販賣的形式殯害、出賣自己。

紹興在未淪陷以前，因爲地勢的鄰近錢江，所以早就有大批的婦女偷渡錢江而到杭州的絲綢廠去的，所以這一條「路」的湧出，說來已不是淪陷以後的事，而因爲淪陷之後，就益發擴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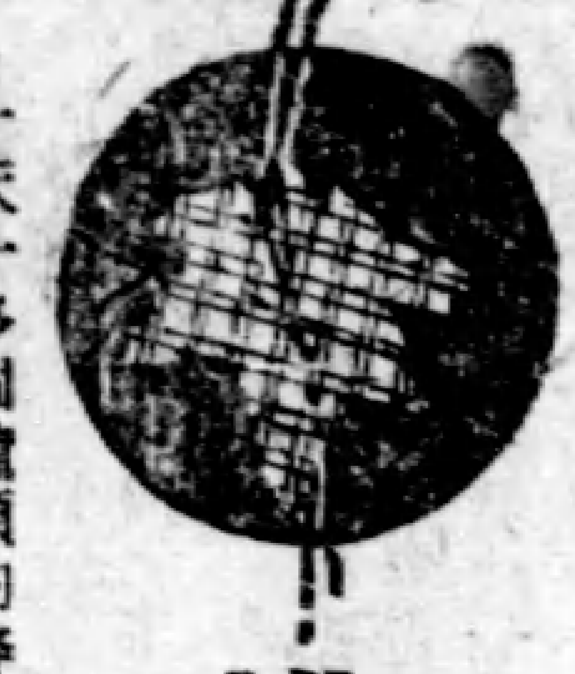
賣人的風氣，與浙西游擊區裏是同樣猖枉的，這當然不盡是妓女生活的公開，而是像商品的羣人販賣，紹興的鄉村婦女，有許多是在「人販」的手裏淪在杭市，甯波各處的大妓場了，火熱的蹂躪的非人的生活奪去紹興大羣姊妹們的青春。

四、

然而她們不是永遠那麽屈辱在火坑中生活下去的，她們要覓求自己的出路，她們更需要有一個忠實的賢明的領導，使她們在敵僞的刺刀下閃出一朵戰鬥的旗幟的小，而我們相信，最眞摯最美麗的詩篇，正是從這些生存在窒息掙扎中的姊妹羣姿。

紹興是一個記載着許多荒凉，也記載着許多戰鬥的故事的城市，而如今是遭受了空前的殘害了，數不清的青年婦女都在敵僞的淫威下做了牛羊，而牛羊是不能永遠被下去的，她們正盼望的需求着一個導行的火把，讓她們在絕無組織，無訓練，遂漸的衰頹與成長，在民族解放的戰爭中，去爭得了婦女自身在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下的解放，這裏，我們不得不爲災難中的紹興姊妹作忠誠而懇切的呼喊：我們的政工同志必須深入敵後，給她們以組織和訓練，給她們以合理的拯救！同到祖國的藍天下來

同時，我們更希望賑濟當局，能和縣聯的再行增多工廠，向敵僞去奪回我們自己的人力，奪回我們自己的資源，抗戰正需要滿次的克服散漫與放任，而給予合理的發揮與運用一絲一毫的人力與物力中，持久的進行下去！



逃難線上

芷茵

一天十多個鐘頭的警報，連續一二個鐘頭的轟炸，雨點似的彈片，燒紅了半邊天空的大火，枯焦了木頭，碎成粉末的磚瓦，窒息的街道，發燙的空氣……

每個人的胸部在爆烈，眼睛珠子變得像孩子們玩的紅色玻璃球，頭髮亂蓬蓬的，衣服扯破了，襟子把反面穿在外邊。

謠言像蝗蟲似的佈滿在空氣裏，猖獗的叫着，飛着，咬住了每個人的喉嚨，勒住了他們的呼吸。什麼『降落傘部隊要來了！』有一天，不知道那一個忽然發覺了很高的空中有一個白色圓汽球，於是，大家都以爲是『傘兵坐了輕汽球來了……』滿街的人都沒命的逃起來，嚷着，跑着，呼娘喊兒……。

汽車站附近，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太婆，穿得並不襤褸，但衣服被火星灼破了許多小洞，滿身滿臉的都是石炭，泥土。瞪着魚肚樣的眼珠，像剛從棺材裏爬出來的屍首似的，一搖一擺的蹣跚着，踉踉蹌蹌的在堆滿了碎瓦破磚的廢墟上踏過去，嘴巴裏嘰哩咕嚕的吐着一種古怪的聲音：

「嗚嗚……轟隆隆……克瑯瑯……嗚嗚……轟隆隆……」

一面咕嚕，一面用僵硬的手臂做着手勢，一遍又一遍，又一遍，永遠不會厭倦似的，有時還夾着幾聲怪笑，和無淚的抽咽。

聽說昨天大轟炸，把她的一家大小，所有的一切，一股腦兒燒成了焦炭。女人們望着她，無力的搖着頭，長長的歎息了。

汽車站變作了全城的總樞紐，傍晚以後，茶館店站滿了專誠來聽消息和想辦法乘汽車的人，從這張嘴飛到那張嘴，這家店飛到那家店的，是一串串永無休止的暗黃色的恐怖，驚慌，和紛亂的傳說，各種不同的推測。

兩個穿着綢祺袍的女人，手上戴着金戒指，雪白的膀子，豐滿的臉盤，一看就知道是一天到晚坐在家裏打打麻將談談閑天的享福人，她們是來找一個汽車站的「地頭蛇」，託他想辦法弄汽車的。那位「地頭蛇」在滿擘的茶館裏被人請吃飯，兩個女人等得不耐煩，開始怨懟的咀咒起來，咀咒天，咀咒地，咀咒日本人，中國人，政府，官吏，士兵，百姓，咀咒家裏的老媽子，××的黃包車夫，汽車司機……，兩個人一唱一和，一應一答，似乎恨不得所有的人都立刻死光，只剩下她們這些人留在世上，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打打麻將，吃吃紅燒蹄子，看看玉蜻蜓，雙珠鳳。

「眞晦氣，剛看到方卿中了狀元回去，裝扮了唱道情的去試探姑母，那個死老太婆還在昏昏矓矓的做夢呢！哈哈！眞有意思……現在，好了，什麼都看不成了，那個扮方卿的多討人喜歡……倒霉，打什麼仗，吃飽了飯沒有事做……這個世界眞是從來都沒有看見過，有了錢坐不到汽車，要嗑頭跪拜的去央求人家。黃包車夫都要做皇帝了，神氣活現的……日裏怕警報，夜裏怕便衣隊，他們說現在東洋人學了德國人的方法，會從飛機上跳下人來……弄得一天到晚提心吊膽，不要說睡覺，連打麻將的心思都沒有了……」

那個胖一點的似乎是甯紹一帶的人，瘦一點的操着上海那邊的話，胖的牢騷多些，她的「先生」大概是在做生意，瘦的感慨多些，似乎是這幾年來一直在逃來逃去，可是始終沒逃到一個眞正安全的地方，她抱怨的說：

「老早到香港去就好了，我們家那個老太婆偏不贊成，現在，逃了這麼三四年，把身邊的幾個錢都弄得精光，再要到香港去可沒有錢了……逃來逃去，要逃到那一年才有「停當」？再逃下去，眞的要去做難民了。」

「咳唷，你客氣什麼呀，我又不來向你借……不過像你們那樣，安安穩穩可以過日子的，我看儂可以不必再在這種地方，爽爽氣氣回家去，東洋人也是人，只要聽他的話，不會有什麼事情的……我們可沒有辦法，要騙飯吃哩……」

「是呵，我也是這樣想，就是我們家那個老不死的婆婆……」

「地頭蛇」吃得滿臉通紅的走來了，大胖子，大肚子，一身香雲紗的短衫褲，一進來就連聲打「哈哈」。

「對不起，對不起，被幾個朋友死拖活拉的留住了，沒有辦法……車子不成問題，明天一早，不過說不定今天半夜就有，這只患隨他們了，是不是？哈哈！……你們過一會兒就去把東西搬來等在這兒……」

「錢呢！」瘦一點的女人懦懦的說。

「錢？哈哈，我倒忘記了……一個人一百塊錢，東西五十塊錢一件，有一件算一件，規規矩矩……」

「要這麼多！」胖女人也驚訝了。

「那……我們家裏五個人，二十八件行李，要……要……。」

「有什麼辦法呢，你們那麼許多行李，一次還運不去……汽車是人家的，只得聽人家要怎樣就怎

淡了，哈哈，除非暗氣不是他的事……好好，你們商量一下，我還有點事情，等一下再來，哈哈……。」說完了，扭轉笨重不堪的身體，發着宏亮的大笑，一搖一擺走出去了。

於是，憂鬱的眼光又從那兩個女人的嘴裏爆出來了。

×　×　×　×

風聲越來越緊，越來越緊，逃難的行列，越來越長了。

黃色的公路上，灰塵飛揚着，陽光尖利的直射下來，照亮了一個個逃難者暗澀的臉孔，可是卻永遠也照不亮逃們的心。

成群結隊，三三兩兩，女人抱着孩子，男人挑着簡單行李，無神的眼睛，枯乾的嘴唇，結着汗水和塵土的衣服，深長的歎息……腳步沉重得可以壓碎地面了。

長長的一串，像一條在低低哭泣的水流，默默的，流着，流着……[illegible]

身可一點力氣也沒有。男的粗聲亂罵着，挑起了擔子，又把它放了下來：

「我挑不動了，你分點過去吧，孩子只剩一口氣了，還帶着他幹嗎……」

「放屁，你是人不是？說出這種畜生話來！丟孩子……哼，你要丟孩子就先殺死了我……」把孩子抱得更緊一點，抬起腳來就走，可是，那腳步呵，怎麼是那樣傾斜斜的呢？

吃飯的時候，母親把厚的先裝起來分給孩子，一邊一邊的問他們：

「吃飽了沒有？吃飽了沒有？」一自己，喝着水似的米漿，可是凝視着孩子頻頻開閉的小嘴，好久不曾有過笑容閃在嘴角上了。

×　×　×　×

於是這難的水流，從公路上傾進火車站，傾進車箱[illegible]

又決鬪第二人：

「看見我們的小貓沒有？胖胖的，梳兩條小辮子，眼睛角上有個疤……」

她的眼睛都有點直了，走起路來一跌一衝的，像落掉了魂魄。

坐在火車裏的人，都像落下了一塊石頭似的放了心，點好了行李，安安逸逸的想找地方坐下來，又是不斷的爭吵湧起了，又是女人的尖嗓子：

「喂，你坐到了我的箱子了……」

「不還到你箱子，你叫我坐那兒去？你倒給我找找看……」是強硬的反駁，可是一眼看到自己的鄰座也給人坐着了，立刻改變了目標。

「喂，老太太，你坐着我的網籃了，這裏面都是些磁器瓷器呵……」

「喂！你這位大嫂子好奇怪，剛才不是你自己讓過的嗎？我不坐你的網籃，你叫我坐到那兒去呵？你倒給我找找看……」

[illegible]

三年來的吳興雙林婦運

一、抗戰前的雙林婦女

[illegible]

二、黎明的前奏

[illegible]

三、婦運的發展

[illegible]

四、婦女會的成立

[illegible]

從六月一日就開了一次雙林婦女會的成立大會，會場，不像過去，不像演戲，演說，個別談話，召開[illegible]的會議，各機關工作隊的婦女同志和雙林婦女會的幹部各個[illegible]，[illegible]一大的[illegible]，年老的人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婦女）[illegible]自己[illegible]，我們[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一[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只有[illegible]門[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自己[illegible]，[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工作中[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第三[illegible]。

[illegible]心，[illegible]工[illegible]的[illegible]婦女，不[illegible]生活上，工作上，[illegible]上，[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了[illegible]，工作[illegible]了[illegible]。

五、新時代的婦女

一[illegible]的奴隸，[illegible]甘心[illegible]一，婦女們[illegible]不[illegible]的，[illegible]不是不[illegible]自己的，[illegible]看得[illegible]自己的前途，看清楚了自己的力量。

再不像從前[illegible]一個賢妻良母了，說去了[illegible]，[illegible]去了臉上的[illegible]，一般的家庭婦女和女學生，[illegible]一個小[illegible]，[illegible]新女性[illegible]，識字班，歌詠隊……。目前[illegible]婦女的口中[illegible]各個大街小巷[illegible]，[illegible]女孩子的口中[illegible]。

「今天在××開會，××[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自由」，你說對嗎？」一[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自由[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如果[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自由[illegible]的人，[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一[illegible]，[illegible]我們[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工[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水準。[illegible]一[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不是一[illegible]。[illegible]全[illegible]，一××[illegible]一個新時代的女子，我們[illegible]的，工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人[illegible]了。它的[illegible]的時候，它是[illegible]，[illegible]一個[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天！

六、偉大的收穫

工作是不會白費的，[illegible]的[illegible]了，[illegible]從廿八年走到廿九年度的一段婦女會本身工作吧：

說[illegible]了雙林[illegible]工作的婦女，[illegible]五月份的一次[illegible]，[illegible]三人[illegible]二十餘人，一[illegible]工作中[illegible]大，[illegible]婦女會[illegible]了；在各方面，在各[illegible]部門中，這二十[illegible]人[illegible]自己的力量，[illegible]了[illegible]，[illegible]一切[illegible]婦女[illegible]工作。[illegible]一大的[illegible]工作，[illegible]增加了一大批的[illegible]，到了廿九年度的三月[illegible]人，[illegible]已經[illegible]了全[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婦女，[illegible]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婦女[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婦女會一共[illegible]個[illegible]小組：[illegible]三個，[illegible]五個，[illegible]一個，[illegible]二個，[illegible]有三個，[illegible]一[illegible]工作[illegible]，[illegible]一個，[illegible]二個中心小組，一[illegible]。

一工作[illegible]，[illegible]工作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一個[illegible]，[illegible]大會一次，[illegible]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定了[illegible]，[illegible]在大會上[illegible]，[illegible]小組中，[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婦女會員，[illegible]工作，[illegible]心[illegible]人的[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加上大家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民主化，她們[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它[illegible]了[illegible]子工作[illegible]不[illegible]自己。

× × ×

已經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了！雙林婦女會的工作在各方面[illegible]，[illegible]人的[illegible]，[illegible]，它在[illegible]整個[illegible]工作的[illegible]，[illegible]不可[illegible]的，[illegible]八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人的[illegible]大[illegible]時，婦女會全體[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戲隨

鱗　爪

——第二保育院生活拾零——

[illegible]

一、歡迎新小朋友

小朋友[illegible]的小朋友[illegible]不來[illegible]以前就
常在這裏[illegible]新一[illegible]的[illegible]到來。[illegible]
預備好了的，下午[illegible]三時[illegible]，[illegible]小朋友[illegible]了。
報告院長：
[illegible]的弟妹們[illegible]小朋友[illegible]
但又一[illegible]不[illegible]來[illegible]
朋友與工友[illegible]，見了[illegible]不[illegible]來[illegible]
在地的孩子們[illegible]身上是一[illegible]
說：

「我們來時，恐怕也是這樣的！」

時間將近五點，[illegible]了，也[illegible]的工作還很多，第一步要嚴格檢查，還要[illegible]，洗澡，換衣服，[illegible]我們的工作[illegible]先有一個[illegible]，大[illegible]小便的工人[illegible]都[illegible]有一個導師及幾個兒童保育員[illegible]有規定，因此工作沒有一點混亂，到[illegible]時，工作已全部完了，大家才鬆了一口氣。

當[illegible]的[illegible]來的時候，他們都睜大了沒有光采的紅眼睛追叫起來：

「先[illegible]，白米飯給我們吃嗎？」

當他們發現菜裏有幾塊肉的時候，聲音更嘈雜了：

「還有豬肉……！這裏是兩塊！」

你想！他們是如何貪羨一雙筷子瞄準着豬肉進攻啊！

「好好的給他們調養，這些孩子不會沒有辦法的」。我十分堅信着。

二、罵人

[illegible]

三、小力量

路上，當我們[illegible]這些孩子們在拾柴另外[illegible]子的時候，

「這些孩子[illegible]，可以拾得動這許多！」

[illegible]

很大的孩子們時常參加勞動工作，新近[illegible]來一塊[illegible]，這些小力量，孩子們不可忽視啊！就同導師一同去[illegible]，大把來真是了不得！」

「我們常自誇自讚的，另外的孩子可愛。」

這些孩子[illegible]導師們也[illegible]的話。

「[illegible]院長[illegible]兒子時，當做母親的也自己說好的！」

四、小先生

[illegible]

五、劇團與歌詠團

「[illegible]我[illegible]一[illegible]，我[illegible]是不會，請我演台詞，只會[illegible]了。」

「[illegible]時可以[illegible]，[illegible]們[illegible]久沒有演了。」

它[illegible]有[illegible]的。[illegible]兒童劇團[illegible]是全院兒童中[illegible]，[illegible]他們[illegible]來[illegible]自[illegible]，每當一個[illegible]不但自己到來的時候[illegible]演，[illegible]孩子們[illegible]的力量，[illegible]超過大人吧？

他們來[illegible]上台的時候，[illegible]都[illegible]一口流利的[illegible]語，現在，劇團孩子們的歌聲與演劇，有時會使人落淚，有時會使人[illegible]，[illegible]劇團與[illegible]團不但在院裏得到一種好名譽，就是這班[illegible]的[illegible]們，看了他們[illegible]大演出之後，亦讚嘆[illegible]不[illegible]巧。

給人[illegible]，我們要[illegible]他們的[illegible]論，改進他們的技巧，最要緊的，是養成他們為大眾服務的德性。」這是導師們常常提起的話。

我從紹興撤退

稽山中學・周裕德・

在四月十七日以前幾天，消息很不好，聽說離城約三四十里的三江發現敵艇企圖登陸，後又被我守軍發現擊退。可是謠言很多，有的說敵人不但沒有退，而且更多了。十六日下午敵偵察機一架，在城區盤旋偵察多時，大家恐怕明天敵機要來轟炸，預備早點起身避到郊外去；可是到了晚上二三點鐘的時候，就發覺了疏落的步槍聲，我們以爲是晚上戒嚴緣故，也不去理會它；那知到了東方剛發出魚肚色，天還沒有大亮，敵機就在我們的頭上了，同時聽到城外四邊密集的機槍聲，我們知道事情不妙，險的向城外衝去，我們大批學生分散着在蒼林彈雨之下突圍而出，到離平水不遠的分部續聚寺去集中。當集合時就知道有許多同學已經失蹤了，也有打死的，也有受傷的，也有不願做敵人的俘虜而投河自殺的，我們整千的同學，現在只剩了二三百人，不禁使我們慘然淚落。

後來因爲平水離敵人太近，我們預備到五化去，我們在灼熱的陽光下翻山過嶺。汗水浸透了我們的衣服，陽光無情的從樹木的空隙處射下來，不馴服的山巒像綠色的波濤一樣，橫蠻地起伏着，黑色的岩石，不可排解的糾纏在一起；無數的道路好像互不相通，那些村舍，各自孤立的星散着，那些山島滿懷憤恨地對立着，遠遠近近的野林啊；像非洲人濃密蓬亂的鬈髮在可怕的沉默裏，在莫測的陰暗的深處，蘊藏着千年的悒鬱，我們一羣被敵人追得無家可歸的青年學生，女學生也不例外，走上了崎嶇的人生道路。想到已經殉難的同學，使我們含着眼淚，咬牢牙根，爲死難同學記住仇恨，目前的苦算不來一回事，我們勇猛地前進，絕不叫一聲苦！

我們在邵校長及各導師領導之下，在五化又照常上課了。我們的生活雖然更艱苦，然而我們精神却百倍於前，現在我們已結束了這學期的課業，這正象徵了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

不中用的姑娘

福建省立高農・流霞・

碧空裏沒有半朵雲，也沒有半絲風，太陽射在背上灑得灼熱的，百來個青年農夫，有的彎了腰，向每寸荒蕪的土地上耐心地鋤着，有的在開着水溝。××女同學扶着自己的鋤，站在水溝邊，精神有些疲乏了。她看着周圍的同伴們很熟練的左右鋤着，不到幾下，游浮積着的泥水，竟潺潺地流動了，溝裏的汚泥和爛草，也一堆堆整齊地持在溝邊。但是，她自己面前的水溝，却還是挺着鼈鼈的肚子，把上面流下的水都擋住了，她用力地耙，然而，左一耙，沒有草，右一耙，又摸了個空，大顆的汗球，從她緋紅的臉頰上淌下來，她氣喘，燃燒着的胸中怒火，和灼熱的陽光，把她渾身的血管，像要分裂開來。

一身泥水，一身臭汗，她感到焦緊，困倦和不耐煩。……

回去吧！甚麼學校不好去？要在這裏活受罪！」她把鋤頭一擲，兩條腿不由自主地走向辦公所去。

正走近辦公所的門，一個小眼睛傢伙的目光從裏面射出來，她記得就是入學口試時，向她問話的那位先生。一段清晰的記憶從心頭湧上：「你要知道，我們校裏的學生，都是很苦的，你們貴族學校裏跑出來的學生，一定吃不消……你有決心嗎？……能吃苦？好極！把志願書填上……」呀！現在眞的被他說準了，今天還只是第二天呢！想到這裏，她好像受到打擊似地發楞了一忽兒，正想轉身走另一條路。

「站住！你有什麼事？」訓育主任趕出來，向她追問。

「我要退學。」聲音低得連她自己都聽不到。

「什麼事？」他又追問了一句。

「我不會開水溝」。

「那祇要學一下，誰都不是生來就會的」。

「我　去」。她緊接着說。

「那麼特別通融，你去幫忙挑肥，去，去……」

「……………」

她無可奈何，祇　拖着沉重的腿，回到農場上去，挑肥，這件工作，在她又是很生疏的，用手巾掩着鼻，

扛了糞桶，閉緊了雙眼，一步一步挨着同學們走……

「怎麼，你閉了眼睛做事？」農場指導員驚異地叫住了她。

「呀！先生，我怕臭，又怕瞧見了裏面的虫子。」她跌紅了臉，羞怯地放下糞桶。

指導員同情地看了她一下：

「那末你去挑草木灰罷！」

她遇赦似的跑出了農場。但是，不幸得很，結果她又是兩手空空地跑了回來報告：

「先生——」

「甚麼事？」

「草木灰撥翻了，而且又給風吹去了半擔」。

指導員打量了她半天，才皺着眉說：

「小姐學校裏跑出來的學生，怎麼能學農」？

築跑道

清波中學・菲紅・

下課鐘響了，用鋤頭、鐵鏟、扁擔、後鏟武裝起來的我們的一羣，走過漫長的土堤，走過急流上的木橋，一片荒蕪的地——這就是我們未開墾的「處女跑道」，是要我們自己的力來創造的。

「五甲，20×8＝160方公尺……各中隊工具自備」。我們的工具是向鄰近的農家借來的，鋤頭五把，畚箕六只，扁担一條，鐵鏟一把，那麼，就造成「分配不平衡」。於是有些人就暫時做了「監工」。看着等人家掘地，挑沙，「工賊」是侮辱，是應該「打倒他」的！有一個「監工」提出了「空手的大家拾石子」，於是，這就成爲緊張的「分工合作」的場面，而沒有半個「剝削集體利益」的「工人貴族」了。

隨着力的動的節奏，配合着「開路先鋒」、「大路歌」的調子，表現出空氣是緊張，興奮，愉快。笑，很自然地浮上了勞働着者的臉。

太陽的親熱的臉，迎接着我們的汗，雖然天氣還是初春，但是工作給予我們熱的能，熱在我們的心頭燃燒了！

隨着熱的進行，我們的工作的第一步完成了：地已經掘平，草根已經拔起，石子已經挖出，並且丟開。於是，工作的新階段開始了：砂舖上疊潤的土面，粗的，細的，一層又一層，担砂的「運輸隊」流着汗，從溪流的那邊挑到這邊，再傾倒出來。

沙舖好了，沒有輾壓機，只有用大家的力踏，踏踏！把身體的重量全部放上跑道里去！「一，二，三」！好，大家排起隊用勁地踏過去，又退回來，地是被踏得更結實了，不會再踢出塵灰來。

完成了啊！看看自己的成績，再看看別人完成的「工作區」，我們鬆了口勝利的氣。——雖然並不像什麼中央運動場上的跑道那末偉大，但是這是我們自己「路」出來的自己的「路」啊！

跑道，是一段一段地連結着的——三乙，三甲，五乙，二甲……大家的路，聯合起來了，聯成長長的一條——跑道，伸長着，伸長着，伸展到美麗的陽光的遠方。

我們開始以硬朗的腿，以短跑的速度，奔上自己的「跑道」，向着回到學校的路。

向太陽

・白鳥・

路——
遙遠的——
蜷在黑的夜里。
伸長着，
是崎嶇而峻峭啊！

然而，
沒有回頭，不打轉彎，
我們走了，
——一直，向着前。
向着那美麗的陽光的遠方。

沒有痛苦，也沒有猶豫，
生命的烈火啊！
要把我們鍊成一個堅強的戰士。
到明天——
太陽，
將美得像我們一樣！

流亡

玉山中學・徐曼君・

這是我深刻在腦海裏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日——

一個風和日暖，三月天氣的某日正午，大哥忽然從外面很慌忙的跑進來向我們報告：「敵人離我們只有三里路了，僅僅隔着一條小溪呢」！他說話的聲音已是顫抖不定，把我們平日鎮靜的心，都變成不安寧了。

傍晚的時候，街上發出一片雜亂的聲音，好似千軍萬馬到來一般，原來許多人在搬箱的搬箱，搬行李的搬行李，預備離開他們數千年來祖居的可愛的故鄉，去嘗那流浪異鄉的風味了。啊！誰願意離開這溫和甜蜜的懷抱，但是誰又願意做日寇的俘擄？最後我們終於開始過着流浪生活，去到那生疏的遠方去。

一條平日熱鬧的街道，這時已變成死一般的靜寂與淒涼，只有野狗的吠聲，好像在那裏啼哭。大約十一點鐘模樣，我們就開始踏上流亡之途了，那時天空佈滿烏雲，狂風暴雨密佈交迫的下着，而我們的身上卻只穿一件薄薄的夾衣，這時已被打得濕透了，同時腹中又饑得作響，真是饑寒交迫，有苦難說。我們在那泥濘的泥田中走着，行一步滑一步，比在火坑中行走還要難受呢！我們要哭了，誰使我們受這樣的痛苦呢？

好容易雨漸漸的停了，風還是不斷的怒吼着，我們爲着要達到目的地，只好忍耐着，在黑漆漆怕人的荒野中，不斷的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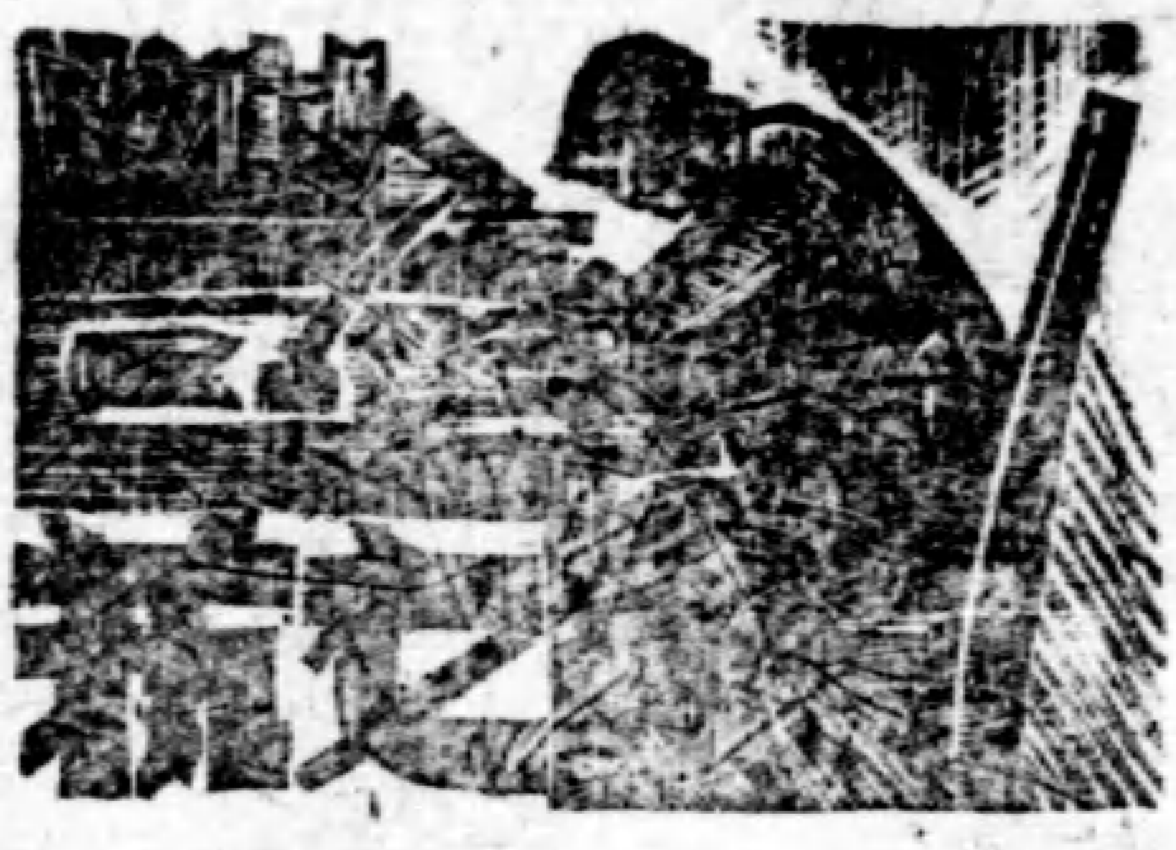
約莫走了十五里路程，望見前面似乎有幾枝松樹的黑影在那裏搖動着。「媽媽！前面不是有線燈光嗎？」妹妹用驚喜的口吻呼喚着。真的，前面有一線燈光了，每個人的面孔都現出一絲微笑，啊！光明已照耀着我們了。

原來剛才看見的一線燈光，是從一個小村莊裏發出來的，我們因爲太過於疲倦了，就在那裏找了一家小飯店休息，走進一看，啊！是一棟破舊不堪的房屋，裏面只有兩張桌子，骯髒萬分，但我們到了此時，卻彷彿登了天堂。

吃了點心，便倒睡在那沒有被褥的硬板床上，想去找甜蜜的夢鄉，但那可惡的臭虫，偏一刻不停的騷擾着我們，最後不能忍耐了，只好從床上爬起來，等待着黎明的到來。

周小姐

洪　冰



昨晚莫司令請客，雖然請了政治部的許多人，但不說明誰，都知道是爲了周小姐。莫司令心裏明白，單請她一人，事實上不可能，就是可能，周小姐也未必肯去，多請些人，多花些錢，算不了什麼，因此能塞牢一些人的嘴，倒是重要的。

那些被請的人呢？雖然明知道自已是去做「跑龍套」，但爲了想去吃一頓，上上油，也就管不了這許多，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些複雜關係在裏面。男的呢？大多都對周小姐有些野心，而周小姐也一向以不拉不放的態度對待他們，這批傢伙，周小姐一向以「阿Q」名之。阿Q們都享着機會均等的權利，誰請吃飯或散步，她從不拒絕，她既沒有說過愛他們，但也沒有表示過討厭他們，因此每個男子，都自以爲是周小姐的愛人。莫司令請客，有周小姐在，誰還願意放棄權利？女的呢？也想借一借周小姐的光，讓自己顯露一下，雖然各人有各人的心思，口裏也還不能不表白一下——

「既請我們就應該去呀……」

「……不去不好的……對我們的工作有關係的……」

「對，應該去，關門主義要不得，……」

以示自己的清白，而且都是毫無私念，全部爲公，就是有個把不想去的人，爲了怕戴「自由行動」的帽子，只有不開口，乖乖的跟着大家去。

所以，昨晚的席間，非常熱鬧，最紅的當然是周小姐，既會喝一點酒、又會唱幾支歌。

「……這孩子眞不錯，聰敏，聰敏……」莫司令不住的說着，他自已的年紀雖然大一點，但未必老，可是，他老是歡喜叫人家「孩子」，特別歡喜這樣稱呼周小姐，其實周小姐也有二十多歲了，也許稱了孩子，在舉動方面可以「方便」些吧？

散席已十點鐘了，周小姐回到宿舍已快十一點，她雖做了三年的政治工作，小姐氣還沒有眞眞改掉，臨睡時還有一翻搜索——錢包放了嗎？新買的手巾拿出來看看，臉上搽點冷霜，臂上擦點甘油，熱水燙燙脚……，等她上床已快一點鐘了。

雖然昨晚睡得這樣遲，可是今天天還沒有亮已醒在床上了，昨晚的事又浮上她的腦海。

「……那老傢伙，眞討厭，嘻……阿Q！老拉着人家的手，在路上還塞給我二十塊錢，大概看見我「春節勞軍」，「出錢勞軍」，「……」都沒有捐錢，以爲我沒有錢用，眞是阿Q……」她翻了一個身，「……錢是不能拿的，……不過……」頭昏昏的，但睡也睡不着，天倒亮透了，大家都已起床，她還賴在床上。「不知今天下雨還是天晴？冷還是熱？穿什麼衣服？穿裙子吧……小店裏的豆漿不知煮好了嗎？昨天聽王太太說豆漿擦皮膚頂好的：：」

終於，她起床了，裙子已拿在手裏，定然想到好久沒有穿馬褲了，又把裙子丟開，穿上馬褲，打上綁腿，上身穿件淡藍的毛綫衣，洗臉很簡單，脂粉是不搽的，自已常在同事面前批評一般搽粉點胭脂的女人，當然不好意思再搽了，不過雪花膏冷霜搽點是無妨的，一切都修飾好了，拿自已的茶缸去買豆漿，與其說是吃，不如說是爲了擦皮膚。

在小店門口遇到了張科員，很湊巧代付了錢。

「周小姐，今天很熱，倒穿起馬褲來了，周小姐總是與衆不同，——哈……」張科員像是自作聰敏。

「誰說的，我在傷風呀……」周小姐是會說話的，特別在這種場合，眞好像早準備好似的。

「周雲，喔喲，今天穿起馬褲來了，眞好看……」王英這小鬼也偏要頂穿人家。

「你聽，王小姐也這麼說，……」張科員也是阿Q之一。

「有什麼好看不好看，你不穿衣服嗎？」周小姐的嘴是從不讓人的，生氣似的端着不花錢的豆漿走了。

一直走進宿舍，關上門，往桌子旁邊一坐，面前翻開一本很厚的書——新哲學大綱，眼睛却望着鏡子，慢慢的把豆漿用棉花浸着往臉上臂上擦。

「周雲，在幹什麼？你有信！」王英一面叫，一面進來了。

「我在看書，叫什麼呀！」剛才惹她生氣，顯然還沒有平靜。

「你手裏什麼？啊喲，豆漿擦臉，我想吃都沒有錢，眞闊氣，……」王英偏愛截穿她。

「小鬼，不要瞎說，我臉上生了疙瘩，痛得很，用棉花擦一擦，……信呢？」

「又是一封情書，……」小鬼說着就走了。

『魯山……阿Q！』周小姐一面拆信一面自語着。

魯山也是周小姐的阿Q之一，常常在周小姐面前出現的，當周小姐高興的時候，跟他敷衍一翻——

『看了什麼書，這幾天？……』誰都知道周小七是個勤學的人，跟人家談話，開口總是這一句。

「老看小說也不大好，應該看些理論的東西……——巴金的家還沒有看完……」

……新哲學大綱，還有那本反杜林論很好……」

不高興的時候——

「魯先生，我還有點工作，請坐坐，再見！」往角裏一攢，可是留給人家的印象還是很好的。魯山從來就沒有覺得她在討厭他，事實上，她是沒有表示過討厭他，只要看他在小店裏請客，她每次都去的，就可知道了。

「又是那一套……」沒有看完就放下了，她的情書是不大看的，她是留着擺擺樣子的。

「周小姐，三科的陳股長在會客室裏，請你去……」周小姐放下情書，正準備繼續擦面的時候，公役阿六又來打擾她了。

「……叫他等一等……」她眞有些不耐煩，可是她從不拒絕會客的。

她整一整衣服，梳一梳頭髮，把哲學挾在腋下，婀娜的往會客室裏去了。

「早，陳先生……」

「周小姐早……眞用功，又拿着書。」

『我們早晨有二小時自修的時間！』

「周小姐看的書眞不少……」陳股長跟着恭維，但沒有忘記自己來的任務，連忙接着說：「上次的信收到沒有？」

「噢，收到了，本來立刻可以回的，這幾天工作忙一點，準備今天回的，現在你旣來了，當面談談也好。」周小姐對異性總是那樣謙虛可愛。

「周小姐準備怎樣回答我？」陳股長聲音有些發抖。

「我們可以做個同志……做個好朋友……其他現在還談不到，……不過，也好，讓我考慮一個時期……」

「……謝謝你，雲，那我還是有希望的了，……請你批評一下我的缺點，雲，我們應該是很了解的……」陳股長高興得心花怒放，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你的優點很多，你的缺點當然也有……第一小資產階級脾氣很濃厚，第二理論基礎還很不夠，要多看些書……」

陳股長眞感激得玉體投地，他覺得自己是有希望的，講起來，認識也快一年了，自己生得不能說好看，但也配得上周小姐；他正在想入非非的時候，周小姐頂眼看了他一下，他更情不自禁了，拉住周小姐的手，戰兢兢的說。

「雲，……我眞感激你……喔…我眞不知說什麼？……今晚我們上北方館子吃飯……多談一談……」

『我看有沒有工作，再說吧……一個工作者要知道工作第一，不能爲私人的事，丟下了工作……』這幾句話深深的印入陳股長的心中，他想：周雲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自己是一個想進步的人，有了這樣的愛人，一定有希望。

快到吃早飯的時候，陳股長不能不走。

周小姐一走出會客室就遇到了小凌。

小凌與她同事三年，現在還和她在一塊兒工作，是一個最了解她的人，特別對她的缺點，更看得清楚而深刻，他覺得假使有人能好好的幫助她，她還是能成一個有希望的女幹部。

前天小凌已跟她談過一次，並淡淡的指出了她一些缺點，最後提出來，想跟她「合作」的問題，周小姐當時也答應他可以考慮。

可是周小姐最怕知道她缺點的人，她覺得這種人怎麼能跟他談戀愛呢？縱然是對自己有益，單是整天聽他訓話也是吃不消的，可是卻又不敢得罪他。

所以，她一遇到小凌，眞有些頭痛，也感到有些棘手。

『周雲，找個時間談談，怎麼樣？』小凌是不會恭維的，講話就這麼來勢凶凶的樣子。

「今天恐怕沒有空，——就現在吧！」周小姐覺得對他還是讓些步。

「現在我沒有功夫，吃過飯半個鐘點，應該是沒有事的！」小凌腰挺一挺，好像說男子不全是沒有骨氣的。

「好吧！」周小姐感到這小子好厲害，「我周雲還沒有向人低過頭呢！」

吃早飯了，欒幹事今天加菜，少不了周小姐又被拉上他一桌去吃了。

小凌裝完了三大碗飯，就上休息室去看報，七八種大小日報都翻過了，周雲才飄飄然的來了。小凌並沒有理她，她也就在對面的椅子上坐了下來，雙方都保持着沉默。

「……欒幹事加菜偏要叫人家去吃……討厭……？」終於周小姐先開口，可見她對小凌是相當遷就的。

「吃了人家的東西，背後又來罵人家討厭，什麼意思呢？」小凌平時最看不慣她這一套，於是就痛痛快快的說了。

「人家叫了好幾次，怎麼好意思不去呢？」

「哈——！，這就是你吃了人家的東西，背後又來人發牢騷的理由？爲什麼他不叫王英，不叫陸林？不叫……？偏偏要叫你，大概知道你背後要罵他吧?!哈……」小凌覺得自己的話太刻薄了些，可是他以爲對這種人只有這樣，才能引起她的反省而悔過。

「我們要談就快一些，不要扯遠了……」周小姐顯然是說不過他了。

「我不勉強你談，假使你認爲沒有談的必要，那就請便吧！」

「談呀，我並沒有說不談。」

「那麼請你回答我上次的問題。」小凌直直爽爽的說明了。

「你當然各方面都很強，……只是我還不大了解你？」

「笑話，三年了，還不了解嗎？請你不要在我面要那一套，我不是魯山，陳股長，趙科員……，在今天，希望你把問題弄清楚，我沒有時間來死追一個女人，我只是覺得相當了解你，女子一般的毛病，你犯得最多，你犯得最深，假使有一個了解你的人來幫助你，誠意的指出你的缺點，而你自己肯下決心去克服，你還是有希望的……」小凌自己知道話說得太急了，略停了「下，覺得聲音應該緩和一下：「假使我們有合作的可能，今後，生活，工作，學習都應該正規化，並且互相督促，幫助。」人總是有感情的，小凌也並非鐵石之人，可是他現在是全部被理智征服了。接着他又說：「不可能的話，那就算了！……因爲我沒有錢請你吃東西，更沒有時間來陪你散步……」小凌的語氣又激烈起來了。

「可能性，當然什麼人都有的，一定要這樣肯定的答覆你是難做到的……」周小姐說話的特點就是婉轉。

「不要這樣圓滑！」小凌不耐煩插了一句。

「今天我怎麼能肯定的答覆你呢？嘻……你馬上要我說「可能」嗎？嘻……假使你將來做了漢奸也「可能」嗎？……嘻……」她是多少帶些賣弄風騷似的講出來的，可是卻冒犯了小凌。

「我將來會不會成漢奸？小姐，不用你費神担心，但是，希望你對自己的前途不要太樂觀，抗戰中不能進步，就會被淘汰，時代是不讓你隨便存在的！」小凌說完站起身來就走了。

「時代是不讓你隨便存在的……嘻……阿Q」她把小凌最後一句話重復了一遍，心裏多少受了一點刺激，但是面上還是滿不在乎的上辦公廳去了。

辦公桌上，又有一堆情書在那裏等着她，李委員，張科長，陳書記，胡參謀，王秘書……，還有許多不具名的，反正都是些阿Q，她大略的看一看，統統塞進了抽屜。

辦公廳，只要你在辦公時間坐在辦公桌面前就行了，在辦公也無所謂，其實不坐在裏面又怎麼樣呢？周小姐早被莫司令請去下象棋了。

三點鐘周小姐回來，換了一套衣服，修飾了一下，又出去了，誰也不知道她去那裏。

等她回來的時候又是晚上十一點鐘了。阿六告訴她，莫司令，魯山，陳股長，張科長還有電話來，胡參謀，葉秘書，林委員……先後在會客室里等了好久，另外還拿給她幾封信與幾句留言——字條。

午夜二點鐘，窗外下着春雨，同室的人都呼呼睡了，周小姐還醒在床上。

「時代是不讓你隨便存在的！」這句話還在她耳邊旋轉。

我歌唱着海洋

林羣

『生命固可貴，愛情價更高；
為了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匈牙利·裴多斐

一

是深沉的午夜，
我，寂寞地
蹓躂在海之濱。
沒有笑掛在嘴角，
在蒼碧的海濤上，
飄去了這流浪的青春。

冷風刺人地
拂着瘦削的胸脯，
寒意滲入那熾熱的心，
（多麼殘酷的記憶呵：
這波上的白帆，
滯留在雲端的星星。）

向誰去控訴
那秋水一樣的哀愁呢？
海洋在黑暗中咆哮着。

遠遠地，幽隱在
深邃的港灣里的漁火，
正低訴着它生命的歡樂。

羸弱的沙粒，為
波浪的衝擊而飲泣了。
大地披着灰色的大氅。
迷茫中，一隻
罪惡的黑手，粗暴地
緊扼着我的咽喉。

默默地，我感着
一種可怕的窒息。
貧血的身子，在痙攣地顫抖；
向神去求助呢，
抑或是在
魔鬼的暴力下低頭？

海之濱，依然是
那麼陰森和冷寂。

我苦痛地抓着髮，吐着太息。
待候着那黎明前最初的
曙光，我要用自己的手
摑打這魔鬼的醜惡的臉頰。

二

遠山抹上了夕陽的餘暉，
我扶着您，
徜徉在這靜謐的海岸上。
我們曾搜集了
那些美麗的綺思，
編織着一段緋色的幻想。
我們曾偷聽波濤的低語，
我們也屏氣地
凝望那海鷗的飛翔。
青春燃燒着我們的心，
緊緊地擁抱住，任憑
這火似的熱情奔放。

您，酷愛自由的海底女兒呵！
　您愛着祖國，
有如愛着您的家鄉。
　在您那深湛的眸子里，
閃爍着對光明的
　強烈的熱望。

幸福的日子，隨着
　白色的浪沫而逝去了，
匪幫統治了祖國廣大的土地。
海洋已失去她昔日的平靜，
沙灘上，正踐踏着狠毒的
魔鬼們的鐵蹄……

您顯得更爲悒鬱，
　憂愁和憤怒，掩住了
您年青的歡樂的氣息。
「是時候了！」您高聲呼喝：
「中華民族的子女，必須爲
　祖國，捐獻他底一切！」

踏着結實的步子，
　我走向戰鬥：
爲了自由，也爲了祖國的新生。
　讓我們吻還最後一次吧：
別了，您，海底女兒，
別了，我摯愛着的遼闊的海洋。

三

在幽深的山谷里，
　我無言地埋藏下
那動人的天青色的記憶。
　我不再爲脆弱的感情而惋惜：
大漢族的倔強的孩子，
誰甘心做被囹囚的奴隸？

傲岸地，我奔馳在
　荒漠的原野，
來福槍在我的肩頭閃亮。
　追隨着號角的悲壯的召喚：
前進呵，兄弟，
　向光明，向太陽……

挿上刀，用力地刺入
　魔鬼的咽喉吧，
古希臘騎士英勇的戰績。
　讓敵人的鮮血，
染紅了我們的眼睛，
　冲洗着那汗膩的征衣。
血泊中，堆積着
　戰士的屍體，
那垂下的睫毛，慘白的臉色。
　沒有淚珠，也沒有太息，
衝上去，爲那些
　殉難了的伙伴復仇。

黑夜，我守望在
　草原的崗巒；
夜鶯伴着我曼聲歌唱；
　向天風，寄去我
親切的惦念，我的熱情，
　有如澎湃的海浪。

戰爭剝蝕了肉體的健康，
　那崇高的理想，却
醫治了心靈的創傷：——
　更堅韌更久長的搏鬥，
將會換來了祖國的自由，
　全人類的解放。

四

等待着那勝利的日子，
　我將唱着雄偉的凱歌歸來。
黑暗在我們脚下顫慄：
　（年青的一代，是有福的，
我們，稚弱的海燕，拍着翅，
　迎取這黎明的朝陽……

女教授

沙小厂

朱舜英先生是窩邊唯一的女教授，所以她特別的引人注意。她身上的一切—衣服，頭髮，皮鞋，襪子，都不會留過男教授與男同學的眼睛，就是女同學也格外對她發生興趣，她幾乎成了A大學的中心人物。其實她那如柳條般死垂垂的頭髮，絕不上教授太太們飛機式、鮑魚式的捲髮惹人注目。衣服又老是那件半長袖子的灰色夾袍，襯着她帶點淡的臉色，顯得平板而肅嚴。很少看見她笑，也不曾見她與男教授們打招呼，似乎在眉峯間蘊蓄着無限的愁怨。上完課，總是匆匆的提着黑色公事包跑回家去。

她走過同學的身邊時，留下一陣輕微的風響，接着後面便有切切的談論聲發出。

「你看，她的眼睛好似哭過，大約又挨了丈夫的打。」一個男同學說。

「這眞不能叫人相信，她怎麼會嫁那麼一個丈夫呢？」另一個惋惜地說。

「誰知道呢？女子的心……」

「我說女子都不是好東西，若是有種的，就不會吃那麼多苦頭，誰叫她們專愛漂亮小夥子？挨打？活該！」又一個搶着說。

我們都知道她有一個半瘋子的丈夫，那是瘦高個子的文弱中年人，青白色的臉龐，顯然的有着貧血症。常常是在那寂寥的北山上悄悄的躑躅着。有時兩手狠命的抓着頭髮，彷彿要抓回那不可捉摸的記憶。有時眼睛張得大大的，白眼珠在眼眶裏翻滾着，叫人見了嚇得趕快跑開。關於這個神經病的中年人大家有着不同的說法：一些人說他是製錶師，當朱舜英先生在瑞士留學時，爲了修理錶，他們彼此認識了，同是遠在異鄉爲異客的中國人，雖然是不同的階級，他們仍然愛上了，就在瑞士結了婚，待她畢業後同回祖國來。這時候她們才眞正的感到不同階級的婚姻是痛苦的源泉，處處遭人歧視。她的父母更以她出醜了家族的醜，宣佈與她脫離了親女關係；而他在到處找不到飯吃的中國，製錶成了一種多餘的工作（大人先生們的錶要的是眞正由瑞士運來的），他一直失業着，他們只有帶着簡單的行李到處漂流。爲了生活，爲了惡意的嘲笑，他神經漸漸的失了常態，雖然她仍那麼熱戀着他，但挖不去男性自尊心的折磨，痛苦緊嚙着他的心。「靠妻子養活多可恥呀！」可是拿着工具找不到工作，又只有忍着眼淚生活下去……

另一種說法：是他在瑞士半工半讀，一面在大學裏學「心理學」，一面工作在錶店裏。這種說法最近事實，而且那個女教授——他的妻子也是「心理學」碩士，但是爲什麼他又瘋了呢？這個誰也不知道了。她從來不跟我們提及丈夫，也不叫我們到她家去。不過，她的丈夫是瘋子已經被我們證實了；我們還知道她有兩個又白又胖的可愛的孩子，我們也知道她的新水是養活一家的命脈；此外，什麼也無法打聽了。

在學期的中間，那位女教授身體有了變化，閑話似春風吹拂遍各人的耳邊：「女教授肚子裏有了孩子了」。自此後大家對她更增加了興趣，時常在猜測着：那該有五個月了吧？六個月了吧？甚至爲了這問題大家還熱烈的爭論着。好心腸的人擔心她會不會再挨打，肚子裏裝着一個人還要挨打那是太可憐的。有的同學更聰明地推想那是男的或是女的。

這些話都成了事實，她的肚子已粗野的凸了出來。※穿的衣服在鈕扣處裂開了大紋絡，左手提着黑色的皮包，笨鈍的拖着脚步，看過去如一隻母馬，走路常常是喘着氣，有一次沁芝覺得她太可憐了，心裏激起一股同情，就對她道：

「朱先生，你很辛苦吧？我們覺得你該休息了，這樣喘着氣趕來上課，眞叫我們心裏難受。」這時大家對她有了更多的愛，好似她是我們的親人。她聽了沁芝的話，激動地看了看我們，她的眼睛有些潤濕了。

「孩子們，你們的話是對的，這麼親密善意的話我已好幾年不曾聽到了，以前，我做姑娘時，媽媽常是這麼親密的，和愛的對我，但是，這在我都已成了過去。」她靜靜的說着，已朦朧的沉入回憶中去。她是那麼興奮，眼睛閃閃地發着光，兩手緊緊的握着黑色的公事包。

「女人的痛苦，你們這些年青人是不知道的，我知道你們對一切都有着愛的追求，憧憬着美麗的前程，當我們年輕時也一樣的有着夢般的理想，可是……，呵！我爲什麼要對你們說這些，你們還年輕……，當教授這該是很舒適的生活吧？但是，天曉得……總之，女人是到處吃虧，孩子們，我希望你們比我更堅強，好好的念書吧。」她說完，想提起脚就走，矮個子的如驪這時候趕快追到前面去，她惟恐朱先生走了，急急地說：「朱先生，我們覺得你的生活很……你能告訴我們一些嗎」？

「我……不，孩子們，你們還年青，你們有快樂的前途，別把悲慘的故事填在肚子裏，好，我該走了，小孩子在等着我啦。」她又笨鈍的拖着脚走了。我們眞如走了慈祥的媽媽，都癡立在那兒望着他漸漸逝去的背影。

一個悲慘的故事在我們心底展開，又漸漸的淡漠下去。學期將結束了，我們忙着溫習功課，應付期考，什麼拉雜的想頭都把牠擱在垃圾堆中。

好快，另一學期又開始了，我們失去了那個平板嚴肅的女教授。傳聞是這樣的：校長不願意用女教授，因爲女的常常爲了家而分散她的研究心思，對於女教授的責任心也不重，而且她又將生孩子，請分娩假不准又不行，准了呢，臨時那兒聘教授去？對學校的行政實有莫大的影響，還是讓她走了吧。

我們從此再見不到女教授了，這時候我們才又記起她所說的話：「女人的痛苦不是你們所能瞭解的」。但我們相信她所說的女人的痛苦絕不止這些。於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又在我們心底展開，那故事的底細，我們不知道，但我們已深深的認識了女人無限的苦痛。

我們時常懷念着她，帶着一個半瘋癡的丈夫，兩個小小的孩子，肚子裏還裝着一個，她流浪到那兒去了？那個學校那個機關肯收容這個要請分娩假的女人？

我們黯然了。

送別

姚文

朝陽的金光汎濫在村莊，汎濫在田野，也汎濫在村後的山坡上。

「咩……咩……」山坡上羊羣在吃草，遠望去是點點雪白，點綴在綠草叢中。牧羊的是個年青的女郎，背上貼掛着笠帽，坐在土墩上用心刺繡着什麼，她的頭髮臨風飄動，兩頰被陽光照得緋紅。她背後不遠，兩個樵子蹲着割柴。竹柴扭一直挿在土里，上面掛着衣服和繩索。這時，年老的一個伸伸酸腰，安逸地坐在癩痢頭樣的草根叢上吸旱烟，烟霧繚遶他的禿腦殼輕飄地飛散。他看着牧羊的女郎問：

「秀玲！你老是縫呀縫地，縫什麼哩？趕嫁嗎？」

「我嗎—」她放下活計昂着頭說：「一件棉背身，捐贈給前方將士的，我要繡兩個字在上面。」

「繡兩個什麼字呀？」

「總是『勝利』囉！」她撒嬌地。「勝利是頂要緊的！如果日本兵一來，還平安的日子嗎？」

女郎的話說得那麼嘵，使老樵子微笑了。他瞇着眼睛，半正經半戲謔地說：

「明天我們第三保不是有幾個小夥計抽去打仗嗎？你的……諸，小蒙也在內的。」他用烟管向身旁的年青樵子一指，「我想，你這件棉背身定是贈給他的吧？」

「噯，我贈給他的。」女郎興奮地說，但她馬上覺得羞愧了，埋下頭暗自在笑。

「哈哈！這是丟醜的事哪！」

那個叫做小蒙的男子，正用勁地割柴，彎刀哨着柴根，沙沙的響。他靜聽着他們說話，心里感到快活，然而「丟醜」兩個字，使他激起了憤慨，於是他站起來，報復似地說：

「嘿，我想你真丟醜呢！兒子抽去當兵，便哭到鄉公所里去。」

女郎和着說：「他還跪在鄉長面前，求他緩役呢！」

「是啊！」年青人的嘴巴是刮刮刮地，老樵子受窘得說不出話來，但他却是一個忠厚的老年人，嘻嘻哈哈地三個人都笑了。太陽漸漸昇高，熱起來了；老樵子縛好柴先挑回去，小蒙仍舊用勁割着，陽光燒燃他那壯健的背脊。

「咩……咩……」女郎有所顧忌的站起來，學着羊叫，迎向羊羣走去。過了一會，她又轉到老地方，她先向小蒙笑笑，接着便放胆和他攀談：

「小蒙哥！棉背心我已經替你繡好了，你帶去吧！天氣馬上要冷了，穿在軍衣里面也總暖些。」

「……」他說不出感激的話，伸手接了過去，「勝利」兩個金黃的字，跳躍在他眼前。

「到前線去，沒有人照顧你的，一切全靠自己保重。」她像吩咐自己的孩子。

「還曉得，到隊後弟兄們混熟了，就同自家人一樣的，……你書決定不讀啦？」

「爸不給我讀了，說家里正缺少人幫忙，哪！趕羊啊！拔野菜啊！」

「我看你漸漸瘦了，不要太勞苦。身體要保養；夜里睏覺被也要蓋好，省得……」

「那一切你勿要就心！」

「不過，……秀玲！」他親切的叫了。「你永遠要記着我啊！」

「……………」

她們低低叨叨的談着瑣碎的離別話，但彼此都沒有傷感，只是互送着愛憐的眼波。當坡下村莊里昇起炊烟時，小蒙將那件棉背身用自己的衣服包好，塞進柴草里，挑着下坡去。

× × ×

第二天早晨，秀玲又驅着羊羣上山坡去吃草。她臉上帶着傷感了，癡呆地坐在坡上，手里的鞭子在地上抽拍着，她的眼光注視着村前那條大路。她曉得蒙哥去時，一定經過這條路的，她還想看他一眼呢！

燦爛的陽光照得她睜開眼來，於是她把背後的笠帽一拉，戴在頭上了。羊兒在草叢中跳來跳去，咩咩的叫聲，在她聽起來簡直是嗚咽了。村前那條路上走過許多上山下田去的農夫，「嘛—」水牛的悠長太息，也清晰的傳了過來。她眼迢迢的看着，看着，終不見蒙哥的影子走過。

「也許很早就走了吧？」她心里這樣想，順手拔一根草咬在口里。

忽然從坡下傳來低微的歌聲，她伸出頭去一瞧，頓時使她站了起來。整一整衣服，又撩開拂亂在臉上的頭髮，急急地往坡下走去。碎石子刺痛她的腳底，野藤絆着腳，她竟跌了一交。

「小心啊！」坡下的茶林里傳來蒙哥的聲音。

他在那里等着，秀玲爬起來迎上去。

「怎樣？你還有什麼話嗎？」她驚訝地問。

「吃過午飯就走，不過我想……」

「你想什麼？」她問了一聲。

「我想這一別，非到抗戰勝利不回來了，萬一死在……」

「唉！你不要多想！」她似乎生氣了，將腳用力一蹬，接着又和氣的說：「你聽我的話吧！入隊以後，第一要緊的是服從命令。」

「還曉得，不過……秀玲！你永遠要記着我啊！」他的臉上帶着點憂愁。

「嘻！」她泰然的笑了。「你真多疑，好！好！我向你發誓吧：如果日後變心，那麼千刀萬剮！頭上的天是有眼睛的哪！」

「好，那放心了！」他滿臉笑容邁開步子要走，忽然他又回轉來說：

「秀玲！還有一句話，你走近來！」

「什麼話哪？」她驚駭地走近他身邊，不提防被他一把抱住了，抱得緊緊地，似乎怕她逃脫。

於這舉動，她並不生氣，但羞慚燒熱了她的面龐。他發狂般的將自己的嘴唇湊到她的嘴唇上去，這一對未經世故的孩子暫時忘懷了一切……當兩個嘴唇分開時，他和她會心的一笑。

蒙哥頭也不回的走了，她目送着他的背影消逝在茶林外。她雖然感到心酸，卻微微地笑起來。

縣長太太養猪

沙曼

我們的縣長太太是瘦個子，長長地挺直着走路。她有一張馬長臉，平日老是那麼陰沉着，的確貴人有貴相，够威嚴的。

若不是抗戰軍興，縣長太太那會住到這樣破爛的房子來？偏巧縣長的官運沒有早行幾年，我們的縣長太太，在抗戰後才走起運來，不然，豈不是大衙門威風凜凜的進出？其實我們的縣長太太對這些是不在乎的。

縣長是一個頗講實際的人，說起來也許你會不信，他是又胖又矮，我們老叫他做皮球，與縣長太太走在一起時，正如你舊歷元旦所見到的「一見生財」活菩薩，但別小覷了他，他在本縣頗熱心提倡生產運動。

「生產，這是在後方的我們的責任，前方將士爲了祖國不惜他們的頭顱與生命日夜在與鬼子拚命，難道我們連這點點責任也不要負嗎？本縣有一個生產運動計劃………」他每與人談起國家大事，總是這樣的說出了他的開場白，然後得意地，右手便在自己的膝蓋上重重的拍了一下，再翹起大姆指來說：

「吓，我的太太倒眞够女人模範，她已在實行我的生產運動計劃了，她自已餵了七隻小猪，據說只要七八個月的時間，便有好幾倍的利息。若大家都餵猪，便不要半夜起來搶着買猪肉，也不至會斷了手指買不到肉了。」聽的人不禁肅然起敬道：

「眞是難得，老兄若不是有這樣的賢內助，那會持家有道，教子有方？」

縣長得意的笑了。

於是，縣長太太養猪的消息傳遍了全縣，當那家女兒不順從爹娘的吩付，或者稍爲偷懶一點，就會遭到這樣的譏諷：

「嘩，裝什麼腔呀，縣長太太都得餵猪，你還想做省長太太嗎？」

小猪一天天的大了，縣長太太臉上也一天天的染濃笑意，她常常如老母猪似的領了七隻小猪在縣衙門內特闢的猪天地裏跑，有時她也會如慈母似的撫猶小猪笑着對牠說：

「快快長大吧，小猪猪，小寶寶……」

小猪長大得快，縣衙裏辦事人員的伙食也提高得快；這些官老爺每日三餐總要咕嚕着廚子太過賺錢，而廚子只苦着臉左一個對不住，右一個對不住。

離縣長太太買進小猪三個多月後，一天，縣政府裏的官老爺眞的鬧了脾氣：

「喂，廚子老爺，你這是怎麼說的？這裏不是軍隊，你想剋扣軍糧嗎？一月膳費十八元，眞他媽的，吃這樣的菜，摑摑你的良心！」

「先生，我們也是不得已，……不得已……」

「不得已！誰又不是不得已？老子若是得已，早躲在家裏吃現成飯，跑到這鬼地方賺他媽的幾十元，膳費還得十八元………」

「先生，我們眞是不得已，縣長太太養了七隻猪……」

「哎，她養了猪跟我們有何相干，難道我們不要吃飯嗎？一月十八元吃這樣鬼菜。」

「可是，先生……先生……猪也要吃飯呀……猪……」

「放屁，猪是她養的，錢可是我們出的，一月……」

他們正鬧得不可開交，一個勤務兵匆匆地跑進來，他們口憂然停止了爭論。

「報告，縣長太太帶着生產部部長在參觀小猪，請你們小聲點兒。」他們一個個咕嚕着嘴俯下頭捧起飯碗爬着飯，誰也不出一聲。正在這時傳來了縣長太太的聲音：

「在這兒，這兒，一共七隻，倒也大得快，才三個月零七天呢？」

「提倡生產，縣長太太能以身作則，本縣一定有好成績……好成績，這全是縣長太太的能幹，能幹……」

「那兒話，那兒話……」縣長太太雖是口裏客氣着，臉上可眞的開了笑的花。

「縣長太太眞是女中模範，若是全國個個女子都可從事生產，不知會增加國力多少，縣長太太眞是，眞是……」

當縣長太太走遠了時，這幾位官老爺又大聲的嚷起來：

「喂，廚子，怎麼樣？一月十八元吃這些鬼菜，摑摑你的良心，再這樣我們不在這裏吃了。」

「先生，我們實是不得已，……不得已，人得吃飯，猪也得吃飯，大家都是不得已，我家裏有老婆，有孩子……他們也要吃飯……先生，請你們做做好事吧！我們靠你們賜飯……大家都是不得已……」

「大家都是不得已………」

一片梧桐葉子隨着秋風輕輕的飄到地上，如一聲幽長的嘆息，但是這嘆息傳不到縣長太太的耳朵裏。

× × ×

手車伕

蓁

一條漫長的公路蜿蜒地伸展在山窩里，像一條黃色的長蛇纏繞着山腰與山脚，炎夏的太陽直射到沙泥路上，曝晒得快要焦了，我押着十輛滿載一袋袋白米的手車，沿着公路進發，由低處將載重五百餘斤的手車推上了山，再由山巔像急湍的流水般衝到另一個低凹的山灣，這樣一起一伏繼續地向前蠕動着。

車輛在那不平的公路口顛簸着，掙扎得「呼呀！咿呀！」作響，車伕低垂着頭用力拉着笨重的車身，在他們粗壯的頸項上，爬下豆粒般大的汗珠，讓黃色的沙泥吸收了去，同時隨着一聲吃力的嘷叫，在這幽靜的山谷里，能聽到山巒間同情的回響。配合着那村旁田野里，由微風飄來一聲聲農夫叱犢、水牛的吆喝，演奏着勞働者原始的交響樂。

我被這種聲音感動着，體味到生活的擔像枷鎖繫住了生命的頸項，讓靈魂在生活的擔下受着磨折。

我走近那長個仔的手車夫身邊，帶着好奇的心情問道：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嗎？一個月的收入够維持嗎？」

他那不靈活的面孔慢慢的轉移過來，注視我一眼，慢吞吞地說：

「不瞞你說，這一個月來都沒有做生意，今天還是第一次賺筆錢呢！」

「生意怎地沒有嗎？」

「不是，近來驛運站要拉運什麼軍運的，媽拉巴子的，載什麼汽油啦！子彈啦！」

「運汽油不是一樣的給錢嗎？」

「那裏，照軍運跑了六十里路不過二塊九毛錢，弄不好還要打屁股哩！」

「呃！你們弄錯了，運汽油，運子彈去接濟前方是一件緊要的運輸工作呀！」我向他解釋着。

「運鳥的子彈，還不是運營長太太的馬桶，若是真的運子彈，我一百個也得去。」

在前面的另一個手車伕打着衢州腔搶着答應說：

「………」

「先生！聽我告訴你，那天眞有趣哪！」在長個子後面的一個手車伕趕了上來，頗感興趣地插嘴說。

「怎麼？」我傾聽着。

「在陰歷初四那天，我在盧山站，眞倒霉，碰到兩個丘八爺，硬要拉我軍運，我說：「好的，槍是你的，車是我的，拉不拉當然也由我。」他回答我說：「你還個鴨嘴巴怪硬，明天看你拉不拉！」

「當夜宿在飯店裏，兩個兵老爺睡在門口守候，在二更光景，我故意用二個桃核用力向地上一摔，他們睡得像死豬一樣沒有醒，於是我偷偷地把空車子揭在肩頭，跨過他們的身子揹了出來，那時不顧三七廿一拚命向溪口一溜烟逃走？哈哈……」

「以後聽人家說，那兩個丘八爺罵得我要死，說抓牢要把我槍斃，駭得我個把月沒有出來做生意。」

「先生，還並不是我們的壞，他們都把子彈箱拿來裝私米私鹽呢！氣得我們怎肯拉呀！」

「唔！這也難怪的。」我默然地答了一句，忽然……

「啵啵——！」

一輛流線型的新式小包車揚起得意的喇叭聲，輕快地在我們的身旁馳過，驀地飛起一陣沙塵，將車影抛向遼遠的地方，消失了。

時候已是下午五點半了，羣山都披上了灰暗色的薄衣，太陽不知在什麼時候落下，在西面的山頭上留下一抹紅暈的光輝，像少女的臉龐。

我提示他們說：

「時候不早了，大家該早點休息吧？」

「不，我們到靈山站宿夜的。」一個手車伕隨口應着。

「先生別急……只有五里多路哩！」

另一個像在安慰我，希望多跑一點路。他們沒有覺得辛苦嗎？察看他們急促地在喘氣，已是够疲勞了。

山村已蒙上黃昏的景色，公路上的沙泥仍噴着悶熱的氣息。十輛笨重的手車依然遲緩地繼續向着黑暗裏邁進！

代郵

黃行　曉放　映秋　憶寧
亞菲　張梅　A・三　流霞
非紅　諸先生：請示最近通訊處，以便奉稿費單。

本社謹啓

巴夏——一個看小牛的女工人

蘇聯 T·潘菲洛夫作
呂漠野譯

那個少女，穿着藍色的長袍，跑過了危壁。風打着她的一邊，把她的頭髮彎曲着，梳着，好像是和她玩耍。這少女不屈服，跑着而且安靜地微笑着。她的眼閃爍着隱藏着親密的火星，嘴唇輕說着什麼，她跑着跑着，輕捷地跳過低窪，跳上小山，又在凹下的峽谷裏向下跑。

這少女正在趕到愛人那裏去。她今天有一天休息日，他——她的愛人在那邊等她，在古老公園的有威力的橡樹邊。

哈，這個公園，橡樹的大枝條下的這生長着無花果樹的小草場，聽勇敢的毫不畏懼的玩耍和各種聲音的歌唱，這些歌，一個人永遠不能唱得像在青春時代所唱的一樣好。

這少女跑到那邊去，那地方有那些歌，那些玩耍，有綠色小草場的公園，生長着無花果樹。

在峽谷裏，在苦艾和牛蒡子、酸模草的密叢裏，閒走着小牛們。一看到這少女穿着藍色的長袍，牠們驚奇地從密叢裏伸出了短鼻子的小頭，注視着。

——我不是來看你們的……今天我，我的親愛的，有一天休息日……你們明白嗎？——少女搖着身子防衛着，跑過了牠們。

——哞——噯……噯！——小牛們叫着向她衝來。

牠們中的一頭，黃紅色的，大的前額，彎曲的小腿，跑到她身邊，用力的把她髒齷的大嘴伸進她的藍袍。

——蒼蠅，不要頑皮！——少女叫了。——你看見嗎，我今天穿得很漂亮呢，你把你齷齪的大嘴伸過來，不要給弄齷齪了！你聽見嗎？——

但是小牛們已經到她身邊。牠們舐着她的長袍，口水打濕了牠，鑽進她的撫愛的手，叫着，圍住她了，幾分鐘以後，少女的藍袍成了齷齪的顏色，皺了，像是嚼過了一樣，少女甚至滴下眼淚來了。

——唔，你們把我弄成怎麼了，魔鬼！——她說。——看你，黎沙，你這樣的不怕羞！——她罵一頭小母牛。——你的耳朵尖長，突出，像是兔子的，你的頑皮像是……——少女沒有說完。「跛腳烏鴉」——一隻母牛，有着黑得煤一樣的眼睛，跑過來深要地推她在一邊，長聲地叫着。

從危壁下出現了拉蕁——國營農場的政治部長。他搖擺地走來，高聲地笑着，當看見那少女怎樣地被小牛們圍着的時候。

——看，這就是我們的巴夏·萊夫欽苛……看小牛的女工人，這裏就是她全體的學生。唔，牠們圍起來舐你嗎？……你爲什麼穿了漂亮衣服？

巴夏理好長袍，慢慢地擺開了小牛們，煩亂地說：

——我今天有一天休息日……我想去看看嬸母，牠們却攔住了我的路……

——哈哈哈！現在你來講給客人們聽，你怎樣教導小牛的吧。——拉蕁請求着。

少女活潑起來了。一肚子因受辱而流出的眼淚不見了，臉頰燃起了火焰。

——是簡單的事——她開始了。——這一頭小母牛，——她指着一頭大嘴像鴨似的小母牛，——生下來的時候很柔弱。我們的管理員看見牠，說：「這是一頭小牛嗎？這簡直是一隻小青蛙。」真的，第一天，這位「小太太」並沒有站起來，沒有從桶裏喝水，嚥氣，寒顫。我用連柄鍋給牠喝水，讓牠蓋了我的寬袍子，當「小太太」非常冷的時候，

我自己靠緊着牠，在牛欄裏，用我的體溫暖和牠。於是把牠救好了……請看，牠現在變成怎樣了。

那「小太太」像是同意這少女的議論似的，揚起了尾巴，衝向一邊，繞了個圓圈，又大叫着跳回巴夏·萊夫欽苛身邊。

——現在牠是怎樣啊……活潑得很，——巴夏並不是沒驕傲地說。——這是「先鋒」！牠是完全死過了的，牠患了痢疾；為了「先鋒」，我吃過很多苦，牠完全起不來，我用瓶子餇牠喝水，而且怕離開牠時忽然牠就快死了；因此晚上也靠近牠，我把床搬到旁邊的一個牛欄裏，在那裏過夜……我全部的時間養育牠像是個嬰孩，——少女說着，微笑起來了，掠順了「先鋒」額上的毛束。——這樣差不多過了二星期。有一次我從母牛房裏出來，看見我的「先鋒」站着看我，眼睛是黑得和梅子一樣，呵，那時候我是怎樣地快活呵！……這是「小黎沙」，牠是頑皮東西，別人把牠帶給我的時候差不多完全是死的……牠的腿已完全冷了……

這少女，穿着藍色的，打皺的，被口水打濕了的長袍，長久地對人們講到她的小牛。等數遍了全體以後，打斷了話，走向拉窗，注視着那古老的公園展開着的地方，和氣地請求着：

——假使你到那邊去，遇到我的懶惰鬼在那邊，請對他說，叫他到這裏來……我們可以在這裏散步……說小牛們捉住了我。

× × × ×

這事情在去年春天告了結束——人們剛宣布了：巴夏·萊夫欽苛要結婚了，唔，我們怎麼不去望望她呢？

雪片打着旋，雪吹上了行人的，雪橇的行迹。牠，那雪，在馬脚下響着，像是摩洛哥的精製羊皮，馬兒們飛跑着，用前蹄打開了雪風。

是新的時期，是新的秩序：在沒有人的原野上，樹林邊上長出了一條街。街上的小屋是每一座都相同，好像是出自一家：平屋，有着亮亮的窗子，有着潔淨地塗白了的欄柵，小屋前開展着一條新的大路，在大路上——雪蓋着的小膠木，年青的小松，和沒葉子的，高高的，却還軟弱的白楊。

這是叫做泰爾曼的國營農場的工人們的領土。人們在這裏造了同樣的五座，這裏住着國營農場的工人們。這一間小屋——就是巴夏·萊夫欽苛的住所。

巴夏·萊夫欽苛已經坐在前部的角落裏。靠着他——她的未婚夫。她又穿起藍色的長袍——別一件，新的。她頭上也縛着藍色的緞帶。那未婚夫穿着藍色的襯衫。他勇士似地坐着，身子略略轉開了桌子，像英雄似的看着那些青年農人。那麼怎樣呢？他拉走了那樣的青年農婦！看吧，豔羨吧，巴夏低下眼睛，永還地感謝着。她的脚邊倒滿了禮物：袍子，短外衣，襪子，香肥皂，書，合作社送來的，管理部送來的，政治部送來的，母親送來的，朋友們送來的，看小牛的同事女工送來的……每一件禮物都件着祝語，希望着孩子——健兒；人們把禮物向巴夏倒……忽然她因為客人們的要求立起來了，人們請求她回答一點。她長久地想了以後，吸了口氣，開始了：

——好吧，我就說到……小牛……

於是巴夏就講到小牛。

——你們以為怎樣，——她轉身向她的女同事們——我的確也讀了些書呢。有一次，你們記得嗎？小牛「老鷹」到我們這裏來，牠才生下來，立刻就開始叫，牠儘是叫着，叫着。我給牠奶，牠叫；我讓牠躺着，牠叫；我讓牠到外邊散步，牠叫；牠三個晚上沒有給人安靜，我已經撫摩牠，寵牠，一點也沒用，以後來了個獸醫，替牠用了灌腸法，「老鷹」不叫了；那麼，牠是肚子痛呀！這時候我差不多發怒了：這樣簡單的事情我都不明白！我立刻開始讀書，我開始學習。我希望做一個動物學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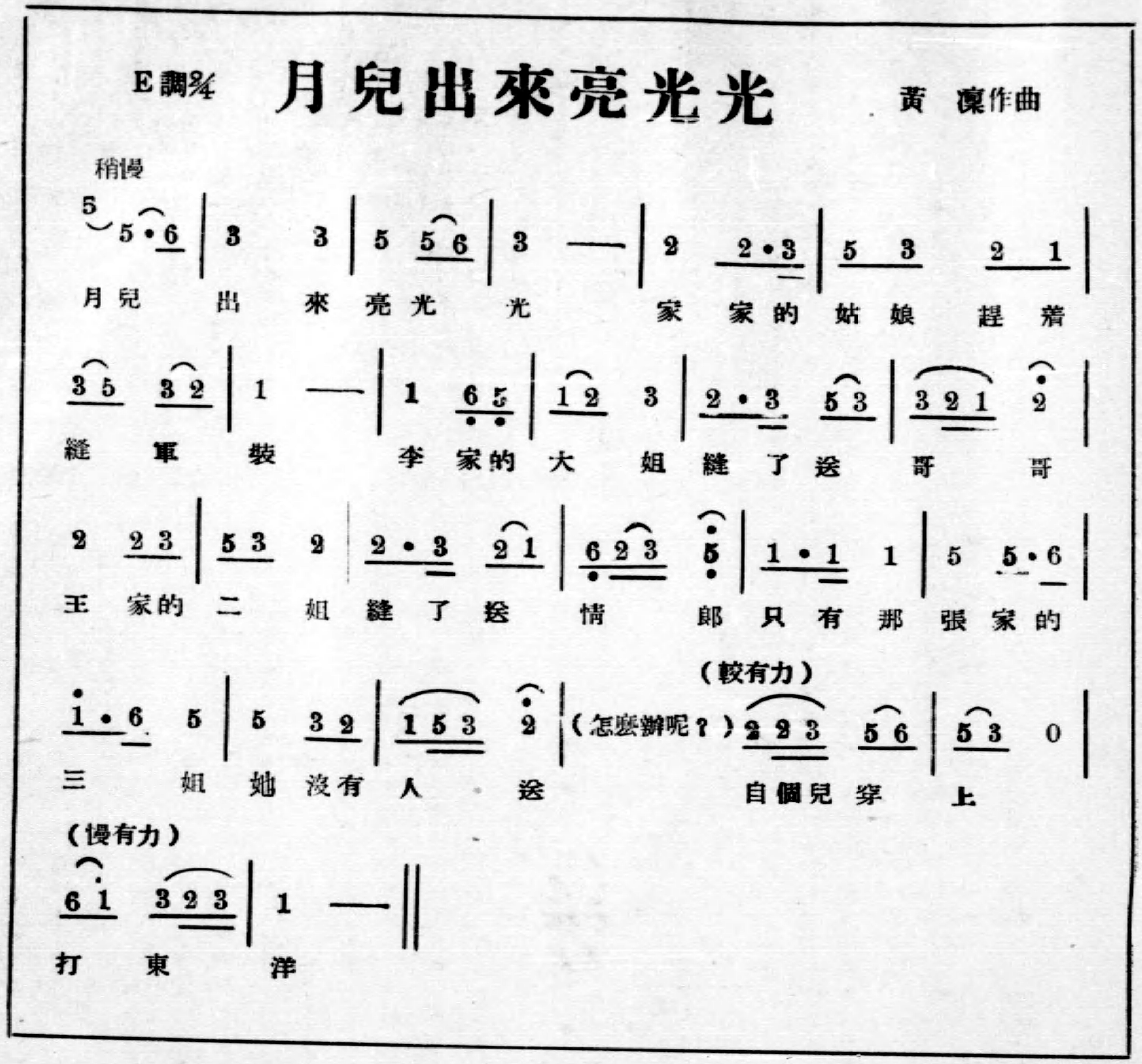
——

× × × ×

這些人，就像是巴夏·萊夫欽苛，就是選到地方議會裏去的。現在有多麼多的這種人在集體農場裏，國營農場裏，有多麼多的這種人建築着我們美麗的現實。在十二月的後半，他們到地方議會來了，說出了他們有極大感動力的話。因了這些人，社會主義的財產變成了神聖的財產。

（T·潘菲洛夫，蘇聯作家，有名的小說布羅斯基的作者。本篇是一個短短的報告，所描寫的巴夏，實在可以作為建國人才的模範。本文從世界語本的國際文學雜誌譯出。）

× × × ×



浙江婦女

月刊

（總第二十四期）

第四卷第五六期合刊

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戰時兒童保育會浙江分會

地址：松陽十三號信箱

經售者：全國各大書店

印刷者：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地址：江山生關碓

定價

零售　每冊三角　本外埠一律

預定　半年　一元五角

全年　三元

（本期合刊每冊另售五角）

優待長期定戶

介紹十個定戶——贈送本刊四個月一份

介紹十五個定戶——贈送本刊半年一份

介紹廿個定戶——贈送本刊八個月一份

介紹三十個定戶——贈送本刊全年一份

聯合十個定閱——照原價九折

聯合十五個定閱——照原價八折七

聯合二十個定閱——照原價八折五

聯合三十個定閱——照原價八折

江西婦女

五卷三期要目

怎樣展開婦女界的三民主義文化運動……世琤
三民主義與婦女運動……正宇
論三民主義婦女運動……胡道珂
三民主義的新女性……朱劍華

工作實況

勝利聲中的高安婦女……聶國英
我們的接生員訓練班（安福）……莫志貞
五區需要教育（遂川）……李庭珍

文藝

婦女生活……志貞
母親……勁草
弟弟的花……陳韞宜
軍民合作……分人

編行者：江西省婦女指導處
地　址：江西泰和玉溪郵王家祠

湖南婦女

四卷第一期要目

加強婦女的頭腦武裝……薛方少文
四年來的我國婦女……周酉村
抗建第五年中婦女工作問題的商討……馮瑞瑤
全國婦運工作討論會感言……黃菀軒
婦女回到家庭去的問題……李治平
關於「婦女回到家庭去」這問題的檢討……瑾瑜
美洲華僑婦女的愛國工作概述……陳奐敏科講
七月……李潤素
往事……鍾期榮
給亡友……默默

浙江省木刻用品供給合作社 回麗復業

本社西河沿原址於四月廿二日被炸後曾携帶重要賬册及大部分製成品遷移雲和工作茲因局勢稍定重返麗水擇定中正街一七六號爲新社址正式恢復業務又本社經此次打擊後元氣大損爲維護木運前途决擴大徵求社股殷望各地藝術同志社會人士踴躍響應以健本社而揚木運

（入社簡章函索即寄）

合作前鋒

第九十期要目

前哨

調整各級合作組織……合豐
肅清合作敗類……奮鳴
戰時合作社……風
談「合作輔導員」……景觀

論著

論物資管理……石礎
新縣制與合作事業……張廣興
新縣制與合作……李宗黃
實施縣各級合作組織的幾個問題（合作座談會）
戰時合作社的幾個實際問題……唐巽澤等
論地方自治與合作運動……張錫昌
合作教育論綱……李仁柳

通訊

調整各級合作組織討論會記……金步墀
溫屬合作事業巡禮……唐巽澤等

報告

中國經濟游擊戰的苦悶……齊植璐
昌化縣戰時農村經濟概況……日本・熊谷康

合作話劇

漁樵閒話……鳴鏑

信箱

論研究經濟學的態度……徐淵若

瞿荊洲・張錫昌

編行者：浙江麗水 浙江省合作事業促進會合作前鋒月刊社
定價：每期零售三角 定閱半年一元五角 全年三元